[美] 马丁·伦恩 著
今夫 译

达·芬奇解码

DA VINCI CODE DECODED

《达·芬奇密码》最佳解密版

《达·芬奇密码》中文简体字版销量达50万册
2006年，朗·霍华德执导的同名影片将在全球公映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TRUTH BEHIND THE DA VINCI CODE

写在前面

郇山隐修会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组织，是一个成立于1099年的欧洲秘密社团。

1975年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被称作“秘密卷宗”的羊皮纸文献，才知道包括艾撒克·牛顿爵士、波提切利、维克多·雨果和列昂纳多·达·芬奇等众多人物均为郇山隐修会成员。人们所知的“天主事工会”是一个梵蒂冈教派——一个极度虔诚的罗马天主教派。该教派近来引起了诸多争议，因为有报道说它实施了洗脑、高压统治和一种称作“肉体苦行”的危险修行方法。天主事工会耗资47000000美元刚刚在纽约市莱克星顿大街243号建成了自己的全国总部。

楔子

巴黎卢浮宫美术博物馆，夜10时46分。

卢浮宫拱形艺术大画廊内，德高望重的博物馆馆长雅克·索尼埃跌跌撞撞地扑向他所见到的离他最近的一幅画———一幅卡拉瓦乔的画作。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猛地抓住镀金的画框，用力把它拉向自己。画框终于从墙上扯了下来，索尼埃向后摔作一团，被盖在帆布油画的下面。

果然不出馆长所料，附近的一扇铁门轰然倒下，封住了通往画廊的入口。嵌木拼花地板震颤着。远处响起了报警声。馆长在地上躺了片刻，喘着粗气，四下看了看。我还活着。他从画底下爬了出来，在这洞穴般幽暗的地方四处觑视着，想找个藏身的地方。

一个阴森森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不许动！”

馆长双手撑着地，跪在那里，呆若木鸡，好半天才转过头去。

在封闭的门外，仅十五英尺远的地方，侧影高大的攻击者正透过门上的铁栏杆盯着里面。他身板宽大，个子很高，面无血色，一头稀疏的白发。他眼睛虹膜呈粉红色，瞳孔为暗红色，看去是个白化病人。他从外套中拔出手枪，将枪管透过铁栏杆瞄准了馆长。“你本不应该跑。”听不出他是哪里口音。“这回该告诉我那东西在哪里了吧？”

“我已跟你说过———我，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馆长无助地跪在地上，结结巴巴地说道。“你在撒谎。”那人死勾勾地盯着他，身子

一动也不动，只有那幽灵般的眼睛骨碌碌地转个不停。“你和你的弟兄们占有了不属于你们的东西。”

馆长猛地一惊。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今夜它将物归其主。要想活命，就乖乖地告诉我那东西藏在啥地方。”那人把枪对准了馆长的头。“你想为了这个秘密而送命吗？”

索尼埃吓得连气都不敢喘。那人歪着头，目光沿着枪管望下去。

索尼埃终于举起手告饶了。“等一等。”他慢吞吞地说，“我告诉你这一切。”接下去的话馆长讲得非常谨慎。这是他事先操练了许多遍的谎言，每次都祈祷着永远不要用上这套谎言。

馆长说完后，袭击他的那人得意地笑了。“不错。跟其他人讲的一模一样。”

其他人？馆长心猛地一缩。

“我也找到了他们，三个都找到了。他们证实了你刚才所讲的话。”那大个子嘲笑道。

这不可能！馆长和他的三个主事的真实身份就如同他们所保护的那个古老的秘密一样神圣。索尼埃现在知道他的同伴都严格遵循程序，在死前都说了同样的谎言。这是一个约定。

那攻击者再次举枪瞄准。“你完蛋后，我就是唯一知道秘密的人。”

馆长立即意识到了真正可怕的情形：如果我死了，真情将永远无人知晓。他本能地想抓些东西盖住自己。

枪响了，馆长感到钻心的灼热，因为子弹停在他的肚腹之中。他扑倒在地，痛苦地挣扎着，接着缓缓地翻过身，透过栅栏盯着攻击者。

那人瞄准了索尼埃的头，这一枪会让他立即毙命。索尼埃闭上眼睛，脑子一片混乱，极度恐惧和懊悔。

空弹膛的“咔嚓”声在长廊里回响。馆长猛地睁开了眼睛。

那人扫了一眼自己的武器，几乎被逗乐了。他伸手去取另一只弹夹，但似乎想了想后，又对着索尼埃的肚子得意地冷笑道：“反正这家伙也活不成了。”

馆长向下望去，他看到自己白色亚麻衬衫上的枪眼。枪眼在胸骨下方几英寸的地方，四周都是血。我的腹部！够残酷的，子弹没打中他的心脏。作为一名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老兵，馆长以前目睹过这种可怕的被延缓的死亡。他还能活十五分钟，因为胃酸正渗入他的胸腔，他将从内部中毒而死。“疼痛对人有好处，先生。”那人道。然后他离开了。

现在只有雅克·索尼埃一个人了。他转过头再次盯着铁门。他被困在里面了，至少二十分钟内门是无法再打开的。等到有人来到他身旁时，他早就没命了。然而，现在令他更恐惧的倒不是死。

我必须把这个秘密传下去。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被谋害的三位兄弟的形象浮现在他脑海里。他想到了他们的先辈们，想到了他们被委托的重任。

一个环环相扣的守秘者链条。

尽管有所有的预防措施……尽管有确保万无一失的方案，雅克·索尼埃现在突然成了唯一存在的一环，成了多年来保守的秘密中的那个最重要的秘密的守护者。

他颤栗着，站了起来。我必须想出办法来……

他被困在艺术大画廊里，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可以接过他传递的火炬。索尼埃凝望着这大牢的墙壁，一组世界名画像好朋友似的朝他微笑着。

他在痛苦地抽搐，但他还是竭力稳住自己。他知道眼前这令他孤注一掷的任务，需要他抓住余下生命的每一秒钟。

第一章

罗伯特·兰登慢慢醒来。

黑暗中电话铃响了起来——一种微弱的、不熟悉的响声。他伸手去摸床头灯，把灯打开。他眯着眼打量了一下环境，发现这是一间文艺复兴风格的豪华卧室，路易十六世的家具，装饰有手工壁面的墙面，还有一张宽大的四柱红木床。

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挂在床柱上的提花浴衣上写着：巴黎丽兹酒店。

兰登拿起听筒："您好！""兰登先生吗？"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但愿我没有吵醒您！"

他睡眼惺忪地看了看床边的钟。午夜12时32分。他刚睡了一个小时，但感觉如昏死过去一般。"我是酒店接待员，先生。打扰您了，很抱歉，但是有位客人要见您。他非坚持说事情非常紧急。"

兰登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客人？这时他的目光汇聚到床头柜上一页皱皱巴巴的宣传单：巴黎美国大学学术晚会，哈佛大学宗教符号学教授罗伯特·兰登将莅临赐教。

兰登哼了一声。今晚的报告——一幅有关隐藏于沙特尔大教堂基石上的异教符号幻灯片很可能呛了哪位保守听众的肺管了。极有可能是有宗教学者上门找碴儿来了。"对不起，我累了，而且……"兰登说。"可是，先生，"接待员赶紧打断了他，压低了声音，急迫地耳语道："您的客人是位重要人物。"

毫无疑问，他的那些关于宗教绘画和邪教符号学的书使他不太情愿地成了艺术圈子里的名人。去年他与一个在梵蒂冈广为流传的事件有牵连，此后他露面的频率提高了上百倍。打那以后，自认为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和艺术迷们便似乎源源不断地拥向他家门口。

兰登尽量保持礼貌的言语："麻烦您记下那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告诉他我在周二离开巴黎前会给他打电话的。谢谢。"接待员还没来得及回话，他便挂上了电话。

兰登坐了起来，他转过头疲倦地凝视着对面的大镜子。回望着他的是个陌生人，头发乱蓬蓬的，疲惫不堪。他本来锐利的眼睛今晚看

起来模糊呆滞。硕大干瘪的下巴上满是黑黑的胡碴儿。在太阳穴周围，花白的毛发显得一天比一天多，正深深地钻进他那浓密的又粗又黑的头发中。虽然他的女同事们一直说花白的头发使他显得更儒雅，可兰登不那么想。

兰登房间的电话铃再一次打破沉寂。他拿起电话，迟疑地咕哝道："喂！"

不出所料，正是接待员。"兰登先生，真抱歉，又打扰您。我打电话是想告诉您，您的客人正在去您房间的路上，我想我应该提醒您一下。"

兰登现在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是你把那个人打发到我房间的？"

"抱歉，先生，但像他这样的人……我想我不敢冒昧地阻止他。"

"到底是谁？"但是门房接待员已挂断了电话。话音未落，已有人用拳头重重地敲门。

兰登感到一阵不安。他匆忙下床，感到脚趾头深深地陷到地上的萨伏纳里地毯里。他穿上酒店提供的睡衣朝门口走去。"哪一位？"

"兰登先生吗？我需要和您谈谈。"对方以尖利的、颇具权威的口吻大声喊道。他说英语有很重的口音。"我是中央司法警察部的杰罗姆·科莱上尉。"

兰登怔了一下。司法警察？这大致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把安全链放好后，兰登把门开了几英寸宽的小缝。盯着他望的那个人的脸消瘦而苍白。那人极瘦，身着蓝制服，看样子像个当官的。

"我可以进来吗？"那特工问道。

那陌生人灰黄的眼睛打量着兰登，使他感到局促不安。"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警务局长在一件私事上需要您发挥一下您的专长。"

"现在吗？深更半夜的。"兰登挤出一句话来。

"你本打算今晚和卢浮宫博物馆长会面的，是吧？"

兰登突然感到一阵不安。他和那位德高望重的博物馆长雅克·索尼埃本来约定在今晚的报告后见一面，小酌一番，可索尼埃根本就没露面。"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在他的‘每日计划’中看到了你的名字。”

“但愿没出什么乱子。”

特工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从窄窄的门缝里塞进一张宝丽莱快照。

看了照片，兰登浑身都僵住了。

“照片是不足半小时前拍的———在卢浮宫内拍的。”

凝望这奇怪的照片，他先是感受到恶心和震惊，继而感到怒不可遏。

“谁竟然干出这种事！”

“鉴于你是符号学方面的专家，且你原打算见他，我们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兰登看着照片，既恐惧又担心。那景象奇怪得让人不寒而栗，他有一种不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一年多以前兰登也看到过一具尸体的照片，也遇到了类似的求助。二十四小时后，他险些在梵蒂冈城丧了命。这幅照片和那幅完全不同，但情景却是那样相似，使人不安。

特工看了看表说：“我们局长正在等您，先生。”

兰登没太听清他说什么。他的眼睛还在盯着那张照片。“这个符号，尸体如此奇怪地……”“放置。”特工接着说道。

兰登点了点头，又抬起头来，感觉到有一股逼人的寒气袭来。“这是谁，竟会对人干出这等事来。”

特工似乎面无表情。“您不知道，兰登先生，你在照片上看到的……”他顿了顿说道，“那是索尼埃先生自己干的。”

第二章

一英里外，那位叫塞拉斯的白化病人一瘸一拐地走入位于拉布律大街的一座豪华的褐砂石大宅的门口。他束在大腿上的带刺的苦修带扎进了肉里。然而，由于他侍奉了上帝，所以他的灵魂在心满意足地歌唱。

疼痛对人有好处。

走进大宅时，他红红的眼睛迅速扫视了一下大厅。空无一人。他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梯，不想吵醒任何一位同伴。他卧室的门开着，因为这里门不许上锁。他进了屋，顺手关了门。

房间陈设简单———硬木地板，松木衣橱，拐角处有一张当床用的帆布垫子。这一周他都住在这里。他还算运气，多年来，他一直在纽约市享用着这样的栖身之所。

上帝给了我庇护所，为我指出了生存的目的。

今夜，塞拉斯感到他终于得以回报了上帝。他匆忙走向衣橱，从最底部抽屉里找到藏在里面的手机拨打电话。

“喂？”接电话的是个男的声音。“大师，我回来了。”

“讲”，那声音命令道，感觉他听到这消息似乎很高兴。

“四个全完了。三个执事……再加上那个主事本人。”

对方停了一会，好像是在祷告。“那么，我想你是搞到情报了。”

“四个人说的都一样。分别说出的。”

“你相信他们？”“他们说的都一样，不可能是巧合。”

他听到一阵激动的呼吸声。“好极了。他们一般会严守秘密，他们可是名声在外。我原来还担心他们会保守修士会的秘密而不讲的。”

“逼近的死神是会令他们开口的强大动因。”

“那么，弟子，快把我该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塞拉斯知道他从他那几位受害者那里搞到的情报会令人震惊不已。“大师，四个人都证实了拱顶石———那个传奇的拱顶石的存在。”

通过电话，他听到对方立刻倒吸了一口气，他能感觉到大师的激动心情。“拱顶石，正如我们原来猜想的一样。”

据传，修士会制作了一个石头地图，即拱顶石，或曰塞缝石。这是一块石板，上面雕刻着修士会最大的秘密被隐藏的地方。这秘密太重要了，修士会就是为了保护它而存在。

“一旦我们拥有拱顶石，我们离成功就只有一步之遥。”大师道。

“我们比你想象的更接近。拱顶石就在巴黎。”

“巴黎？真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太容易了。”

塞拉斯继续描述那晚上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那四名受害者如何在临死前试图通过告密来买回自己罪恶的生命。每个人对塞拉斯所说都一模一样：拱顶石被巧妙地藏在一个巴黎古教堂———圣叙尔皮斯教堂内一个确切的地方。

“就在上帝的圣所内，”大师惊叹道。“他们真会嘲弄我们！”

“已好几个世纪了！”

大师突然非常肃静，似乎是要让此刻的胜利永驻心间。最后他说：“你侍主有功，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已苦等了好几百年。你必须找到那块石板———立刻———就在今夜。你知道这事事关重大。”

塞拉斯知道这事至关重要，可大师的命令似乎无法执行。“但那教堂看管甚严。尤其是现在，是夜间，我怎么进去？”

大师以权威人士的口吻开始面授机宜。

塞拉斯挂上电话，期待着，激动得连皮肤都发红了。

一个小时。他告诉自己，同时感谢导师给了他时间，让他在进入上帝的圣所之前有时间作苦修。我必须清除今日我灵魂中的罪恶。今天的犯罪目的是神圣的。反抗上帝之敌的战争已进行了百年了。肯定会得到原谅的。

塞拉斯知道，即便如此，获得赦免的同时，也须作出奉献。

他取下墨镜，脱得赤条条地跪在房子中央。他低下头，仔细看着紧紧束扎在大腿上的带刺的苦修带。《路》的全部真正的信徒们都戴这种东西。这是一根皮带，上面钉有锋利的金属倒钩刺，倒钩刺扎进

肉里，以永远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耶稣所受的苦难。这种东西引起的刺痛也有助于压制肉体的欲望。

虽然塞拉斯今天戴苦修带的时间已超过规定的两小时，但他知道今天非同寻常。他抓住扣环，又缩紧了一扣。当倒钩刺扎得更深时，他的肌肉本能地收缩着。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品味着这给他带来疼痛的净化仪式。

疼痛对人有好处，塞拉斯小声嘀咕着。他是在重复他们导师何塞玛利亚·埃斯克里瓦神圣的祷文。虽然埃斯克里瓦1979年就仙逝了，他的智慧永存。当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信徒跪在地上进行被人称作“肉体苦行”的神圣仪式时，信徒们还在小声重复着他的话语。

塞拉斯此时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他身旁地板上的一根卷得工工整整打着很笨重的结的大绳。要克制。绳结上涂有干血。由于急于想得到因极度痛苦而获得的净化效果，塞拉斯很快地祷告完毕。然后，他抓住绳子的一头，闭上眼睛，使劲地将绳子甩过肩膀。他能感到绳结在击打他的后背。他再次将绳子甩过肩膀抽打自己，抽打自己的肉体。就这样，他反复鞭打着自己。

这叫鞭笞肉体。终于，他感到血开始流了出来。

第三章

当雪铁龙ZX向南急驰掠过歌剧院、穿过旺多姆广场时，清冷的四月风透过车窗向车内袭来。罗伯特·兰登正坐在客座上，试图理清思绪，却无法减轻自己的焦虑感。那令人恐惧的博物馆长尸体的样子一直锁定在他的脑海里。

雅克·索尼埃死了。

对于馆长的死，兰登禁不住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受。尽管大家都知道索尼埃离群索居，但他对艺术的那份奉献精神却很容易使人们对他肃然起敬。他有关普桑和特尼尔斯画中隐藏密码的书籍是兰登上课时最喜欢用的课本。对今晚的会面，兰登抱有很大的期望，馆长没来他非常失望。

“我们局长发现你今晚还在巴黎后非常高兴。”那特工说道。这是他离开酒店后第一次开口。“真凑巧，太幸运了。”

兰登一点也不觉得幸运。他不十分相信机缘巧合这种说法。作为一个终生都在探索孤立的象征符号或观念之间隐含的相关性的人，兰登把这个世界视为一张由历史和事件相互交织而成的深不可测的大网。他经常在哈佛的符号学课上鼓吹说，各种关联性也许看不到，但它们却一直在那儿，伏在表层下面。

“我想是巴黎美国大学告诉你们我的住处的。”兰登说。

开车人摇摇头说：“国际刑警组织。”

雪铁龙继续加速向南穿越城区。这时被照亮的埃菲尔铁塔的轮廓开始显现出来。在车右边铁塔直插云霄。看到铁塔，兰登想起了维多利亚，想起了他一年前玩笑般的承诺。他说他们每六个月都要在全球范围内换一个浪漫的地方约会。兰登想，当时埃菲尔铁塔一定是上了他们的名单的。遗憾的是，他一年前是在罗马一个喧闹的机场和维多利亚吻别的。

符号学家常说，法国是一个因那些有男子汉气概、沉溺于女色的、像拿破仑和矮子丕平那样危险的小个子领袖而出名的国家。它选择一个一千英尺高的男性生殖器作为国家的象征再合适不过了。

他们到里沃利路口时遇到了红灯，但雪铁龙并未减速。特工加大油门驰过路口，快速冲入卡斯蒂哥亚诺路有林阴的那一段。这一部分路段被用作著名的杜伊勒里花园———法国版的中央公园的北入口。车外，泛白的车头晕光灯一晃一晃地照着前方的碎砂砾停车道，轮胎发出难听的、有节奏的沙沙声，使人昏昏欲睡。

雪铁龙现在开始左拐，沿公园的中心大道向西驰去。兰登现在可以看到杜伊勒里花园的边界，边界处有一块巨大的石拱门——小凯旋门。朝正东，透过石拱门，兰登可以看到耸立着独石柱碑的文艺复兴时的宫殿，现在已成为举世闻名的艺术博物馆。

卢浮宫美术馆。

当兰登的眼睛徒劳地试图看完整个大厦时，他感觉到一些似曾有过的惊奇。在极宽大的广场对面，宏伟的卢浮宫正面在巴黎的天空映衬下像个城堡一样矗立着。卢浮宫形如一个巨大的马掌，它是欧洲最长的建筑，其长度比三个平放的对接起来的埃菲尔铁塔都要长。就是在美术馆翼楼之间的百万平方英尺开放广场，在宽度上也无法和它正面的宽度相比。兰登有一次曾漫步于卢浮宫的各个角落，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有三英里的路程。

尽管要想好好地欣赏馆藏的653,000件艺术品估计需要五天。

开车人拿出手提式步话机用法语连珠炮式地说："先生，兰登到了。两分钟。"

步话机传回对方尖利急促的回话声，别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特工收好步话机后转向兰登说："你会在大门口见到局长。"

开车人丝毫不理会广场上禁止车辆通行的标志牌，把雪铁龙发动起来，快速驶过路边的镶边石。此时能看到卢浮宫的大门很显眼地立在远方，正门被七个长方形的水池围住，水池射出的喷泉被灯光照得通体发亮。

金字塔。巴黎卢浮宫的这个新入口现在几乎和卢浮宫美术馆一样有名。这座由生于中国的美国建筑家贝聿铭设计的引起诸多争议的全新的现代玻璃金字塔，现在仍受到传统派的嘲讽。

"你喜欢我们的金字塔吗？"特工问。兰登皱起了眉头，好像法国人很喜欢问美国人这个问题。这当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就回答得了的

问题。承认你喜欢这个金字塔，别人倒觉得你是个很没品位的美国人，说你讨厌它，这又是对法国的大不敬。

“密特朗是个很大胆的人。”兰登回答道，也避开了两难的回答。

“局长叫什么？”兰登改换话题问道。“贝祖·法希。”开车人道。他们已接近金字塔的大门口。

特工把车停了下来，从两股喷泉中间指向金字塔一侧的大门说：“入口处到了。祝您好运，先生。”

“你不去？”

“我奉命把你送到这儿，我还有其他任务。”

兰登叹了一口气下了车。这是你的杂耍。

兰登独自站在那里，望着渐渐远离的汽车尾灯。他知道他可以轻易地重新策划一下，走出这院子，拦一辆出租车回家睡觉。但隐约中他又觉得这很可能是下策。

当兰登走向喷泉发出的水雾时，他惴惴不安地感到自己正穿越一个虚幻的门槛而步入另一个世界。在这种夜的氛围中，他犹如做梦一般。二十分钟以前他还在酒店酣睡。此刻他却在司芬克斯建造的透明金字塔前等待一位被他们称作公牛的警察。他心想，我这仿佛是被困在萨尔瓦多·达利的一幅画作中。

兰登大步流星迈向正门————个巨大的旋转门。远处的门厅里灯光昏暗，空无一人。我要敲门吗？兰登举手去拍玻璃，但在黑暗中，一个人影从下面出现了，大步走上旋转楼梯。那人矮胖身材，皮肤黝黑，差不多就像原始的尼安德特人。他身着黑色的双胸兜套装，套装扯得很紧，罩住了他宽厚的肩膀。他迈着短粗有力的腿，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向前走去。他正在用手机通话，但到兰登面前时正好通话完毕。他示意兰登进去。

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贝祖·法希，中央司法警察总管。”他说话的语气倒与他长相挺相称——从喉头处发出低沉的声音……象暴风前的闷雷。

兰登伸手和他握手。“罗伯特·兰登。”

法希的大手紧裹着兰登的手，那力量似乎能把兰登的手攥碎。

“我看到了相片。”兰登说。“你的特工说雅克·索尼埃自己把自己弄成——”

法希的黑亮的眼睛看着兰登。“兰登先生，你在照片上看到的才只是索尼埃所作所为的开始。”

第四章

贝祖·法希局长外表像一头发怒的公牛。他宽厚的肩膀向后倾，下巴向胸部伸得很厉害。他乌黑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油光可鉴，像战舰舰头一样的V形发尖与突出的前额隔开来，看起来更像是个箭头。往前走时，他黑色的眼睛似乎能把面前的地面烤焦。他眼里喷射出的火清澈透明，那种清澈使人感到他有一股干什么事都决不含糊的认真劲。

兰登跟随着局长沿着那个有名的楼梯往下走，进入深藏在金字塔下面的正厅。在他们往下走的过程中，他们从两个握有机枪的武装司法警察中间穿过。这传递的信息非常明了：没有法希局长的恩准，今夜谁也进不来，出不去。

下到地平面以下后，兰登就和不断袭来的惶恐作斗争。法希的存在一点也不受欢迎。此刻的卢浮宫本身似乎有种墓穴的气氛。楼梯像黑暗中的电影院通道一样，每迈一步都有反应灵敏的脚踏灯照亮。兰登能听到他自己的脚步声在头顶的玻璃上回响。朝上望去，他可以看到从喷泉散出的带着些许亮光的水雾正在透明房顶外散去。

“你赞成这种做法吗？”法希边问边用他宽大的下巴指向上方。

兰登叹了口气，他太累了，不想演戏了。“你们的金字塔真宏伟。”

法希咕哝了一声，然后说：“巴黎脸上的一块疤。”

得罪了一位。作为客人的兰登感到他的主人不好取悦。他不明白法希是否知道，在密特朗总统明确要求下，这个金字塔正好由666块玻璃构成。这种奇怪的要求一直是喜欢研究阴谋事件的人们的一个热点话题。他们说666恰好是撒旦的代码。

兰登决定不提这事。

他们继续往下走，来到地下的正厅，一个宽大的空间渐渐从阴影中显露出来。卢浮宫新落成的70000平方英尺的大厅建于地平面五十七英尺以下，就像一个向前无限延伸的大岩洞。地下大厅是用暖色的赭色大理石建成，以便和上面卢浮宫正面的蜜色石头相协调。这地下大

厅从早到晚大都人声鼎沸。今夜则不然，大厅空无一人，漆黑一片，整个大厅笼罩在阴冷的、墓穴般的气氛里。

“美术馆常规保安人员呢？”兰登问道。

“隔离起来了。”法希答道，听口气他好像认为兰登怀疑他手下人员的诚实。显然，今晚有不该进来的人进来了。卢浮宫所有的看守人员都在萨利厅里接受询问。“我的人已接管了卢浮宫今晚的安全守卫工作。”

兰登点点头，快步跟上法希。

“你对雅克·索尼埃有多少了解？”局长问道。

“事实上，一点也不了解，我们从未见过面。”

法希显得非常吃惊。“你们的初次会面是在今晚？”

“是的。我们原计划在我作完报告后的巴黎美国大学举行的招待会上见面的，可他一直就没露面。”

法希在他的小本本上草草记下一些文字。他们继续往前走。这时兰登看到了卢浮宫那个名气稍小一些的金字塔——倒金字塔。它是一个巨大的倒置的天窗，好像钟乳石一样在楼面夹层处悬着。法希领着兰登走上一段楼梯，来到拱型隧道的洞口。洞口上方用大写字母写着“德农”两个字。德农厅是卢浮宫三个主区中最重要的一区。

“谁提出要今晚见面的？是你，还是他？”法希突然问道。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怪。“是索尼埃先生。”兰登在进洞时回答道。“他的秘书几周前通过电子邮件和我取得联系。她说馆长听说我本月要来巴黎讲学，希望在我在巴黎期间和我讨论一些事情。”

“讨论什么？”

“我不知道。艺术，我想。我们有共同的兴趣。”

法希将信将疑。“你不知道你们见面后要谈些什么？”

兰登的确不知道。他当时有些好奇，但觉得问得过细不太合适。人们都知道备受尊敬的雅克·索尼埃喜欢深居简出的生活，很少答应和别人见面。兰登因这次见面的机会简直对他感激不尽。

两人此刻刚好处在通往德农厅的隧道的一半的路程上。兰登看到了尽头的一对向上的手扶电梯，但两个手扶电梯都一动不动。

“你和他有共同的兴趣？”法希问。

“是的。事实上我去年花了许多时间写一部书的初稿。书中涉及索尼埃先生的主要专业领域。我期待着

能够挖他的脑子。”

法希往上看了一眼。“对不起，我没听懂。”

这俗语显然没传达清楚意思。“我期待着在那方面向他请教。”

“我明白了。哪个方面？”

兰登犹豫了一下，拿不准该怎样确切地表达它。“书稿主要是关于女神崇拜的图像符号的——一种女性崇拜的概念以及与其相关的艺术和象征符号。”

法希把一只肥嘟嘟的手插进头发。“索尼埃在这方面很有学问？”

“没有谁比他更有学问。”

“我明白了。”

兰登认为法希一点也不明白。雅克·索尼埃被认为是全球有关女性崇拜图像符号学的第一专家。索尼埃不仅自己非常喜爱与生育、女神教派、巫术崇拜和圣女相关的文物，还帮助卢浮宫收集了全世界大量的女神艺术品———从德尔菲古老的神殿中女祭司手中的拉布里斯斧头、金质的墨丘利魔杖、好几百只像站立的小天使似的饰有小圆环的T型器物，到古希腊用来驱鬼神用的叉铃，还有一大堆描述何鲁斯被女神伊希斯哺育的情景的小雕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或许雅克·索尼埃听说过你的书稿吧？”法希说道。“他想约见你，为你写书提供帮助。”

兰登摇摇头。“事实上，没人知道我的书稿。现在还只是草稿，除了我的编辑外，我从未给人看过。”

法希不说话了。兰登没有说明他未将手稿给任何人看的原因。这三百页的草稿题目初步定为圣女遗失的符号。它提出要对约定俗成的宗教符号学作出非传统解析，这肯定会引起争议。

快到静止的扶手电梯时，兰登停了下来。他意识到法希已不再在他身边。转身回望，兰登发现法希站在几码远外的电梯旁。

“我们乘电梯，我相信你知道步行去大画廊挺远的。”法希在电梯门打开时说道。

虽然兰登知道乘电梯去德农厅要比爬两层楼梯快得多，他还是站着没动。

“怎么啦？”法希按着门不让它关上，显得很不耐烦。

兰登喘了口气，充满期待地看了一眼上面的并不密封的扶手电梯。一切都好。他骗自己，慢吞吞地走回电梯。还是个孩子时，兰登掉进了一个废弃的深井里，他在那狭窄的空间踩水好几个小时后才获救，差点死在那里。打那以后，他就对封闭的空间，如电梯、地铁、壁式网球场等充满恐惧。电梯是极安全的机器。兰登反复这样告诫自己，却一点也不相信它安全。它是个悬在封闭的筒子中的小小的金属盒子！他屏住呼吸，走进电梯。当电梯关上时，他心中感到一阵颤栗，这颤栗以前也感受过。

两层楼。十秒钟。

电梯开动时法希说：“你和索尼埃先生，你们从未说过话吗？从未通信？有没有互相寄过邮件什么的？”

又是一个古怪的问题。兰登摇摇头。“没有。从没有过。”

法希扬起头，好像要把这事实记在脑子里。他一言不发，死盯着眼前的铬钢门。

在上升过程中，兰登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到其它东西上，他不敢想他周围的四面墙。光洁的电梯门能照出人影，从反射的影像中，兰登看到局长的领带夹——一个镶有十三颗黑色缟玛瑙的银质十字架。兰登感觉到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惊奇。这种标志被称作宝石十字架———带有十三颗宝石的十字架———是基督教关于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的表意符号。这位法国警察局长这么公开地宣扬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倒有点出乎兰登的预料。而且，这是在法国，基督教并不是那么一个一生下来就得信奉的宗教。

“这是宝石十字架，”法希突然说。

兰登吓了一跳，抬头看了一眼，从反射中可以看到法希的眼睛正盯着他。

电梯一顿，停了下来。门开了。

兰登迅速走出电梯，走进厅廊。他渴望享受卢浮宫画廊高得出名的天花板下那宽敞的空间。然而，刚才他所步入的那个狭小空间可一点也不是他想要的那种。

兰登怔住了，突然停了下来。

法希扫了他一眼。“兰登先生，我想你从未在卢浮宫不开放的时候进来过。”

我想我是没来过。兰登心里想，尽量使自己不失态。

卢浮宫大画廊通常光线极充足，但今夜却是惊人的黑暗。今夜没有平常从上面倾泻而下的柔和的灯光，只有踢脚线处似乎有微微的红光发出，这一处，那一处，断断续续照在地板上。

兰登怔怔地望着阴森森的走廊，他意识到他本该预想到这种情形。几乎所有的主要画廊夜间都用这种耐用灯照明。这些灯放的位置很巧，都在低处，不刺眼，有利于工作人员夜间走过廊道，同时也使这些画作处于相对阴暗的地方，减缓因强光照射而褪色的速度。今夜，这地方简直使人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到处是长长的阴影，原来高高拱起的天花板今夜却像是一片低垂的空窟窿。

“这边走，”法希说。他向右急转身，走进一个段段相互联接的画廊。

兰登紧跟着，他的视力慢慢适应了黑暗。四周的巨幅油画变得清晰具体了，它们好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暗室里冲洗出的照片，展现在他面前……他在房间里走到哪里，它们的眼睛就跟到哪里。他能闻到博物馆里常有的干燥剂、除湿剂的刺鼻的气味。除湿剂带有些碳的气味。碳是一种工业用品，是一种过滤煤用的除湿装置，以消除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所产生的腐蚀作用。高高安置在墙上的安全摄像机赫然可见，它向游客清楚地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们看着你呢，别动手触摸任何东西。

“有真的吗？”兰登边问边指向摄像机。

法希摇头说：“当然没有。”

兰登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在这么大的美术馆实施录像监视，成本太高，很难做到，而且效果也不好。要监视这数公顷的画廊，单负责信息传输的技术人员，整个卢浮宫就得要好几百人。大多数大型的博

物馆现在都使用一种叫“封闭保护”的防范措施。别想着不让贼进来，要让他们出不去。封闭装置在闭馆后启动。如果侵入者拿走一件艺术品，自动封闭的出口就会将画廊封死，即便在警察没赶来之前，贼就已被挡在栅栏里面出不去了。

声音在上面的大理石走廊内回响。嘈杂声好像是从右前方隐蔽处的小房间里传出来的。那里有一束亮光倾泻在走廊里。

“馆长办公室。”局长说。

和法希走近那个小室后，顺着一条又低又短的走廊望去，兰登能看到索尼埃豪华的书房———暖色木材的家具，从前的大师们的画作，还有一个巨大的古色古香的写字台，写字台上立着个两英尺高的全身铠甲的武士模型。房间里几个警察正在忙碌着，其中一个坐在索尼埃的桌子前正往手提电脑里输入东西。显然，馆长的私人办公室已成了中央司法警察今晚的临时指挥部了。

“先生们，”法希用法语大声喊道。人们转向他。“不要以任何理由来打扰我们，听到了吗？”办公室里的人都点头表示明白。

兰登在宾馆的门上曾多次挂过法语写的“请勿打扰”的牌子，所以刚才大致听懂了局长“请勿打扰”之类的话。无论如何都不许打搅法希和兰登。

法希把一帮警察抛在身后，带着兰登沿着黑暗的走廊继续向前走。三十码开外的地方出现了通往卢浮宫大画廊的入口。大画廊是卢浮宫最受欢迎的地方———像个走不到头的长廊。长廊里藏有卢浮宫最有价值的意大利杰作。兰登发觉索尼埃的尸体卧躺之地正是此处。大画廊里的嵌木拼花地板明白无误地显现在宝丽莱快照里。

他们走近后，兰登看到入口被一个巨大的钢铁栅栏堵住了。铁栅栏看去像是中世纪城堡中人用来把强盗挡在外面的防御工具。

“封闭保护。”法希走近栅栏后说。

即使是在黑暗中，这道封锁线看上去也能抵挡住一辆坦克。到了外边，兰登透过铁栅栏往昏暗的、硕大的洞穴般的大画廊里探视。

“你先进，兰登先生。”法希说。

“我先进？进哪儿？”兰登转过身来。

法希指向铁栅栏基部的地板。

兰登低头望去。在黑暗中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封锁栅栏被抬起了两英尺，下面有个进出很不方便的间隙。

“卢浮宫的保安现在还不能进入这个区域，我手下的技术警察刚刚在这调查完毕。”法希说。“从底下爬进去。”

兰登盯着脚下窄窄的空隙，又抬眼看着那巨大的铁栅栏。他是开玩笑吧？那铁栅栏像个断头台一样，时刻等待着把入侵者压碎。

法希用法语咕哝了一句，又看了看表。然后他双膝跪下，挪动着肥胖的身子从栅栏下爬了进去，站起身，透过栅栏回望着兰登。

兰登叹了口气。他把手掌平放在光滑的嵌木拼花地板上，肚子趴上去，使劲往前挪。他爬到栅栏底下时，他的哈里斯花格呢上衣的背部被栅栏的底部挂破了，后脑勺碰到了铁栅栏上。真够斯文的，罗伯特，他想。他伸手摸了摸，最后终于把自己挪进去了。兰登站起后便意识到这一夜可短不了。

第五章

默里山广场———天主事工会新的全球总部和会议中心，位于纽约市的莱克星顿大街243号。这个耗资超过47,000,000美元、面积达133,000平方英尺的塔楼是用红砖和印地安那石灰岩砌成的，由梅与品斯卡公司设计。大楼里有一百多间卧室，六个餐厅，有图书馆、会客厅、会议室和办公室。第二、第八、第十六层有装饰着木饰品和大理石的小教堂。第十七层全部为居住房。男人从莱克星顿大街上的正门进，女人从侧面的一条街的侧门进。在这座大楼里，男人女人始终是分开的，彼此看不见也听不着。

今晚早些时候，在顶层豪华客房里，曼努埃尔·阿林加洛沙主教已收拿好一个小旅行包，穿上了传统的黑色长袍。通常他会在腰间系一条紫色束带，但今晚他是和普通大众一道旅行，他不想让人注意到他如此高的职位。只有眼尖的人才会注意到他14克拉的主教金戒指。戒指上嵌有紫水晶、大钻石和手工制作的主教冠和主教牧杖嵌花。他把旅行包往背后一甩，默默祷告后，便离开了公寓，下了楼。他的司机正在大堂里等他，要把他送到机场。

此刻阿林加洛沙正坐在飞往罗马的商业客机上。他凝视着窗外黑暗的大西洋。太阳已经落山了，但阿林加洛沙自己的星星正在升起。今晚这一仗是会打赢的，他心里想。想起几个月前他对那些威胁要摧毁他帝国的家伙束手无策时，他还心有余悸。

作为天主事工会的总统帅，阿林加洛沙主教已经花了十年时间传播“上帝的善行”的音讯———即天主事工会要遵循的训示。这个教派于1928年由西班牙牧师何塞马利亚·埃斯克里瓦创立，倡导回归到保守的罗马天主教价值观上来，鼓励信徒作出巨大的牺牲以便能做“上帝的善行”。天主事工会中的传统主义者的哲学在弗朗哥王朝以前就在西班牙扎下了根。但在1934年，随着何塞马利亚·埃斯克里瓦神圣的《路》一书的出版——书中记载着人一生中做“上帝的善行”时的999点沉思录——埃斯克里瓦的思想顿时风靡全球。现在，由于有四十二种语言的四百万册《路》的发行量，天主事工会成为全球性的力量。它所建成的住宅用房，教学中心，甚至大学，遍及世界各大主要城市。天主事工会是全世界发展最迅速、经济最有保证的罗马天主教组织。不幸的

是，阿林加洛沙了解到，在一个充斥着宗教的玩世不恭主义、邪教和广播电视福音传道者的年代，天主事工会迅速增长的财富和影响力成了人们怀疑的焦点。

经常会有记者尖锐地问："许多人称天主事工会是一个给人洗脑的邪教组织。有人称你们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基督教秘密社团。你们到底是哪一种？"

主教会耐心地回答说："天主事工会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我们是罗马天主教。我们是罗马天主教信徒，我们把在日常生活中恪守天主教教义这一点视为头等重要的事情。"

"'上帝的善行'非得包括要对自己的贞洁起誓、征收什么税和通过自我鞭笞，还有戴苦修带来赎罪这类东西吗？"

"你所描述的只是天主事工会中的少数人，"阿林加洛沙说，"可以有多种层次的参与。成千上万的天主事工会会员都结婚、生子，并在他们的社区内做着上帝的善行。有些人自愿选择住在我们修道院里做苦行主义者。这些都是个人意愿，但每位会员都把做'上帝的善行'和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作为自己的目标。这当然是一种值得钦佩的追求。"

然而，这些解释却无济于事。媒体总喜欢盯着丑闻不放。而且，像其他任何规模宏大的组织一样，天主事工会内部总有几个迷途的灵魂往整个团体身上投下些阴影。

两个月前，有人发现中西部的一所大学的一帮天主事工会成员让新入教者服用一种叫仙人球碱的致幻剂，以达到欣快异常的状态。新入教者可能会将这种状态视为一种宗教经历。还有一个大学生使用带回刺的苦修带的时间要比推荐的一天两小时长得多，结果差点感染至死。不久前，在波士顿，一位幻想破灭的年轻投资银行家在试图自杀之前把自己终生的积蓄都转签给了天主事工会。

迷途的羔羊，阿林加洛沙这样认为。他很同情他们。

当然，最令他们尴尬的是一桩广为流传的审判事件。被审判的是联邦调查局间谍罗伯特·哈桑，他不单单是天主事工会会员中的知名人士，而且还是个性变态狂。审判过程中发现的证据表明，他还在自己的卧室里安装摄像机以便让他的朋友看他与老婆做爱的情形。"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几乎得不到快乐，"法官说。

不幸的是，这些事件促成了一个名为“认清天主事工会网络”的新观察组织的产生。这个组织在其颇受欢迎的网站上不断发布原天主事工会会员讲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些前会员们还警告人们不要加入天主事工会。现在，媒体称天主事工会为“上帝的黑手党”或“基督的邪教”。

我们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总是很恐惧，阿林加洛沙这样想。他不知道那些批评者是不是明白天主事工会曾使多少人的生活多姿多彩。天主事工会得到了梵蒂冈的完全认可和恩准。天主事工会是一个教皇个人的教区。

近来，天主事工会发现自己被一种比媒体威力更大的力量威胁着。阿林加洛沙躲都躲不开这突然冒出来的敌人。虽然五个月前，这股不稳定的力量被粉碎了，但阿林加洛沙现在还感到心有余悸。

“他们不知道他们已挑起了战争，”阿林加洛沙一边望着机窗下黑暗的大西洋一边小声嘀咕着。突然，他的目光停在机窗反射的自己的那张难看的面孔上，那张脸又黑又斜，还有一个又扁又歪的鼻子。那是他年轻时在西班牙做传教士时被人用拳头打的。这种身体上的缺陷现在基本上无所谓了。因为阿林加洛沙的世界是心灵的世界，不是肉体的世界。

在飞机飞越葡萄牙海岸时，阿林加洛沙的教士服里的手机在无声状态振动起来。虽然航空公司禁止在飞机飞行期间使用手机，但阿林加洛沙知道这个电话他不能不接。只有一个人有这个号码，这个人就是给阿林加洛沙邮寄手机的人。

主教一阵激动，轻声回话：“喂？”

“塞拉斯已经知道拱顶石在什么地方了。在巴黎。在圣叙尔皮斯教堂里。”打电话的人说。

阿林加洛沙主教微笑着说：“我们接近成功了。”

“我们马上就能得到它。但我们需要你施加影响。”

“没问题。说吧，要我做什么？”

关掉手机后，阿林加洛沙心还在怦怦跳。他再次凝望那空洞洞的黑夜，感到与他要做的事相比自己非常渺小。

在五百英里外的地方，那个叫塞拉斯的白化病人正站在一小盆水前。他轻轻擦掉后背上的鲜血，观察着血在水中打旋的方式。他引用《旧约·诗篇》中的句子祷告：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塞拉斯感到有一股以前从未被激起过的期待。这使他震惊又令他激动。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一直按《路》的要求行事，清除自己的罪恶，重建自己的生活……抹去过去的暴力。然而，今夜，这一切又突然回来了。他极力压抑的恨又被召回了。看到过去这么快地浮现起来，他觉得非常震惊。当然，和过去一同回来的还有他的功夫。虽然有些“生锈”，但尚且能用。

耶稣传播的是和平……是非暴力……是爱。从一开始，塞拉斯就被这样教导，并将教诲铭记在心。可这是基督的敌人威胁要毁掉的训诫。用武力威胁上帝的人定会受到武力的回击，坚定不移的回击。

两千年来，基督教卫士们一直保卫着他们的信仰，抗击着企图取代它的各种信仰。今夜，塞拉斯已应征参战。

擦干了伤口，他穿上了齐踝的长的有兜帽的长袍。在平纹织的黑毛羊料子做的长袍的映衬下，他的皮肤和头发被衬托得更白。他系紧了腰间的袍带，把兜帽套在头上，只露出双睛来欣赏镜子中的自己。车轮已经转起来了。

第六章

从封锁门下挤过去后，罗伯特·兰登此刻正站在通往大画廊的入口处。他正在朝一个长长的“大峡谷”口凝望。画廊两边，陡峭的墙壁有三十英尺高，直插上面的黑暗之中。微红的耐用灯光向上散开，把些许不自然的暗光投射到许多挂在墙上的达·芬奇、提香和卡拉瓦乔的画作上。

静物画、宗教场面、风景画伴着贵族和政治家的画像。

虽然大画廊里藏有卢浮宫最负盛名的意大利艺术品，但不少游客认为这个侧厅所奉献的最令人惊叹不已的东西却是它著名的嵌木拼花地板。它是由橡木块按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几何图案铺制而成的，能使人产生一种瞬间的视角幻觉，感觉它是一个立体网络，游客每移动一步都觉得是在大画廊里漂游。

兰登开始观看地板的镶饰。他的眼睛突然停留在他左边几码远处的地板上被警察用条带围起来的一个物体上。他没想到会看到这个。他匆忙跑向法希。“那，那地板上是一幅卡拉瓦乔的画作吗？”

法希点了点头，却并没看它。

兰登猜想这幅画作的价值可高达两百万美元，可现在它却像被丢弃的海报一样躺在地上。“见鬼，怎么会在地上！”

法希看了一眼，显然是无动于衷。“这是犯罪现场，兰登先生。我们什么也没动。那画是馆长自己扯下来的。他就是那样启动安全系统的。”

兰登转身看看大门，努力想象当时的情形。

“馆长在办公室里受到了袭击，他逃往大画廊，从墙上扯下这幅画，启动了防护门。防护门立刻落下，谁也无法进出，这是进出大画廊的唯一出口。”

兰登被弄糊涂了。“那么馆长实际上抓住了袭击他的人，把他关在大画廊里面喽？”

法希摇了摇头说：“防护门把索尼埃和袭击者隔开了。杀手被关在外面的走廊里，他通过这个门开枪打死索尼埃。”法希指着悬挂在他们

刚爬过的那个门上的一个桔黄色的碎片说："技术警察发现了枪回火时的残留物。他是透过栅栏射击的。索尼埃临终前，这里没有别人。"

兰登想起了索尼埃尸体的照片。他们说索尼埃自己把自己弄成那样。兰登望着前方的巨大的长廊说："那么尸体在哪里？"

法希扶正了自己的十字架领带夹开始往前走。"你很可能知道，画廊很长。"

如果兰登没记错的话，确切的长度是约1500英尺，是三个华盛顿纪念碑对接后平放的长度。同样令人惊异的是长廊的宽度，可以轻而易举地容纳两列平行的火车客车。走廊的中央间或点缀着雕像和巨大的瓷瓮，这些雕像和瓷瓮正好形成一条很有品位的分界线，把人流分开，一边沿墙而前，一边沿墙而回。

法希不说话，沿着走廊右边大步疾行，两眼盯着正前方。这么匆匆忙忙地从如此多的杰作旁走过，都没停下来看一眼，兰登觉得有失恭敬。

不是因为在这种光线下，我什么也看不到，他想。

很不幸，暗红的灯光使兰登回忆起他上次在灯光柔和的梵蒂冈秘密档案室的经历。今晚和上次他险些丧命罗马一样使人忐忑不安。维多利亚又闪现在他脑海里。他已好几个月没有梦到维多利亚了。兰登不敢想在罗马的那桩子事过去才一年；他觉得恍如几十年。又活一辈子。他最后一次收到维多利亚的邮件是十二月份，那是一张明信片，她说她正动身去爪哇海以便继续在跟踪物理学方面的研究——用卫星追踪蝠鲼的迁徙情况。兰登从未幻想像维多利亚那样的女人会和他一起生活在校园里，但他们在巴黎的邂逅激发了一种他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渴望。他多年来对单身生活的好感以及单身生活带来的自由感都被击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过去的一年中与日俱增、始料未及的空虚感。

他们继续快步向前，但兰登还没看到尸体。"索尼埃跑这么远？"

"索尼埃腹部中弹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死去的，或许十五到二十分钟。他显然是个很坚强的人。"

兰登吃惊地转过身。"保安十五分钟才赶到这儿？"

“当然不是。卢浮宫的保安听到警报后，立即作出了反应，但发现大画廊的门被封住了。透过门，他们能听到有人在长廊的那一头挪动，但他们看不清到底是谁。他们大声喊，但没人应答。他们想唯一可能是罪犯，于是他们按规定叫来了司法警察。我们到达后把封锁门抬高了一些以便人能爬过去。我派了十来个警察进去。他们迅速搜遍长廊，希望抓住罪犯。”

“结果呢？”

“他们发现里面没人。除了……”他朝长廊远处指去，“他”。

兰登抬起头顺着法希的手指望去。起初他以为法希在指长廊中间的巨型大理石雕像。但他们继续往前走时，兰登能够看清比雕像更远的东西。在三十码开外的廊厅里，一只挂在便携式灯杆上的聚光灯照在地板上，形成了这暗红色画廊里一座极为光亮的“岛屿”。在光环的中央，索尼埃赤裸的尸体躺在嵌木拼花地板上，像显微镜下的一只昆虫。

“你看到过照片，所以不太吃惊了吧。”法希说。

雅克·索尼埃苍白的尸体躺在拼花地板上，和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就他这个年龄的人而言，索尼埃看起来健康极了，他所有的肌肉系统分布分明。他已脱下了身上的每一件衣服，并把它们整齐地放在地板上，躺在走廊的中央，和房间的长轴线完全处于同一条线上。他的手臂和腿向外张开，像一只完全展开的鹰，又像孩子们做的雪天使那样手腿叉开，或许更准确的说是像一个人被看不见的力量向四个方向拉扯着。

在索尼埃的胸骨稍下一点有一块血渍，子弹从这里穿过了他的肌肉。奇怪的是，伤口流血极少，地下只淤积一小片已变黑的血液。

索尼埃食指也有血迹，显然他把食指插进了伤口，来制作他那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灵床。用自己的血作墨，以赤裸的腹部作画布，索尼埃画了非常简单的符号——五条直线相交而成的五角星。

五角形护身符。

这颗血星以索尼埃的肚脐为中心，这使尸体更显得令人恐怖。照片已令兰登不寒而栗，现在亲自到了现场，兰登更是吓得魂不附体。

他自己弄成这样。

“兰登先生？”法希的黑眼睛又在盯着他。

“这是巫术中的五角形护身符，”兰登说。他的声音在这么大的空间里显得有些沉闷。“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符号，公元前四千年以前使用的。”

“它代表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兰登总是有些犹豫。告诉一个人一个符号“意味”着什么就如同告诉人家听一首歌时感受如何一样不好说——各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三K党的白头巾在美国是仇恨和种族主义的形象，而在西班牙同样的服饰则表示一种宗教信仰。

“符号在不同的环境下表示的意思也不一样，”兰登说，“五角形主要是一种异教符号。”

法希点点头。“魔鬼崇拜。”

“不对，”兰登纠正道。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用词应该更准确一些。

当今，表示异教的词pagan几乎成了“魔鬼崇拜”的同义词 —— 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念。这个词的词根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paganus，它指的是住在乡下的人。“异教徒”本来的字面意思是指那些没有接受任何宗教灌输，还恪守古老的自然神崇拜的乡下人。事实上，教会非常害怕那些住在乡下村镇(villes)里的人，以至于原本那个表示村民的词vilain后来竟用来表示“恶棍”了。

“五角形”，兰登解释说，“是一个在基督教产生之前，有关自然崇拜的符号。古人认为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半雄性，一半雌性。神和女神共同作用保持力量平衡，即阴阳平衡。当阴阳平衡时，世界就处于和蔼的状态下。不平衡时，世界就一片混乱。”然后兰登又指向索尼埃的肚子说：“这个五角形代表万物中阴性的那一半——一个宗教史学家称为‘神圣女性’或‘神圣女神’概念。索尼埃应该知道这个。”

“索尼埃在自己肚子上画了女神符号？”

兰登必须承认，这似乎有点怪。“最具体的解释，五角星象征维纳斯——代表女人性爱和美的女神。”

法希看了看那裸体男人，咕哝了一声。

“早期宗教都是基于大自然神性的秩序之上的，女神维纳斯(Venus)和金星(Venus)是同一的。女神在夜空中也有一席之地，夜空中的女神有许多名字——金星、东方之星、伊师塔、阿斯塔蒂等，都是些充满活力的与自然和大地母亲密切相关的阴性概念。”

兰登决定不告诉他五角星形最令人吃惊的特征——它的形状源于金星。当兰登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天文学专业的学生时，他就吃惊地了解到金星每四年在空中的运行轨迹正是一个正五角形。古人观察到这种现象，对之敬畏之至，于是金星和五角星便成了至善至美和周期性的性爱的象征。为礼赞金星的神奇，希腊人以四年为一个循环来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现今很少有人知道现在每四年一届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沿袭了金星的周期。更少有人知道五角星差点成了奥运会的正式标志，只是到了最后一刻才将五个尖角换成了五个相互联结的环以更好地体现奥运会包容与和谐的精神。

法希说：“兰登先生，五角星显然也和恶魔有关。你们美国的恐怖电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兰登皱起了眉头。真谢谢你，好莱坞。在系列恶魔杀手电影中，五角星几乎每次都出现，它通常和其他被指责为恶魔符号的东西一道被胡乱地画在某些恶魔杀手住所的墙上。每当在这种情形下看到这个符号，兰登就感到非常不快。五角星真正的起源是神圣的。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兰登说，“尽管如你在电影中所见，把五角星解读为恶魔，但从史学的角度讲，这并不准确。它起初的女性含义是正确的。但一千年来，五角星的象征意义被歪曲了。在这个案子上，还流了血。”

“我不敢肯定我听懂了。”

兰登看了一眼法希的十字架。他下面的表达有些语无伦次。“教会，先生，象征符号是很弹性的，五角星符号的意义被早期的罗马天主教会给更改了。作为梵蒂冈清除异教并使大众皈依基督教的运动的一部分，天主教会掀起了一个污蔑异教神和异教女神的运动，把他们的神圣的象征符号重新解释为邪恶的符号。”

“讲下去。”

“这种现象在混乱年代也是常见的，”兰登接着说，“一种新出现的力量会取代现存的象征符号并长期贬损它们以图彻底抹掉它们的意

义。在异教象征和基督教象征的争斗中，异教徒输了。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成了恶魔的草叉，象征智慧的锥形尖顶帽成了女巫的象征，金星的五角形成了邪恶的象征。”兰登停了停。“不幸的是，美国军方也曲解了五角星，现在它成了最重要的战争符号。我们把它涂在战斗机上，挂在将军们的肩膀上。”爱与美女神竟承受这么多不幸。

“有意思。”法希边说边朝像展开的鹰一样的尸体点了点头。“那么，尸体的放置？你从中看到了什么？”

兰登耸耸肩。“这种放置只是巩固了五角星和阴性神灵的关联。”

法希脸茫然。“对不起，我没明白。”

“复制。重复一个符号是强化它的意义最简单的方法。雅克·索尼埃把自己放置成了五角星的形状。”

一个五角星很好，两个更好。

法希又把手插进了油光光的头发里，眼睛朝索尼埃的五个角看去——胳膊、腿和头。“有意思的分析，”他停了一下又说：“那为什么裸体？”法希有些不满地说道，好像很讨厌看到一个老年男人的裸体。“他为什么把衣服都脱了？”

兰登心想，真是好问题。从第一眼看到宝丽莱快照，他就一直对这个问题疑惑不解。他最接近的猜测是，裸体是性爱女神维纳斯赞许的事情。虽然现代文化已基本清除维纳斯与男女身体结合的关联，但对词源有研究的人，仍然可以敏锐地发觉“维纳斯(Venus)”本意中有与“性交”(Venereal)有关联的蛛丝马迹。不过，兰登不打算讨论那些。

“法希先生，虽然我说不出为什么索尼埃在自己身上画那样的符号，也说不清为什么他那样放置自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像雅克·索尼埃那样的人会视五角星符号为一种阴性神灵。这个符号和阴性神灵之间的关联是广为艺术史学家和符号象征学专家所知的。”

“好的。那么他为什么用自己的血当墨？”

“但显然，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供写字。”

法希沉默了片刻。“我认为事实上他使用血和警察履行某些法医检查程序有相似之处。”

“我不明白。”

“看他的左手。”

兰登顺着馆长苍白的手臂一直看到他的左手，但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不敢肯定是否的确什么也看不到，于是围着尸体转了一圈，最后蹲下了，这时他才吃惊地发现馆长手里抓着一只很大的毡头标记笔。

“我们找到索尼埃时，他手里就攥着它，”法希边说边离开兰登，走过几码，走到一张摊满调查工具、电线和配套的电子设备的便携式桌子旁。“我给你讲过，”他边说边在桌子上翻弄东西，“我们什么都没动。你熟悉这种笔吗？”

兰登跪得更近一些，以便能看清笔的牌子。笔上有法文：黑光笔。

他吃惊地向上看了一眼。

黑光笔或曰水印笔是一种特殊毡头标记笔，原由博物馆、修复专家或反赝品警察设计用来在物品上作隐形标记用的。这种笔用的是一种非腐蚀性的，以酒精为主料的荧光墨水。这种墨水只有在紫外线、红外线等“黑光”下才可见。现在博物馆的维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也常带这种笔，以方便在需要修复的画作的画框上打个勾，作个标记。

兰登站起来后，法希走到聚光灯前把它关掉了。画廊顿时一片漆黑。

一时间，兰登什么也看不见，一种莫名的感觉突然袭来。法希的轮廓在强烈的紫光下显现出来。他拿着一个手提式光源走来，浑身裹在紫罗兰色的薄雾中。

“你也许知道，”法希说。他的眼睛在微暗的紫罗兰光中发着光。“警察用黑光照明，在犯罪现场找血渍和其他法医证据。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是多么吃惊……”突然他把灯指向尸体。

兰登低头看了一眼，吓得往后一跳。

当他看到拼花地板上奇怪的发光现象，他的心脏怦怦直跳。馆长潦潦草草用荧光笔最后写下的字在尸体旁冷冷地发着紫光。

兰登看着发着光的文字段落，感到今晚笼罩在他周围的迷雾更浓了。

兰登又一次读完那些文字后抬头看法希。“见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法希的眼睛发着白光。“先生，那正是你今晚到这儿来要回答的问题。”

在不远处索尼埃的办公室里，科莱中尉正倚着一个架在馆长的大办公桌上的录音架。要不是有怪异的、机器人似的中世纪武士玩具在盯着他，科莱会感受到很舒服。他调整好自己的AKG耳机，检查了硬盘录音系统上的输入电平情况。所有系统一切正常，麦克风半点毛病也没有，声音传输极为清晰。

此刻声音完全真实，他思忖着。

他面带微笑，闭上双眼，坐下来欣赏今天在大画廊内正在被录进去的谈话。

第七章

圣叙尔皮斯教堂内那个不大的寓所位于教堂二楼，在唱诗厅的左侧。这是一套二居室的住所，石地板，极简单的装修，修女桑德琳·比埃尔已在那儿住了十多年了。附近的女修道院才是她正式的住所，可能有人要问，她怎么住在这里？因为她喜欢这个教堂的宁静，这里只有一张床、一部电话和一个简易灶，但她觉得生活得很自在。她是教堂的后勤事务负责人，负责督管教堂的所有非宗教性事务——大修、雇用临时工作人员和导游，负责每天教堂圣工后的安全以及定购圣餐所用的酒和圣饼等物品。

今夜，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把熟睡在小床上的她惊醒。她有气无力地拿起听筒。“我是桑德琳修女。这是圣叙尔皮斯教堂。”

“你好，桑德琳，”那人用法语说。

桑德琳坐了起来。几点钟了？虽然她听出了是她老板的声音，但十五年来他从未在夜间打电话把她叫醒过。那位修道院院长非常虔诚，弥撒过后立即回家睡觉。

“对不起把你吵醒了，桑德琳，”修道院院长说。从声音听他本人也有些昏头昏脑，心烦意乱，“我得请你帮个忙，我刚刚接到美国一位颇有影响的主教的电话。你可能知道他，曼努埃尔·阿林加洛沙，知道吗？”

“是天主事工会主教吗？”教会中人谁会不知道他？阿林加洛沙保守的教派近年来愈来愈有势力。1982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出人意料地将天主事工会提升为自己的个人直辖教派，正式恩准了他们所有的行为。从此，他们的地位突然飙升了许多。令人起疑的是，天主事工会地位提升的这一年，正是这个富有的教派被指控划拨给通常被称作梵蒂冈银行的梵蒂冈宗教著作研究院十亿美元，并将其从破产的窘境中挽救出来的那一年。第二件让人蹙眉的事是，教皇把天主事工会创始人圣徒化的过程推上了“快车道”，把获得“圣徒”的时限从通常的一个世纪缩短至二十年。桑德琳禁不住要怀疑天主事工会为什么在罗马有这么高的地位，但一般人是不与神圣的罗马教皇发生龃龉的。

“阿林加洛沙主教打电话要我帮忙，”修道院院长声音紧张地告诉她说。“他的一个手下今晚到巴黎……”

桑德琳听着这个古怪的请求，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不起，你是说这个天主事工会客人等天亮也等不及？”

“恐怕等不及。他的飞机很早就起飞了。他正期待着见到圣叙尔皮斯教堂。”

“但是白天看教堂要有意思得多。太阳的光线透过眼洞窗照射进来，逐渐倾斜的阴影落在圭表上，这些才是使圣叙尔皮斯教堂与众不同之处呀。”

“桑德琳，这我知道，就算你帮我私人一个忙，今晚让他进去。他可能差不多一点钟到。也就是二十分钟后。”

修女桑德琳蹙起眉头。“当然。我很乐意。”

修道院院长对她表示了感谢，挂上了电话。

桑德琳还是疑惑不解。她又在暖和的被窝里躺了一会儿，同时又尽力赶走睡意。她六十五岁的身体不如从前醒得快，虽然今晚的电话无疑已唤醒了她的感官。天主事工会一直令她心里不舒服。且不说这个教派固守着肉体惩罚的秘密仪式，他们对女人的看法充其量也只是中世纪的。她曾非常吃惊地了解到男会员在作弥撒时，女会员得被迫无偿地为他清洁住所；女人睡在硬木地板上，而男人却有干草床垫；女人被迫做额外的肉体惩罚——都是为了抵赎原罪。似乎夏娃在智慧树上咬的那一口成了女人注定要永远偿还的债务。令人伤心的是，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天主教堂都朝着尊重妇女权力的正确方向发展，而天主事工会却威胁要将这趋势逆转过来。即使有这些想法，修女桑德琳还是接受了命令。

她抬腿下床，慢慢站起来，光着脚踩在鞋里冰冷的石头上，觉得刺骨的凉。这冷意沿着她的身体上升，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感向她袭来。

女人的直觉吗?

作为上帝的信徒，修女桑德琳已经学会从自己灵魂的冷静的声音中找到安宁。但今夜，那些声音全没了，像她周围空空的教堂一样寂静。

第八章

兰登无法使自己的眼睛从拼花地板上微微发着紫光上的文字上移开。兰登似乎不可能弄懂雅克·索尼埃的离别留言。文字是这样的：

13-3-2-21-1-1-8-5

啊，严酷的(Draconian)魔王！

噢，瘸腿的圣徒！

虽然兰登一点也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倒理解了为什么法希的直觉告诉他五角星形与魔鬼崇拜有关。

啊，德拉古式的魔王！

索尼埃写下了“魔王”这两个字。同样奇怪的是这一组数字。“有点像数字密码。”

“是的，”法希说。“我们的密码人员正试图破译它。我们相信这些数字或许能告诉我们谁杀了他。或许是电话号码或某种社会编码。你觉得这些数字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兰登又看了看这些数字，知道一时半会儿是猜不出什么象征意义的，即便是索尼埃的确预设了象征意义。对兰登而言，这些数字看起来没有任何规律。他习惯于解释那些意义相关的，有一定规律的象征，但这里的一切——五角星形、文字、数字等似乎一点也不相干。

“你刚才断言，”法希说。“索尼埃那样做是在试图传达某种信息……女神崇拜或类似的东西，是吗？这种说法讲得通吗？”

兰登知道这个问题并不需他作答。这种怪异的信息显然和女神崇拜的情形对不上号。

啊，德拉古式的魔王？噢，瘸腿的圣徒？

法希说：“这些文字似乎是一种指责？你同意吗？”

兰登试图想象馆长被困在大画廊里最后几分钟，知道自己要死时的情形。这似乎合乎逻辑。“说这是对谋杀者的指责，我想这合乎情理。”

“我的任务当然是找到那个人的名字。请问，兰登先生，在你看来，除了这些数字，有关这个信息，最奇怪的是什么？”

最奇怪的？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把自己封在画廊里，用自己身体画个五角星，在地板上写下神密的控告，这哪一样不奇怪？

“德拉古式的这个词，”他试探着说出他脑子里想到的第一样东西。兰登相当肯定，一个人在临死前不太可能想到德拉古——一位公元前十七世纪残酷的政治家。“‘德拉古式的魔鬼’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措辞。”

“德拉古式的？”法希的语气中带着一点不耐烦。“索尼埃的措辞似乎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兰登拿不准法希在考虑什么问题，但是他开始觉得德拉古和法希是一路货色。

“索尼埃是法国人，”法希硬梆梆地说。“他住在巴黎，而写这些东西时，却选择用……”

“英语”兰登接过话说。此时他明白了警务局长的意思。

法希点点头。“对极了。知道为什么吗？”

兰登知道索尼埃的英语说得极漂亮，但索尼埃选择用英语写临终遗言却没引起兰登的注意。他耸耸肩。

法希又指着索尼埃肚子上的五角星说：“与魔鬼崇拜没关系？你还这么肯定？”

兰登现在什么也肯定不了。“符号学似乎无法解释这段内容。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也许这样能解释清楚，”法希从尸体旁向后退了退身，再次高举起黑光灯，使光线从更大的角度散发出来。“现在怎么样？”

令兰登惊呆了，一个基本成形的圆圈围着馆长的尸体微微发光。显然是索尼埃倒地后用笔在自己四周划了几个长弧，大致把自己划在一个圆圈里。

突然，意思变得清晰了。

“《维特鲁维人》，”兰登急促地说。索尼埃用真人复制了那幅列奥那多·达·芬奇的名画。

达·芬奇的《维特鲁维人》被认为是当时在生理结构上最准确的画作，现在已成为一个现代文化的偶像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招贴画上，

鼠标垫上和T恤衫上。这幅名画上有个极圆的圆圈，圆圈里面是一个裸体男人……胳膊和腿向外展开像一个被拔光了羽毛的鹰。

达·芬奇。兰登惊得打了个寒颤。不可否认，索尼埃有明确的意图。在人生的最后时刻，馆长脱光了衣服，明白无误地用自己的身体摆成了达·芬奇维特鲁维人的样子。

这个圆圈是起初被漏掉的关键因素。圆圈是一个女性保护符号，它围在了裸体男人躯体周围。这实现了达·芬奇想表达的信息 —— 男女之间的和谐。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索尼埃为什么模仿这样一幅名作。

“兰登先生，”法希说，“像你这样的人当然知道列昂纳多·达·芬奇喜欢画比较神秘隐晦的作品。”

兰登没想到法希这么了解达·芬奇。要解释清楚为什么法希局长认为那是魔鬼崇拜，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的。历史学家们，尤其是遵循基督教传统的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达·芬奇是个尴尬的角色。他是个绘画天才，但他也是一位非常惹眼的同性恋者和自然的神圣秩序的崇拜者，这两点使他永远背上冒犯上帝和作奸犯科的罪名。另外，这位艺术家的怪异行为无疑也投射出恶魔色彩：达·芬奇偷盗尸体来作人体解剖学研究；他神秘的日记是用别人看不懂的颠倒的字母记下的；他相信自己拥有一种点石成金的本领，可以把铅变成黄金，甚至可以靠研制出一种灵丹妙药推迟死亡而欺骗上帝；他所发明的东西中包括可怕的、前人想都未敢想过的带来如此多痛苦的战争武器。

误解滋生不信任，兰登心里想。

达·芬奇那些多得令人称奇的基督教画作也只能使画家“精神虚伪”的名声更广为流传。他从梵帝冈接受了数百项赢利性的工作。在画基督教题材的画时，他并不是要表达自己对它的信仰，而是将其视为商业行为——一种可以支付他奢侈生活的手段。不幸的是，达·芬奇喜欢恶作剧，他常默默地在递给他食物的手上咬一口以取乐。他在许多基督教画作中塞进了与基督教一点不相干的符号以表达对自己的信仰的礼赞，也巧妙地表达了对基督教的蔑视。兰登曾在美国国家美术馆作过一次题为“达·芬奇的秘密生活：基督教画作中的异教象征”的讲座。

“我理解你的想法，”兰登现在这样说，“但达·芬奇从未将那些神秘阴暗的东西付诸实践，虽然他和教会冲突不断，是纯粹精神层面的人。说着说着，一个怪异的想法从他脑子里突然蹦了出来。他又低头看了看地板上的文字内容。啊，德拉古式的恶魔！噢！瘸腿的圣徒！

“真的吗？”法希说。

兰登谨慎地说：“我刚才在想，索尼埃和达·芬奇的精神观念有许多共通之处，包括对教会把阴性圣灵从现代宗教中驱逐出去这类事情的看法。或许，通过模仿达·芬奇的名画，索尼埃只是想回应达·芬奇对教会妖魔化女神的不满和恼怒。”

听到这个，法希的眼都直了。“你是说索尼埃把教会称作瘸腿的圣徒和德拉古式的恶魔？”

兰登不得不承认这有些牵强，而且五角星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要表示一个什么思想。“我只是说索尼埃先生一生致力于女神史的研究，在清除女神历史方面，没有什么比天主教会做得更过分了。索尼埃先生在和这个世界道别时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失望，这倒是可以理解的。”

“失望？”法希问道，语气中充满敌意。“这些文字表达更多的是愤怒，而不是失望，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兰登也没了耐心。“局长，你想就索尼埃在试图表达什么这一点征求我本能的想法，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些。

“那是控告教会，是吗？”法希咬紧牙关，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兰登先生，因工作关系，我见到过许多死亡的情形。你听我说，当一个人被别人谋杀时，我想他最后的想法不是写一句谁也弄不懂的纯精神方面的句子。我相信他只考虑一件事情——”法希低沉的声音透过空气传来，“复仇。我相信写下这些是要告诉我们谁杀了他。”

兰登瞪着他，“可这种解释根本站不住脚。”

“站不住脚？”

“站不住脚，”他回击道，显然非常厌倦和恼火。“你跟我说过索尼埃在办公室里遭到一个显然是他邀请来的人的袭击。”

“没错。”

“那么我们理应得出结论，馆长认识攻击他的人。”

法希点点头。“继续讲下去。”

“因此，如果索尼埃认识杀死他的那个人，还用这种方式这么指控？”他指着地板说，“数字密码？瘸腿的圣徒？德拉式的恶魔？肚子上的五角星？这也太有点不可思议了吧。”

法希皱起眉头，似乎以前从未想到这一点。“你说的有道理。”

“鉴于当时的情况，”兰登说，“我认为如果索尼埃想告诉我们谁杀了他，他应该写那个人的名字。”

当兰登说这些时，法希的嘴角今晚第一次掠过一丝得意的笑意。“对极了，”法希说，“对极了。”

在扭动调音轮听到法希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时，上尉警官科莱想，我在见证一位大师的杰作。这位警官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警务局长会以极端的手段把法国法律执行到极至。

法希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

在现代执法过程中，那种巧妙的诱导谈话技巧已经不存在了，这种技巧需要人在重压下有极好的心理准备。很少有人拥有从事这项工作的所必需的沉着，但法希天生是干这个的料。他的节制和耐心几乎全能自动控制。

法希今晚唯一的情感似乎是一种坚定的决心，今晚的行动好像是他的私事一样。法希一小时以前对手下的通令也非常简洁、肯定。“我知道谁谋杀了雅克·索尼埃，”法希说，“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今晚不许出错。”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科莱并不知道是什么证据让法希认定嫌疑人有罪，但他知道不要质疑公牛的直觉。法希的直觉几乎是超自然的。有一次，在法希展示了那令人敬佩的第六感觉以后，一位特工人员坚持说，有上帝在法希耳畔嘀咕。科莱不得不承认，如果有上帝的话，贝祖·法希肯定会上他的甲等选民名单。局长以极大的热情定期参加弥撒和忏悔——与从事公共事务的其他官员只在假日必须参加时才参加相比，法希去得要经常、有规律得多。几年前教皇莅临巴黎时，作为听众，法希使出浑身解数得到了一个殊荣。法希和教皇的合影现在就挂在他的办公室里。特工们暗地里称那幅照片为教皇公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最近几

年中法希难得的与大众相同的一个立场是他对天主教恋童癖丑闻的直率的反对。这些牧师应该被处绞刑两次。一次为那些孩子们，另一次是因他们让上帝的威名蒙羞。科莱有个怪念头，总是感觉到还是后者更让法希气愤。

科莱转向笔记本电脑，他得履行他今晚的另一半职责 —— 全球卫星定位跟踪系统。屏幕上的图像可清楚地显示出德农厅地面设计。在屏幕上，德农厅像一个叠加在卢浮宫安全保卫部上的结构图。科莱的视线穿梭在迷宫般的画廊和廊道内，他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

在大画廊中心地带有一个小红点在闪烁。

那个记号。

法希今晚把自己的猎物拴得很紧。这样做很高明。罗伯特·兰登被证明是个沉着冷静的家伙。

第九章

为了确保他和兰登先生的谈话不被打断，贝祖·法希已关掉了手机。不幸的是，这个昂贵的机型装备有双向无线电通迅功能，而他一个手下违反命令，正在使用这个功能呼他。

“局长吗？”电话里传来像步话机那样的噼噼拉拉的声音。

法希气得牙齿都要咬碎了。他不能想象出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让科莱中断这个秘密监视——尤其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沉着而充满歉意地看了兰登一眼。“请稍等片刻。”他从腰带上拔出电话，摁下了无线传输键，用法语说：“谁？”

“局长，密码破译部的一位特工到了。”对方用法语说。

法希把怒火暂时压了下去。一位密码破译人员？尽管来的不是什么时候，但这很可能是个好消息。法希发现了索尼埃写在地板上的神秘文字后，就把大堆的犯罪现场照片都送到了密码破译部，希望有人能告诉他索尼埃到底想说什么。如果是来了一位密码破译者，很可能是那个人已弄懂了索尼埃的意思。

“我现在正忙着呢，”法希回话说，他的语气明白无误告诉对方，他在忙着应付另一部电话。“告诉密码破译者在指挥部等着。等我忙完了再和他说话。”

“她”，对方纠正道。“是警察奈芙。”

电话那头越说，法希越没兴致。接收索菲·奈芙是中央司法警察局最大的错误之一。奈芙是一个年轻的译电员，她是巴黎人，曾在英国皇家霍拉韦学习过密码破译技术。两年前，部里尝试在警察队伍中多加入些女性，因此，索菲·奈芙被塞给了法希。部里要达到“政治上正确”的尝试还在进行之中，但法希争辩说这其实是弱化这个部门。女人不仅缺乏从事警察工作所需要的体力，而且她们的出现往往使这个行当的男人们心猿意马，这是很危险的。正如法希所担心的那样，事实证明，奈芙最不能让人省心。

她三十二岁，意志坚定得几近固执。她太急于盲目相信英国的新方法，所以总是惹恼她上面那些老资格的法国密码破译人员。当然最令法希心烦的是那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在一群中年男人的办公

室里，一位颇有魅力的年轻女郎总是把人们的眼球从手边的工作上吸走。

无线通讯中的那个男人说："奈芙警官非要立刻和您谈话，局长。我尽最大的努力阻止她，但她现在已经朝画廊这边走来了。"

法希心头一缩，简直不敢相信会是这样。"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我已讲清楚——"

罗伯特·兰登感觉法希好像在瞬间中了风。局长下颌突然不动了，眼球突出，只能说半截句子。他鼓起的水泡眼好像固定在兰登肩后的什么东西上。兰登还没来得及转身看是怎么回事，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

"对不起，先生们。"她用法语说。

兰登转过身，发现是一位年轻女郎，正迈着矫健的步伐大步流星地朝他们走来，随意穿着的齐膝的奶黄色爱尔兰毛衣，刚好到她黑皮靴的上方。她很有魅力，看起来三十岁来岁。她浓密的勃艮弟葡萄酒色的头发自然地飘落在肩头，却露出了面部的温和。与贴在哈佛大学宿舍墙上的那些弱不禁风的甜姐儿不同，这个女人有一种不加粉饰的健康美，浑身散发出惊人的自信。

兰登没想到的是，那女人直接朝他走来并礼貌地伸出手来。"兰登先生，我是中央司法警察密码部的警察奈芙。"她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从她的英语中能听出法国口音。"很高兴见到您。"

兰登握住她柔软的手掌，发现对方正使劲看着自己。她的眼睛是橄榄绿色的——锐利而清澈。

法希使劲吸了一口气，显然是准备开始批评她。

"局长，"她急忙转身，先发制人地说，"请原谅我打断了你们的谈话，但——"

"现在不是时候！"法希气急败坏地用法语说。

"我本想给你打电话，"好像是出于对兰登的礼貌，她还继续用英语说。"但是你电话关机了。"

"我关机是有原因的，"他朝她怒嘘了一声。"我在和兰登先生谈话。"

"我已经破译了那个数字密码。"她干脆地说。

从法希的表情看，他有点拿不准该对此作出何种反应。

“在我解释之前，”索菲说。“我得先给兰登先生递个紧急的口信。”

法希的表情显得越来越焦虑。“给兰登先生的口信？”

她点点头，转回兰登。“您得和美国大使馆联系一下，兰登先生。他们有从美国来的留言给您。”

兰登很吃惊，他刚才因密码引起的激动现在突然变成了一阵不安。来自美国的留言？他使劲想到底会是谁想找到他，只有很少几位同事知道他在巴黎。

听到这个消息，法希也惊得嘴巴张得老大。“美国大使馆？”他很怀疑地问了一声。“他们怎么知道到这儿来找兰登先生？”

索菲耸耸肩。“显然，他们把电话打到兰登先生住的酒店，但接待员告诉他们兰登先生被一个中央司法警察给叫走了。”

法希显得更不解了。“难道大使馆和中央司法警察密码部联系上了？”

“不是，先生，”索菲语气坚定地说。“我在给中央司法警察局总机打电话联系您时，他们正好有一个口信要传给兰登先生。他们说如果我能接通您的电话，就让我把口信传给他。”

法希眉头紧锁，一脸困惑。他想说话，但索菲已经转向兰登。

她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大声说：“兰登先生，这是你们大使馆提供的留言服务号码。他们要求你尽可能早地打进电话。”她把纸递给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在我向法希局长解释密码时，你得打电话。”

兰登仔细看了纸条。上面有一个巴黎的电话号码和分机号。“谢谢。”他感到非常担忧。“我到哪里找电话呢？”

索菲从毛衣口袋里取出手机，但法希示意她不要给他用。现在看起来他就像即将爆发的维苏威火山。他盯着索菲，拿出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这个电话比较安全，兰登先生，你可以用这个。”

兰登对法希向索菲发火这事感到疑惑不解。他很紧张地接过局长的电话。法希立即把索菲推开几步远开始低声严厉责备她。兰登越来

越讨厌法希，他转身避开另两人之间令人不解的冲突，打开了手机。他核对了一下索菲给他的号码后开始拨号。

电话里传来了拨号声。

一声……，两声……，三声……

终于接通了。

兰登原想自己会听到大使馆接线员的声音，没想到自己听到的却是一个语音信箱的录音。奇怪的是，录音带上的声音很熟悉。是索菲·奈芙的声音。

“您好，这里是索菲·奈芙家，”一个女人的用法语说道，“我现在不在家，但……”

兰登被弄糊涂了，他转向索菲。“对不起，奈芙小姐，我想你可能给我——”

“没错，就是那号码，”索菲迅速插话，好像已经预测到了兰登的困惑。“大使馆有自动留言服务系统，但您得先拨进入系统的号码，然后才能接收您的留言。”

兰登怔住了。“但是——”

“是我给您那张纸上的三位数号码。”

兰登想开口解释这个滑稽的错误，但法希向他递了一个只持续片刻的、严厉的、让他沉默的眼色。她绿色的眼睛发出了一个非常明了的信息。

别多问。按要求做。

兰登疑惑不解地拨了纸上的分机号454。

索菲的语音信箱里的话立刻中断了。兰登听到电脑录制的声音用法语说：“你有一条新的留言”。显然，454是索菲不在家时接听留言的远程进入密码。

我要收听这个女人的留言?

兰登能听到录音带倒带的声音。它终于停下来了，语音信箱也开始工作了。兰登听到机器开始播放的留言了。这次又是索菲的声音。

“兰登先生，”留言里传出令人恐惧的低语声。

“听到留言后，千万不要有什么反应。只管冷静地听。您现在处境危险。请严格遵守我的指令。”

第十章

塞拉斯坐在导师早已为他安排好的黑色奥迪轿车的驾驶座上，看着窗外的圣叙尔皮斯教堂。

异教徒利用上帝的圣所来藏匿他们的拱顶石。他们的“兄弟会”再次证实了他们的确如人们盛传的那样欺世盗名。塞拉斯期待着找到拱顶石并把它交给导师，以便他们可以重新找到兄弟会很早以前从信徒那里偷走的东西。那会使天主事工会多么强大啊！

塞拉斯把奥迪车停在空无一人的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广场上，喘了口气，并告诫自己要清除杂念，一心一意地完成手头上的这个任务。

仰望着圣叙尔皮斯教堂的石塔，此时他又在和那股回头浪抗争，那是一股把他的思绪拉回过去的力量，使他想起曾被关进的监牢——他年轻时的世界。痛苦的记忆总是像暴风雨一样冲击着他的思想……

他的名字当时还不叫塞拉斯，虽然他也记不起父母给他起的名字。他的醉鬼父亲，一个粗壮的码头工人，看到这个白化病儿子的降生很恼火，经常打孩子母亲，埋怨她使儿子处于窘境。当儿子试图保护她时，他连儿子一起打。

一天夜里，家里的架打得很凶。母亲永久地躺下了。他走到厨房抄起一把切肉刀，精神恍惚地走到醉得不省人事的父亲床边，一句话也没说，照着父亲的背部捅去。

这孩子逃离了家，转移到沿海的土伦市。久而久之，他已长成了一个彪形大汉。人们从他身旁走过时，他能听到他们彼此小声嘀咕。鬼！他们会说，而且当他们看着他那浑身发白的皮肤时，他们会吓得眼睛睁得老大。

十八岁那年，在一个港口小城，他在从一艘货船上偷一箱腌火腿时，被两个船员当场拿获，他赤手空拳就扭断了一个海员的脖子。

两个月以后，他拖着脚镣手铐来到了安道尔的一座监狱。

当狱卒将冷得哆哆嗦嗦、赤身裸体的他推进牢房时，他同狱房的犯人对他说，你白得像个鬼。看这个鬼魂啊！或许他能钻过这些墙！

一天夜里，“鬼”被同牢犯人的惊叫声惊醒。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无形的力量在摇晃着他睡觉的地板，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双有力的大手在抖动他石头牢房的泥灰板，但当他站起来时，一块巨石正好落在

他原来睡觉的那个地方。他抬头看看石头是从哪里落下的，结果看到抖动的墙上有个洞，洞外有一个他十多年都没看到的东西———月亮。

当地还在摇动时，“鬼”挤出一个窄窄的地道，跌跌撞撞地进入了开阔地带，然后他又沿着光秃秃的山坡滚进了森林。他一直往下跑了一整夜，又饿又累，精神恍惚。

黎明时，就在他差不多要失去知觉时，他发现自己到了铁路旁的空地上。最后，他身体太虚弱了，一步也走不动了，在路边倒下，失去了知觉。

是一阵痛苦的尖叫声把“鬼”从沉睡中惊醒。他跳下床，沿着走廊踉踉跄跄地朝有喊叫声传来的地方走去。走进厨房，发现一个大块头在打一个小个子。“鬼”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住大个子，使劲把他向后推，抵住墙。那人逃跑了，留下“鬼”站在穿着牧师服的年轻人的躯体旁。牧师的鼻子被打伤得非常严重。“鬼”抱起浑身是血的牧师，把他放在一个长沙发上。

“谢谢你，朋友，”牧师用不熟练的法语说。“做礼拜时得的捐款很招引贼。你睡梦中说法语。你也会说西班牙语吗？”

“鬼”摇摇头。

“你叫什么名字？”他还继续用不连贯的法语问。

“鬼”已记不住父母给他起的名字。他所听到的都是狱卒的嘲骂声。

牧师笑了。“别担心。我叫曼努埃尔·阿林加洛沙。我是来自马德里的一名传教士。我被派到这里为奥卜拉德迪奥斯建一座教堂。”

“我这是在哪儿？”他声音低沉地问。

“奥维尼德。在西班牙南部。”

“我怎么到这里的？”“有人把你放在我门口。你病了，我喂你食物。你到我这儿好多天了。”

“鬼”认真打量着这位照顾他的年轻人。已好多年没有人这样关爱过他了。“谢谢您，神父。”

牧师摸了摸自己满是血迹的嘴。“该道谢的是我，朋友。”

当“鬼”翌日醒来时，他的世界变得清朗了许多。他凝望着床上方墙上的十字架，虽然十字架是无声的，但它的出现却让他感到一种慰藉。

年轻的牧师微笑着走进来。他的鼻子包扎得很难看。他手里捧着一本旧的《圣经》。

“朋友，从今往后，如果你没有别的名字，我就叫你塞拉斯。”“鬼”茫然地点了点头。塞拉斯。他有了肉体。我名叫塞拉斯。“该吃早饭了，”牧师说，“你要是帮我建教堂，可得恢复气力啊。”

在地中海上空两千英尺，阿利塔利亚航空公司1618号航班因空气湍流的出现而上下颠簸。阿林加洛沙主教始终在考虑着天主事工会的未来。他非常想知道巴黎的计划进展得如何了。

导师曾告诉他，“主教，我已一切安排就绪。为了使我的计划成功，你必须允许塞拉斯这几天只和我联系，听我调遣。你们两个不许交谈。我将通过安全讯道和他联系。我这样做是为了掩护你的身份，还有塞拉斯的身份和我的投资。”

“你的投资？”

“主教，如果你因太急于同步了解事情的进展而进了监狱，那么你就没法付给我费用。”

主教笑了。“正是。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愿我们成功。”

两千万欧元。主教望着机窗外，思忖着。

“只是一个数字玩笑？”贝祖·法希脸色铁青，怒视着索菲·奈芙，一点也不相信这种说法。

“这个密码，”索菲很快用法语解释道，“简直容易到荒唐的地步。雅克·索尼埃一定知道我们很快就会破译它。”她从羊毛衫口袋里取出一张小纸片递给法希。“这是破译结果。”

法希看了看纸片：1-1-2-3-5-8-13-21

“就这个”，他厉斥道。“你只是把这些数字按升序排列起来。”

索菲却满不在乎地、满意地微笑道：“正是这样。”

法希压低了嗓门，声音如滚滚闷雷似的说：“奈芙警士，我不明白这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我建议你立刻到那边去。”他焦虑地看了

兰登一眼。兰登正站在附近，手机紧贴着耳朵，显然还在听美国大使馆的留言。从兰登煞白的脸色，法希能感觉到消息不妙。

“局长，”索菲冒险以挑战性的语气说，“你手里的这一组数字正好是数学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数列。”

“这是斐波那契数列。”她朝法希手里的纸片点头说，“这是一个整数数列，其中每个数等于前面的两数之和。”

法希研究了一下这些数字。每个数字的确是前两项之和，但法希想象不出这和索尼埃的死有什么联系。

“数学家列奥那多·斐波那契在13世纪创设了这个数列。索尼埃写在地板上的所有数字都属于斐波那契数列，显然，这绝非巧合。”

法希盯着这位年轻女人看了一会儿。“好极了，如果不是巧合，那么请你告诉我，雅克·索尼埃为什么非要那样做？他到底想说什么？这表示什么？”

她耸耸肩。“什么也不表示。问题就在这儿。它只是一个极简单的密码玩笑。这正如把一首名诗的词重新随机打乱看看是否有人能辨认出这些词有什么共同之处一样。”

法希威胁性地向前迈了一步，他的脸离索菲的脸只有几英寸远。“我真希望你能给出一个比那更令人满意的解释。”

索菲也同样倾斜着身子，本来温柔的面孔变得异常严峻。“局长，鉴于你今夜在此的窘境，我本以为你或许乐意知道雅克·索尼埃或许在和你玩个游戏。看来，显然你不喜欢这个解释。我会告诉密码部主任你不再需要我们的服务。”说完这些，她转身往她来的方向走了。

法希呆住了，看着她消失在黑暗之中。她疯了吗？索菲·奈芙刚刚重新解释过“职业自杀”。

法希又转向兰登。兰登还在认真听电话留言，看起来比刚才更焦虑。美国大使馆，贝祖·法希讨厌很多东西，但没有比美国大使馆更令他恼火的了。

法希和大使经常在涉及双方的事情上较劲——最常见的“战场”是在对美国游客的执法问题上。大使馆总是把犯罪的美国人引渡回国。

兰登挂上电话后显得很不自在。“一切都好吗？”法希问。兰登微微地摇摇头。

从国内传来的坏消息，法希想。他在拿回手机时注意到兰登在微微冒汗。

“一个事故，”兰登表情不自然地看着兰登说，“一个朋友……”他犹豫了一下。“我明天一大早就得飞回国内。”

法希一点也不怀疑兰登脸上的震惊之情是真的，但他还有另一种感觉。他感觉到好像这个美国人的眼里有一丝不愿流露出来的恐惧感。“请坐。”他指向大画廊内供人站在上面看画的长凳。

兰登茫然地点点头，迈步朝长凳走去。他停了下来，显得越来越不知所措。“事实上，我想用一下洗手间。”法希皱起眉头，对这种拖延有些不悦。“洗手间。当然，咱们休息几分钟吧。”他指向身后他们刚才走过的走廊。“洗手间在后面，在馆长办公室方向。”

兰登犹豫了一下，指向大画廊另一端说：“我想，那边的洗手间近得多。”

法希意识到兰登说得对。他们已经走过大画廊三分之二的距离，大画廊尽头有两个洗手间。“我陪你好吗？”

兰登摇头。他已经往画廊更深处走去了。“不必了。我想我得单独在那儿呆上几分钟。”

法希对兰登要独自沿着走廊走下去倒不恼火，他很放心，因为他知道大画廊那一端是死路一条，没有出口。大画廊惟一的出口在另一端——他们刚刚钻过来的那个门。

“我得回到索尼埃先生的办公室呆一会，”法希说，“请直接来找我，兰登先生。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讨论。”

兰登静静地挥一下手，消失在黑暗之中。

法希转身气哼哼地朝相反方向走去。到铁栅处，他从底下钻了过去，出了大画廊，径直沿大厅气冲冲地冲向设在索尼埃办公室的指挥部。

“谁批准让索菲·奈芙进来的？”法希咆哮道。

科莱先生回答道：“她告诉外面的警卫说她已破译了密码。”

法希四处打量了一番。“她走了吗？”“她不是和你在一起吗？”“她走了。”

一时间，他考虑要呼叫入口处的卫兵，告诉他们在索菲离开卢浮宫之前把她拖回到指挥部来。但又一想，他放弃了这个念头。那只是他的大话……想要说了算。他今晚够烦的了。以后再找奈芙算账，他这么说，心里已经想着要炒她鱿鱼了。

法希把索菲抛到脑后。他盯着索尼埃桌子上的武士小雕像看了一番。过一会他转向科莱问："他还在吗？"科莱急忙点头并把手提电脑转向法希。一个红点在地板图饰上分明地显现出来，在标有"公共厕所"的房间有条不紊地闪烁着。

"很好，"法希说。他点燃一支香烟大步走进大厅。

"我得打个电话。要确保兰登不能去除洗手间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

罗伯特·兰登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长廊尽头走去，他感到头重脚轻。索菲的电话留言在他脑子里一遍遍地重复。在长廊的尽头，亮着灯的牌子上有国际通行的用来标示卫生间的线条人物，他沿着这些指示牌走过一系列迷宫一样的分隔区。

兰登找到男卫生间的门，进去打开了灯。卫生间里空无一人。

他走到水盆旁往自己脸上溅冷水，想使自己清醒些。刺眼的灯光从光滑的瓷砖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卫生间里一股氨味。他擦手时，卫生间的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他吓得急忙转过身。索菲·奈芙进来了，她绿色的眼睛里闪着担心和恐惧。"谢天谢地，你来了！我们时间不多了。"

兰登站在水盆旁，疑惑不解地望着中央司法警察的密码破译员索菲·奈芙。几分钟前，兰登听了她的电话留言，认为这位新来的密码破译员一定是脑子不正常。然而，他越听越觉得索菲·奈芙语气恳切。"听到留言后，千万不要有什么反应。只管冷静地听。您现在处境危险。请严格遵守我的指令。"兰登虽然将信将疑，但他还是决定严格按索菲建议的那样做。

索菲此刻站到了他面前，因为折回到卫生间的缘故，她还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

"我刚才想提醒您，兰登先生……"索菲开始说话，不过还是上气不接下气，"你被秘密监视了——在严密监视之下。"说话时，她有口

音的英语在贴着瓷砖的墙上有回声，使她的声音显得有些沉闷。

“但是……为什么？”兰登追问道。索菲已经在电话留言里向他解释过了，但他还是想听到她亲口说出来。

“因为，”她向前迈一步说，“法希把你列为这个谋杀案中的首要嫌疑犯。”

兰登听到这话后愣住了，但那听起来太荒谬了。索菲讲，兰登今晚并不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学家而是作为嫌疑犯被召进卢浮宫的。

“掏掏你上衣的左衣袋，你就能找到他们监视你的证据。”索菲说。

兰登满腹狐疑地把手伸进花格呢上衣的左衣袋——他从未用过这个衣袋。他在里边摸了摸，什么也没摸到。你到底指望得到什么？他开始怀疑索菲是不是真的疯了。可就在这时，他的手指头碰到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东西——又小又硬。兰登用手指把那小玩意儿捏了出来，惊恐地盯着它。那是一个金属的、纽扣状的小圆盘，大约和手表电池那般大小。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东西。“这是？……”

“全球卫星定位跟踪器，”索菲说，“它能不停地把它的位置传输给中央司法警察可以监控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在全球任何地方，它的误差不会超过两英尺。他们已经把你拴在这个电子绳索上了。去酒店接你的那个警察在您离开房间之前就把它塞进了你的上衣衣袋里。”

兰登回忆起了他在酒店客房里的情形———他很快地冲了淋浴，穿上衣服，中央司法警察在出门时礼貌地把他的花格呢上衣递给他。外面很冷，兰登先生。警察说。

索菲橄榄色的眼神显得很敏锐。“我之所以没有告诉您这个跟踪器，是因为我不想让您当着法希的面检查您的衣袋。法希不可能知道你现在已经发现了它。”

兰登不知道该作何应答。

“他们用卫星定位系统把你锁定，因为他们认为你或许会逃跑，”她停了停又说，“事实上，他们倒希望你逃跑；那样会使他们感到罪证更确凿。”

“我为什么要逃跑？”兰登问。“我是无辜的！”

“法希可不这样想。”

兰登生气地走向垃圾筒，想把跟踪器扔掉。

“不行！”索菲抓住他的胳膊。“把它留在你衣袋里。如果扔掉，信号就会停止运动，他们就会知道你已发现了这个跟踪器。法希让你在这里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可以监控你的行动。如果他发现你已经知道了他所做的……”索菲没把话说完，而是把那金属小圆盘从兰登手里夺过来，把它塞到他的花格呢外套衣袋里。“把这个跟踪器放在你身上，至少目前得这样。”

兰登感到非常不解。“法希怎么就认定是我杀死了雅克·索尼埃！”

“他有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来怀疑你。”索菲表情严肃。“有一条证据你还没看到。法希已谨慎地把它藏了起来，没让你看到。”

兰登只能睁大眼睛，无话可说。

“你还能记起索尼埃写在地上的那三行东西吗？”

兰登点点头。那些数字和文字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索菲的声音现在低得像耳语一样。“不幸的是，你所看到的并不是信息的全部。法希的照片上本来有第四行，但在你来之前被彻底清除掉了。”虽然兰登知道那种水印笔的可溶性墨水可以很容易被清除掉，他还是不能想象出为什么法希要擦掉证据。

“那遗言的最后一行，”索菲说，“法希不想让你知道。”索菲稍停了一下又说：“至少在他把你拿下之前是这样。”

索菲从她的毛衣衣袋里取出一张电脑打印的照片后开始把它展开。“法希今晚早些时候给密码破译部送去一堆犯罪现场的照片，希望我们能破译出索尼埃的文字到底试图说明什么。这是一幅有完整信息的照片。”她把照片递给了兰登。

兰登不解地看着图片。这张特写照片上显示出拼花地板上发光的文字。看到最后一行，兰登感觉犹如肚子上被人踹了一脚一样：

13-3-2-21-1-1-8-5

啊，严酷的魔王！

噢，瘸腿的圣徒！

附言：找到罗伯特·兰登。

(译者注：附言的英文缩写是P.S.)

奥迪车里出来后，塞拉斯感到浑身是劲，晚风轻拂着他宽大的教士服。不断变换的风在吹着。他知道他手头的这个任务需要更多的精细而不是暴力，所以把手枪留在了车里。这把十三转的赫克勒·克奇USP40型手枪是导师提供的。

教堂前广场上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了，唯一能见到的是圣叙尔皮斯教堂广场远处的一两个向夜游客们展示各自器物的十几岁的妓女。她们已发育的身体引得塞拉斯两股间产生一种放肆的冲动。

那种欲望转眼便烟消云散。十年了，塞拉斯完全克制住自己的性欲，甚至连自慰也不曾有过。这是路途。他知道为信守天主事工会教义，他牺牲了许多东西，但他得到的回报更多。宣誓要独身和放弃个人的全部财产几乎算不上什么牺牲。如果考虑到他以前的贫穷和在狱中忍受的性恐怖，独身实在是没什么不好。

此刻，自从被捕、被押送到安道尔的监狱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回到法国。

“天主事工会，”塞拉斯用西班牙语小声唠叨着，并开始向教堂入口处走去。他在门廊巨大的阴影里停了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直到此时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要做什么，里面有什么在等着他。

他举起煞白的拳头，在门上猛捶了三下。

法希什么时候才能揣度出自己并没有离开卢浮宫，索菲不得而知。看着兰登的窘态，她也开始怀疑把他逼到男厕所的一角，是否是恰当之举。

她的脑海中浮现出祖父尸体的样子，像一只展翅的老鹰而又一丝不挂。曾几何时，祖父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但奇怪的是，她现在却并不为祖父之死感到悲伤。他们已成了陌路人，他们的关系在一个三月的夜晚就决裂了。那件事发生在十年前，当时索菲二十二岁。正在英国一所研究生院读书的索菲提前几天回到了家，目睹了祖父所做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是她不应看到的。那天她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

震惊而蒙羞的索菲不接受祖父煞费苦心的辩解，立即带着自己的积蓄搬了出去，找了间小公寓与几个人合住在一起。她发誓永远也不

向别人提起她的所见所闻。祖父又是寄明信片又是寄信，想尽一切办法要与她取得联系，乞求索菲给他一个当面解释的机会。如何解释?

索菲仅做了一次回复——让祖父不要再打电话给她，也不要在公众场合等她。索菲担心他的解释会比事情本身更可怕。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祖父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如今，索菲衣橱抽屉里还原封不动地存放着十年来祖父写给她的信。祖父恪守承诺，满足索菲的要求，再也没有打电话给她。

直到今天下午。

“索菲吗？”祖父的声音从留言机中传来显得格外苍老。“很久以来，我一直尊重你的意愿……我也不愿打这个电话，但我必须告诉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这么多年以后，又一次听到祖父的声音，索菲站在公寓的厨房里不寒而栗。祖父温柔的声音带回了许多童年的美好回忆。

“索菲，请听我说。”祖父用英语说道。索菲小时候，祖父就对她说英语。在校练法语，在家练英语。“你应该理智起来。读过我给你写的那些信了吗？你还不明白吗？”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们必须立刻谈一谈。请满足祖父的这个愿望。立刻打电话到卢浮宫来找我。我认为你我的处境都极其危险。”

索菲目不转睛地望着留言机。危险？他在说什么?

“公主……”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感情，祖父的声音哽咽了。“我知道我对你隐瞒了一些事情，这让我失去了你的爱。但这次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现在，你必须知道真相。求你了，我必须告诉你关于你家庭的事实。”

突然，索菲紧张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我的家庭？索菲四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他们乘坐的汽车从桥上掉入水流湍急的河里。索菲的祖母和弟弟也在车上。这样，索菲的整个家庭在刹那间就不复存在了。她有一箱的剪报可以证明这件事。

“索菲……”留言机中传来祖父的声音，“为了告诉你真相，我等了很久。我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可是现在不能再等了。你听到留言后，立即打电话到卢浮宫来找我。一整晚我都会在这里等你。我担心我们的处境都很危险。你需要知道很多东西。”

留言结束了。

索菲默默地站在那里，几分钟后才停止了颤抖。她琢磨着祖父的留言，猜测着他的真正意图，想到了一种可能：这是个圈套。

显然，祖父迫切地想见到她，并动用了一切伎俩。索菲对他更加厌恶起来。索菲怀疑是因为他患了绝症，而不择手段地让索菲去见他最后一面。如果真是这样，他找这样的理由倒是很聪明。

索菲没有打电话，也根本没有这个打算。但是现在，她的想法受到了质疑。祖父在其掌管的博物馆里被谋杀了，还在地板上写下了一串密码。

她可以肯定，这是为她留下的密码。

索菲虽然还不清楚密码的含义，但她肯定密码的神秘性本身就可以证明这是为她而留的。雅克·索尼埃是个密码、拼字游戏和谜语的爱好者，由他抚养长大的索菲自然对密码学充满了热情，并且在这方面颇具天赋。无数个星期天，他们曾在一起做报纸上的密码游戏和拼字游戏。后来，索菲将她的爱好变成了职业，成为了司法部门的一名密码破译员。

她再次逼问道："你和祖父计划在今晚会面，你们打算谈些什么？"

兰登摸不着头脑。"他的秘书安排了这次会面，但没有告诉我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也没问。"

索菲不接受这样的解释。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兰登说着，走到她的身后，"很显然，你的祖父试图告诉我们些什么。很遗憾，我帮不上什么忙。"

索菲从兰登低沉的声音中感觉到了他内心的遗憾。虽然他遇到了许多麻烦，但很显然，他希望助索菲一臂之力。

我们有共同点，索菲想道。

作为一名密码破译员，索菲的工作就是从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数据中提取出含义。今晚，索菲所能作出的最好猜测就是兰登拥有她迫切想得到的信息，无论兰登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索菲公主，去找罗伯特·兰登。祖父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了。索菲需要更多与兰登共处

的时间，需要思考问题的时间，需要与他一起破解这个谜团的时间。不幸的是，没有时间了。

索菲凝视着兰登，终于想出了个主意。“贝祖·法希随时都可能将你逮捕。我能帮你逃出博物馆。但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

兰登吃惊地睁大眼睛：“你想让我逃跑？”

“这是明智之举。如果现在法希逮捕了你，你就得在法国监狱呆上几个星期。与此同时，法国警署和美国大使馆会开始争论由哪个国家来审判你。但如果我们现在逃出去，设法逃到美国大使馆，美国政府就可以保护你的权利。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想办法证明你与这桩谋杀案无关。”

兰登毫不动摇。“算了吧！法希在每个出口都布下了警卫！就算我们不被打死，逃了出去，这也只会更让人觉得我是有罪的。你应该告诉法希，地上的信息是为你而留的，你祖父写下我的名字并不是为了告发我。”

“我会这样做，”索菲急切地说，“不过那要等你安全地进入美国使馆。使馆距这里只有一英里，我的车就停在博物馆外面。在这里与法希周旋几乎没有胜算。你没看到吗？法希将找出你的罪证作为今晚的任务。

“不错。就比如说逃跑！”

索菲毛衣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可能是法希。她把手伸进口袋，关掉了手机。

“兰登先生，”她急切地说，“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它将决定你的整个未来。地板上的文字显然不是你的罪证，但法希已经宣称你就是他要抓的人。你能找出他为你定罪的理由吗？”

兰登沉默了片刻，说道：“不能。”

索菲叹了口气，显然法希故意说谎。索菲无法想象这是为什么，但这不是眼前的问题。事实就是贝祖·法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在今晚将兰登投入大牢。

但是，索菲需要兰登。这样的两难境遇使索菲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得让兰登去美国大使馆。

法希急得像头困兽，在屋里踱来踱去。

“密码破译部门说什么？”科莱冒失地问。

法希转过身来：“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找到‘严酷的魔王’和‘瘸腿的圣徒’的出处。”

“就讲了这些？”

“不，还告诉我们他们刚刚确认那串数字是斐波那契数列，但他们怀疑那串数字并无含义。”

科莱迷惑了。“但他们已经派奈芙警官来告诉过我们了。”

法希摇了摇头：“他们没有派奈芙警官来。”

“什么？”

“局长说，接到我的命令后，他叫来全队的人看我电传过去的图片。奈芙警官赶来后，看了一眼索尼埃和密码的照片，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办公室。局长说，他没有对奈芙的行为产生疑问，因为她的不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不安？她没有看过死者的照片吗？”

法希沉默了片刻。“众所周知，索菲·奈芙是雅克·索尼埃的孙女。我原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局长也是在一名同事的提醒下才想起来的。”

科莱无言。

“局长说，奈芙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过索尼埃，这可能是因为她不想因为有这样一位有名的祖父而受到优待。”

无疑，她为那张照片感到不安。

一阵警报打破了博物馆的沉寂。警报声听上去是从艺术大画廊中传来的。

“警报！”一名警官看着卢浮宫安全中心的反馈信息，叫道。“艺术大画廊！男厕所！”

法希迅速转向科莱，问道：“兰登在哪里？”

“还在男厕所！”科莱指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小红点说道。“他一定打破了窗户玻璃！”科莱知道兰登不会走远。虽然，巴黎消防法规规定公共建筑离地十五米以上的窗户要安装可以打破的玻璃，以备火灾时人们逃生之用，但如果不借助钩子或梯子，从卢浮宫二楼的窗户跳出

去则无异于自杀。再说，德农馆最西端的下方既没有树也没有草可以起缓冲作用。厕所的下方，距卢浮宫外墙几米远，就是两车道的卡尔赛广场。“我的天哪！”科莱看着屏幕叫道：“兰登在向窗沿移动！”

这时，法希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从肩上的枪套里抽出马努汉MR93左轮手枪，冲出了办公室。

科莱仍大惑不解地盯着屏幕。小红点移动到了窗户的边缘，然后出人意料地移出了建筑的边界。

“我的天！”看着小红点迅速远离了建筑物边界，科莱吃惊得跳了起来。信号抖动了一阵，忽然停在了距建筑物约十码远的地方。小红点不动了。它停在卡尔赛广场的中心一动也不动。兰登跳了下去。

法希沿着艺术大画廊全速奔跑。这时，科莱的声音从无线电对讲机中传来，盖过了远处的警报声。

“他跳下去了！”科莱喊道，“我这里的显示表明信号已经到卡尔赛广场上去了！出了厕所的窗户！现在它一动也不动！天哪，兰登刚才自杀了！”

法希一边继续奔跑，一边埋怨着画廊太长。当法希最终举枪冲进男厕所时，科莱的声音完全被警报声淹没了。顶着刺耳的警报声，他扫视了一下这里。隔间都是空的。厕所里没有人。法希立即将目光转向了厕所尽头那扇被打碎的玻璃窗。他跑到玻璃缺口处，顺着窗沿向下望去，兰登已经无影无踪了。法希无法想象有人可以冒险表演出这样的特技。真的有人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那么他不死也得重伤。

警报声终于停了下来，法希又可以听见对讲机里的声音了。

“向南移动……更快了……正由卡鲁索桥横穿塞纳河！”

法希扭头向左看，只见卡鲁索桥上唯一的车辆是一辆拖挂着两节车厢的大卡车，它正朝南行驶，远离卢浮宫。车厢没有顶，上面覆盖着塑料布，整个卡车就像一台大吊车。法希恍然大悟。几分钟前，这辆卡车可能正停在厕所窗户的下方等红灯。

一次疯狂的冒险，法希想。

“红点改变方向了！”科莱叫道。“它向右转，上了圣佩勒斯桥。”科莱已通过无线电对讲机将警员调出了卢浮宫，派他们用巡逻车

追击。法希知道，一切都该结束了。几分钟内，他手下人就会将卡车包围。兰登无处可逃。兰登逃跑，罪名成立。

在距厕所约十五码远的地方，兰登和索菲站在艺术画廊的黑暗中。他们的背紧紧地靠着分隔厕所与画廊的隔板。当法希拿着枪从他们身边冲过，奔向厕所的时候，他们差点儿被发现。

六十秒之前的那一幕：

兰登站在男厕所里，拒绝为了莫须有的罪名而逃跑。索菲则看着窗户，审视着镶嵌在平板玻璃里的警报网。然后，她向下瞅了一眼，好像在估摸着厕所到地面的距离。

“瞄准一个小目标，你可以离开这里。”她说。

目标？兰登不安地朝窗外望去。

街道上，一辆拖着两节车厢的八轮大卡车正在窗户的正下方等待信号灯变色。卡车装载的巨大货物上松松垮垮地覆盖着蓝色的塑料布。

“把跟踪器拿出来。”

迷惑不解的兰登伸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找出了那个小金属扣。索菲拿过跟踪器，大步走向水池。她抓起一块厚厚的肥皂，把跟踪器放在上面，然后用拇指将跟踪器压入了肥皂。跟踪器嵌入肥皂后，她将洞口捏上，把跟踪器严严实实地封在了肥皂里。

索菲将肥皂递给兰登，从水池的下方取出一个圆柱形的垃圾桶。还没等兰登提出异议，索菲就抱着垃圾筒，像公羊一般向窗户冲去。她用垃圾桶的底部猛击窗户的中心部位，将玻璃砸碎。震耳欲聋的警报声响了起来。

“把肥皂给我！”索菲的声音在刺耳的警报声中依稀可辨。

兰登迅速地将肥皂递给她。

索菲拿着肥皂，看了看停在下面马路上的八轮卡车。目标是一块大而静止的塑料布，离建筑物的外墙还不到十英尺。信号灯即将变色的时候，索菲深吸了一口气，将肥皂向窗外扔去。

肥皂落向卡车，掉在塑料布的边缘，又滑到了货箱里面。

正在这时，绿灯亮了。

据说，在巴黎，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历史最为奇异。它是在一座古庙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那座古庙原先是为埃及女神爱塞丝而修建的，曾被作为许多秘密团体的地下集会场所。

今晚，圣叙尔皮斯那洞穴般幽深的中殿寂静得好似一座坟墓。傍晚人们焚香时残留的气味，是这里唯一的一丝生气。当桑德琳嬷嬷将塞拉斯领进教堂时，塞拉斯从她的举止中感觉到了不安。

桑德琳嬷嬷身材矮小，目光安详。“你第一次来这个教堂吧？”“以前没来过，我想这就是个罪过。”“白天时，她看上去更美丽。”

当塞拉斯在桑德琳嬷嬷的引导下沿着走道前行时，他为中殿的朴素感到惊讶。

这个样子正合我意，塞拉斯想。兄弟会的人就要翻船了，他们都将永沉海底。塞拉斯迫不及待地想开始执行他的任务，希望把桑德琳嬷嬷支开。虽然塞拉斯可以轻而易举地废了这个矮小瘦弱的女人，但他已经发过誓不在迫不得已时绝不使用暴力。

“真不好意思，我把您吵醒了。”

“没关系，反正我已经醒了。”嬷嬷说。这时，他们已走到了教堂的前排座位，距圣坛不足十五码远了。塞拉斯停住了脚步，转过庞大的身躯，面对着嬷嬷。他可以感觉到嬷嬷正畏惧地看着他那发红的眼睛。“嬷嬷，请原谅我的粗鲁。我不习惯走进教堂这样神圣的地方就四处闲逛。我想在参观前独自做一下祷告，您不介意吧？请您回去睡觉吧！我可以独自欣赏一下您的圣殿，然后自己离开。”

嬷嬷看上去很不安。“你肯定自己不会有种被遗弃般的孤独吗？”

“不会的。祷告是一个人享受的快乐。”

“那你就自便吧。”

塞拉斯看着桑德琳嬷嬷爬上了楼梯，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亲爱的上帝，我今晚的工作是为您而做的……

桑德琳嬷嬷蹲在圣坛上方的唱诗班站台的阴影中，透过栏杆，静静地注视着独自跪在下方的那个伪装的修道士。突然袭上她心头的恐惧使她难以平静。刹那间，她觉得这个神秘的来访者可能就是兄弟会提醒她要注意的敌人，可能今晚她必须执行多年来她一直肩负着的使命。她决定躲在黑暗中，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兰登和索菲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蹑手蹑脚地沿着空荡荡的艺术大画廊向紧急楼梯通道走去。

兰登低声问索菲："你认为地上的信息会不会是法希留下的？"

索菲头也不回地说："不可能。"

兰登知道她说得对。五角星、《维特鲁威人》、达·芬奇、女神以及斐波那契数列——这些线索的象征意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圣像研究者会把这称为一个连贯的象征系统。所有的一切结合得天衣无缝。

兰登皱起了眉头。啊，严酷的魔王！噢，瘸腿的圣徒！

"我们离楼梯口不远了。"索菲说。

"密码中的数字是否是破解另几行信息的关键呢？有这种可能吗？"兰登曾经研究过一系列培根的手稿，那里边记录的一些密码就为破译其他的密码提供了线索。

"一整晚，我都在想这些数字。加、减、乘、除，都得不出什么有含义的结果。从纯数学的角度来看，它们是随机排列的。这是一串乱码。"

"但它们是斐波那契数列的一部分。那不会是巧合。"

"当然不是巧合。祖父要借助斐波那契数列给我们一些提示——就像他用英语来书写信息、模仿他最喜爱的艺术作品中的画面和摆出五角星形状的姿势一样。这只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你知道五角星形状的含义吗？"

"知道。我还没来得及告诉过你，小时候，五角星在我和祖父之间有特殊的含义。过去，我们常玩塔罗牌，我的主牌都是五角星的。我知道那是因为祖父洗牌时作弊，但五角星成了我们之间的小笑话。"

兰登打了个冷战。他们玩塔罗牌？这种中世纪意大利的纸牌隐含着异教的象征体系，兰登曾在他的新手稿中花费了整章的篇幅来讲述塔罗牌。塔罗牌由二十二张纸牌组成，包括"女教宗"、"皇后"、"星星"等。塔罗牌原本是用来传递被教会封禁的思想的，现在的占卜者们沿用了塔罗牌的神秘特质。

塔罗牌用五角星花色来象征女神，兰登想道，如果索尼埃通过洗牌作弊来和小孙女逗乐，选择五角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们来到了紧急楼梯通道口，索菲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没有警报声，只有通往卢浮宫外面的门连着警报网。索菲领着兰登顺着Z字形的楼梯往一楼走。他们加快了脚步。

兰登一边急匆匆地跟上索菲的脚步，一边问道："当你祖父谈论五角星的时候，他有没有提及女神崇拜或对天主教会的怨恨？"

索菲摇了摇头。"我更倾向于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它——黄金分割、PHI、斐波那契数列那一类东西。"

兰登感到很惊奇："你祖父教过你PHI吗？"

"当然，黄金分割。"她有点儿害羞地说，"其实，他曾开玩笑说我有一半符合黄金分割……那是因为我名字的拼写方法。"兰登想了片刻，嘀咕着："so-PHI-e."

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哈佛，站在教室的讲台上讲解"艺术中的象征"，在黑板上写下他最喜爱的数字：1.618。

兰登转向台下众多求知若渴的学生，问道："谁能告诉我这是个什么数字？"

一个坐在后排的大个儿的数学系学生举起手："那是PHI。"

"说得好，斯提勒。"兰登说。

兰登在幻灯机上放上图片，解释说，PHI源于斐波那契数列——这个数列之所以非常有名，不仅是因为数列中相邻两项之和等于后一项，而且因为相邻两项相除所得的商竟然约等于1.618,也就是PHI。

兰登关上教室里的灯，说道："PHI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这显然不是巧合，所以祖先们估计PHI是造物主事先定下的。早期的科学家把1.618称为黄金分割。"

兰登说着，放出另一张幻灯片——列昂纳多·达·芬奇的著名男性裸体画《维特鲁威人》。这幅画画在一张羊皮纸上，羊皮纸已微微泛黄。画名是根据罗马杰出的建筑家马克·维特鲁威的名字而取的，这位建筑家曾在他的著作《建筑》中盛赞黄金分割。

"没有人比达·芬奇更了解人体的精妙结构。实际上，达·芬奇曾挖掘出人的尸体来测量人体骨骼结构的确切比例，他是宣称人体的结构比例完全符合黄金分割率的第一人。量一下你肩膀到指尖的距离，然后用它除以肘关节到指尖的距离，又得到了PHI。用臀部到地面的距

离除以膝盖到地面的距离，又可以得到PHI。再看看手指关节、脚趾、脊柱的分节，你都可以从中得到PHI。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离不开黄金分割的生物。”

兰登边走向黑板，边说：“让我们回到象征符号上面来。”他在黑板上画了个由五条直线组成的五角星。“这是本学期中你们将学习到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图形。五角星——古人称五芒星——在许多文化中被看作是神圣而神奇的。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斯提勒——那个数学专业的学生——又举起了手。“因为如果你画一个五角星，那么那几条线段会自动将它们自己按黄金分割的比率截为几段。”

兰登冲那小伙子点了点头，为他感到骄傲。“回答得好。五角星总是被作为美丽与完美的象征，并与女神和神圣的女性联系在一起。”

“大家注意，今天我们只提及了一点儿关于达·芬奇的内容，在本学期中我们还将对他作更多的探讨。列昂纳多确实以古老的方式信奉着女神。明天，我将会给你们讲解他的壁画《最后的晚餐》，这将是你们所见过的奉献给神圣女性的最惊人的杰作。”

“你自己说过的。”兰登兴奋得声音都颤抖了。“斐波那契数列的各项只有按顺序排列才有意义。”

索菲不解其意。斐波那契数列？她伸手从口袋中掏出祖父所留信息的打印稿，再次端详：

13—3—2—21—1—1—8—5啊，严酷的魔王！噢，瘸腿的圣徒！

“这被打乱的斐波那契数列是一条线索，”兰登边说，边接过打印稿。“这些数字是破译其他信息的线索。他将数列的顺序打乱，是想让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去破译信息中的文字部分。信息中的文字只是一些次序被打乱的字母。”兰登不再多言，从夹克衫的口袋中掏出一支钢笔，将每行的字母重新排列起来：O，Draconiandevil！(啊，严酷的魔王！)

Oh，LameSaint！(噢，瘸腿的圣徒！)

恰好可以被一字不差地拼成：

LeonardodaVinci！(列昂纳多·达·芬奇！)

TheMonaLisa！(蒙娜丽莎！)

半晌，索菲愣在楼梯上，完全忘记了要逃出卢浮宫的事儿。

她对这个字谜感到极为震惊，同时也为自己没有能够亲自破解信息感到万分尴尬。索菲精通复杂的密码分析，而这却让她忽略了那些简单的文字游戏，其实她知道她早就该破解出这则信息的。

“真难以想象，”兰登盯着打印稿说道，“你祖父在死前的几分钟内竟能想出这么复杂的字谜。”

祖父是不是想让她去看一看《蒙娜丽莎》？索菲现在才意识到，通往那间展厅的门距祖父的尸体只有二十米远。

索菲扭头望了一眼紧急楼梯通道，感到非常为难。她知道她应该立即将兰登带出博物馆，但她的本能却阻止她这样做。索菲意识到，要是祖父有秘密要告诉她，没有什么比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里更合适的地方了。

“我要回到上面去，”索菲大声宣布，她的声音在楼梯通道中回响。

“到《蒙娜丽莎》那里？”兰登反问道，“现在吗？那么还去大使馆吗？”

把兰登变成了逃犯，又把他抛下，索菲为此感到内疚，但她别无选择。她指着楼梯下方的一扇金属门，说道：“穿过那扇门，然后看那些亮着的出口指向牌。祖父过去就是从这里把我带下去。按照指向牌的提示，你会发现装着一个旋转栅门的安全出口。它单向旋转，通向宫外。”说着，她把车钥匙递给兰登，“我的车是一辆红色的‘都会精灵’，停在公务停车区。就在这堵墙的外面。你知道去大使馆的路吗？”

兰登看着手中的钥匙，点了点头。

“听我说，”索菲柔声说，“我想祖父在《蒙娜丽莎》那里给我留下了信息——关于杀人凶手的信息，或是能解释为什么我处境危险的信息，或是关于我家庭的信息。我必须去看看。”

“但如果他想告诉你为什么你处境危险，为何不直接写在地板上？为什么要做复杂的文字游戏？”

“无论祖父想告诉我些什么，他都不会愿意让旁人知道，甚至包括警察。”显然，祖父是想抓住主动权，把机密直接传达给她。“听起来

奇怪，”索菲说，“我认为他想让我赶在别人之前去看一看《蒙娜丽莎》。”

“我也去。”

“不！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人。你必须走。”

兰登犹豫不决。

“赶快走。”索菲的微笑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兰登先生，使馆见。”

兰登看上去有点儿不高兴。他严肃地答道：“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我才会见你。”

索菲愣了一下，吃惊地问：“什么条件？”

“除非你不再叫我兰登先生。”

索菲觉察出兰登的笑有点儿不自然，自己也笑不出来了。“祝你好运，罗伯特。”

兰登走在长廊中，怀疑他是否会随时从这场梦中醒来，索尼埃那设计巧妙的信息还留在他的脑海中，他想知道索菲是否会在《蒙娜丽莎》那里发现些什么。显然，她坚信祖父要让她再去看一次《蒙娜丽莎》。虽然她的想法看上去很合理，但兰登却为一个与此相反的想法困扰着。

公主：去找罗伯特·兰登。(P.S.FindRobertLangdon.)

索尼埃在地板上写下兰登的名字，让索菲去找他。为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他帮助索菲破解一个字谜？

好像并非如此。毕竟，索尼埃不会认为兰登擅长字谜游戏。我们素未谋面。更重要的是，索菲曾坦言她自己应该可以解开那个字谜。是索菲认出了斐波那契数列，毫无疑问，如果再花一点儿时间，她可以独立地破解密码。

索菲本应独立地破解密码。为什么要找我呢？兰登边走边思量着。为什么索尼埃的遗愿是让与他失和的孙女来找我？他认为我会知道些什么？

兰登忽然一惊，停下了脚步。他把手伸进口袋，猛地掏出那张电脑打印稿，瞪大眼睛盯着那最后一行信息：公主：去找罗伯特·兰登。(P.S.FindRobertLangdon.)

他的目光停在两个字母上：P.S.

那一刻，兰登感到索尼埃留下的所有令人费解的象征符号有了明确的意义。象征学和历史研究的意义顷刻间呈现出来。雅克·索尼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完全合理的解释。

兰登在脑海中快速地将所有符号的象征含义联系在一起。他转过身，看着来时的方向。

还有时间吗?

他知道这并不重要。他毫不犹豫地冲着楼梯跑了回去。

塞拉斯跪在前排的座位上，一边假装祷告，一边扫视着圣殿的结构布局。

塞拉斯扭头向教堂的南翼望去，看着座位那头的地面——遇害者们所描述的目标。

一根光滑而又细长的铜条嵌在灰色的花岗岩地面中闪闪发光——这条金线斜穿教堂地面。玫瑰线。

一座巨大的埃及方尖碑。

闪闪发光的玫瑰线在方尖碑的基石处向上转了个九十度的弯，顺着碑面继续向上延伸了三十三米，终结于石碑的尖顶处。玫瑰线，塞拉斯想，兄弟会的人将楔石藏在了玫瑰线的下面。

塞拉斯环视了一下教堂，又竖起耳朵听了听周围的动静，以确定周围是否真的没人。忽然，他好像听见唱诗班站台上有“沙沙”的响动。

他转过头，盯着那里看了好几秒钟，但什么也没看见。只有我一个人。

他这才起身，又向圣坛曲膝三次。接着，他向左转身，沿着铜线向北面的方尖碑走去。

此刻，在列昂纳多·达·芬奇机场，阿林加洛沙主教被飞机轮胎撞击跑道的震动惊醒了。

“欢迎您来到罗马。”飞机的扬声器里传来这样的语句。

五个月前，阿林加洛沙还在为这个宗教的前途而担忧，但现在，好像如有神助，出路自动呈现在他面前。如果巴黎那头的事态发展顺

利，阿林加洛沙很快就会拥有他想要的东西，那东西可以让他成为基督教界中最有权力的人。

索菲气喘吁吁地来到国家展厅的那扇大木门外——这就是收藏《蒙娜丽莎》的地方。她忍不住向大厅方向望去，在大约二十码远的地方，祖父的尸体静静地躺在聚光灯下。

她忽然感到深深的悔恨——那是一种伴随着负罪感的悲伤。

索菲伸手推开了那扇巨大的木门，入口展现在她的眼前。

索菲还没有进入展厅，就想起她忘了带一样东西。黑光灯。

索菲深吸了一口气，急匆匆地走到被灯光照得通亮的谋杀现场。她不忍将目光投向祖父，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寻找PTS工具上。她找到了一支小巧的紫外线笔，将它放入毛衣的口袋中，又匆忙沿着画廊向国家展厅那敞开的大门走去。

索菲刚转身跨过门槛，就意外地听见展厅中有低沉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正离她越来越近。里面有人！在如雾一般的红色灯光中忽然出现了一个鬼影。索菲吓得倒退几步。

“你来了！”兰登嘶哑的声音打破了恐怖的气氛，他那黑色的身影滑到索菲跟前，停了下来。

索菲松了口气，又担心起来：“罗伯特，我让你离开这里！如果法希——”

“索菲，听我说。”兰登屏住呼吸，用蔚蓝色的眼睛凝视着索菲。“你知道字母P.S.……的其他含义吗？一点儿也想不起来吗？你祖父是否曾经以其他的方式用过它？比如说作为写在文具或私人物品上的花押字？”

这个问题让索菲颇感震惊。兰登怎么会知道？索菲确实曾经见过首字母缩写P.S.被用作花押字。那是在她九岁生日的前一天，她悄悄地在家四处寻找被藏起来的生日礼物。祖父今年会送给我什么呢？他把它藏哪儿了？

索菲走向祖父的书桌，将抽屉一一打开，仔细地翻看。这里一定有为我而藏的东西！可她一直没有看到玩具娃娃的影子。她沮丧地打开最后一个抽屉，翻动着一些祖父从来没有穿过的黑衣服。正当她要

关上抽屉的时候，她看见在抽屉的深处有一样闪闪发光的东西。这东西看上去像一根怀表链。

索菲小心翼翼地从抽屉中把这条链子取出，并惊奇地发现链子末端还挂坠着一把金钥匙。金钥匙沉甸甸的，闪闪发光。索菲恍恍忽忽地握住这把与众不同的钥匙。大多数钥匙都是扁平的，钥匙边参差不齐，但这把钥匙却呈三棱柱形，上面布满小孔。金色的大钥匙柄呈十字形，但交叉的两条线段一样长，像一个加号。在十字的中心镶嵌着一个奇特的标志——两个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字母和一朵花的图案。“P.S.。”索菲皱着眉头轻声念道。这到底是什么呢?

“索菲？”祖父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索菲吓得一愣，钥匙“当”的一声掉落在地。她盯着地板上的钥匙，不敢抬头看祖父。“我……在找我的生日礼物。”索菲低着头说，她知道自己辜负了祖父的信任。

祖父走了进来。“索菲，你应该尊重别人的隐私。”祖父蹲下身，轻轻地拿起钥匙，“这把钥匙很特别，要是你把它弄丢了……”

“那是用来开什么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钥匙。真漂亮。”索菲忍不住要问。

祖父沉默了许久。最后，他终于开口说道，“它是用来开一个盒子的，在那盒子里藏着我的许多秘密。”“我看见钥匙上有两个字母，还有一朵花。”

“那是我最喜欢的花。它叫法国百合。我们的花园中就有，白色的那种。英语中叫‘lily’。”

“我知道那种花！那也是我最喜欢的！”

“那么我们做个交易。”祖父扬起眉头——这是他向索菲提出挑战时的一贯表情。“如果你保守这个秘密，再也不向我和任何人提起这把钥匙，有一天，我会将它给你。”

索菲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会把它给我？”

“我发誓。到时候，我会把钥匙给你。那上面有你的名字。”

索菲皱起眉头：“不，那上面没有。那上面写的是P.S.，不是我的名字。”

“索菲公主(PrincessSophie)。”祖父呵索菲痒。

兰登不解地望着她，说道：“你见过这个首字母缩写吗？”

索菲点了点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看到过一次。”

“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索菲犹豫了一下，答道：“在一件对祖父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上。”

兰登盯着索菲，“索菲，这很关键。这个缩写字母旁边是否还有其他标志？是否有一朵法国百合？”

索菲惊讶得倒退了两步，“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兰登呼了口气，压低声音说，“我非常肯定你祖父是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一个古老而隐秘的教会。”

索菲觉得心被揪得更紧了。她也可以肯定这一点。十年来，她一直想忘记那个能确认这一事实的事件。她目睹过一件出人意料的、让人无法原谅的事。兰登说：“法国百合和P.S.放在一起，是他们的组织标志，是他们的徽章和图标。”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索菲真不希望兰登回答说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我曾经写过有关这个组织的书，”兰登兴奋得声音都有些颤抖，“秘密团体的标志是我的一个研究方向。它自称‘郁山隐修会’。它以法国为基地，有实力的会员遍及欧洲。实际上，它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秘密团体。”

索菲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

兰登已加快了语速：“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是隐修会的成员，像波提切利、牛顿、雨果等。”他顿了一下，“还有列昂纳多·达·芬奇。”他的话语中饱含着对学术研究的热情。

索菲盯着兰登：“达·芬奇也是秘密团体的成员？”

“1510年到1519年，达·芬奇担任大主教主持隐修会的工作。这也正是你祖父酷爱列昂纳多的作品的原因。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是教会的兄弟。他们都酷爱女神圣像学，信仰异教、女神，蔑视天主教。对于隐修会信奉神圣的女神，有详细的历史记载。”

“你是说这个团体是异教女神狂热崇拜者的组织？”

“很像异教女神狂热崇拜者的组织。但更重要的是，据说他们保守着一个古老的秘密。这使得他们有无比巨大的力量。”

虽然兰登的眼神无比坚定，但索菲打心眼儿里怀疑这种说法。一个秘密的异教狂热崇拜者组织？曾以达·芬奇为首？这听起来十分荒唐。她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十年前的那个夜晚——她无意的早归让祖父惊讶万分，她看到了那令她至今无法接受的事实。难道这就是为什么——

“还活着的成员的身份是机密，”兰登说，“但你小时候所见到的P.S.和法国百合图案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它只可能与隐修会有关。”

“我可不能让他们把你抓走，罗伯特。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谈。你必须离开这里！”

楔石藏在玫瑰线下。在圣叙尔皮斯方尖碑的基座处。所有隐修会的成员都这么说。

塞拉斯跪在地上，双手在石块铺就的地面上摸索着。他没有发现哪块地砖上有表明可以移动的裂纹或标记，于是就开始用指关节敲击地面。他沿着铜线敲击着方尖碑附近的每一块地砖，最后终于发现有一块地砖的回音与众不同。

地砖下是空的！塞拉斯笑了起来，看来他杀的那几个人都说了实话。

他站起身来，在圣殿里寻找可以用来撬开地砖的东西。

桑德琳嬷嬷蹲在塞拉斯上方那高高的唱诗班站台上，屏住了呼吸。她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这个来访者的身份与他的表象不符。这个神秘的天主事工会的僧侣另有所图。

法希打开手机菜单，调出新近拨出的号码，找到了兰登拨的那个电话。

一个巴黎的交换台，接着是三位数密码454。法希重拨了这个号码。铃声响了起来，法希等待着。

终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您好，索菲·奈芙。”那是录音留言，“我现在不在……”

兰登已经向索菲表明他根本就不打算离开，他和索菲一起向国家展厅深处走去。在距离《蒙娜丽莎》还有二十码的时候，索菲打开了

紫外线灯。

兰登走在索菲身边，为能与伟大的艺术作品面对面而兴奋不已。

最近，兰登刚与一群人分享了《蒙娜丽莎》的秘密。这群人的身份出人意料——他们是埃塞克斯县监狱的囚犯。

兰登将《蒙娜丽莎》的图片投射到图书馆的墙壁上，说道，“你们可以发现蒙娜丽莎身后的背景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兰登指着这明显的差异说：“达·芬奇将左边的地平线画得明显高于右边的地平线。他把左边乡村景色的地平线画得低一些，这样就使得蒙娜丽莎的左侧看上去比右侧大一些。这是达·芬奇开的小玩笑。历史上，人们曾给男女指定了方位——左边代表女性，右边代表男性。因为达·芬奇是女性主义的信仰者，所以他让蒙娜丽莎从左边看上去更庄重美丽。”

“我听说达·芬奇是个同性恋男人，”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小个子男人说。兰登不得不承认，“虽然历史学家们通常不提，但达·芬奇确实是一个同性恋者。”

“这就是他全身心投入女性崇拜中的原因吗？”

“达·芬奇也赞同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和谐。他相信，只有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共存，人的心灵才能被照亮。”

“祖父在这里。”索菲突然在距《蒙娜丽莎》只有十英尺处蹲下身来。她将紫外线灯指向地板的一点。

起初，兰登什么也没看见。当他在索菲身边蹲下后，发现地板上有一小滴已经干掉的感光液体。墨水？忽然他意识到紫外线灯的用处。血！他激动起来。索菲说得对，雅克·索尼埃死前确实来过这里。

“他不会无缘无故地来到这里，”索菲轻声说着站起身来。“我知道他一定给我留下了信息。”她大步走到《蒙娜丽莎》跟前，用灯照亮画的正前方。她将光束在画前的地板上来回晃动。

正在这时，兰登发现《蒙娜丽莎》前面的防护玻璃框上有一个模糊的紫色亮点。兰登抓住索菲的手腕，将光束向上移，指向《蒙娜丽莎》本身。

两人都愣住了。

在蒙娜丽莎脸部前方的防护玻璃上，有六个潦草的单词闪着紫色的光。

“隐修会，”兰登低声说，“这证明你的祖父是隐修会成员。”

索菲大惑不解地望着他：“你看得懂？”

“一点都不差。”兰登点头说着，思绪万千。“这宣扬了隐修会的最基本理念。”

索菲困惑地看着蒙娜丽莎脸上那潦草写就的信息：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

兰登解释说：“索菲，隐修会违规崇拜女神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早期基督教中的强权男性散布贬低女性的谣言惑众，唆使大众偏爱男性。”索菲看着那几个单词，保持沉默。

“隐修会认为，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男性继位者们通过将女性神灵邪恶化的宣传活动，成功地将基督教转变为男性统治的宗教，将女神的地位从现代宗教中抹去了。”

索菲还是将信将疑，“祖父让我到这里来发现这些文字，他一定不仅仅想告诉我这些。”

兰登明白她的意思，她认为这又是一个密码。兰登无法立即判断出这里面是否还有其他什么意义，他的注意力还在那清晰明了的字面意义上。

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他想，的确是很黑暗。

不可否认，现代的基督教为当今麻烦重重的世界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但它却有一段充满欺骗和暴力的历史。他们对异教和女性崇拜宗教组织的残忍圣战延续了三个世纪，采用的手段既鼓动人心，同时又是耸人听闻的。

由天主教裁判所发行的《巫婆之锤》无疑堪称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出版物。它向人们灌输“自由思考的女人们给世界带来威胁”的思想，并教导神职人员如何去识别、折磨并消灭她们。教会所指认的“女巫”包括所有的女学者、女神职人员、吉普赛女人、女巫师、自然爱好者、草本采集者以及任何“涉嫌与自然世界协调一致的女性”。助产士们也被杀害，因为她们用医学知识来缓解分娩的疼痛被视为异教徒的做法———教会声称，生育的痛苦是上帝为夏娃偷食禁果而给予她的正当惩罚，这样生育和原罪的思想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追捕女巫的三百年中，被教会绑在柱子上烧死的女性多达五百万。

女性曾被认为对文明开化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发挥了与男性同等的作用，但世界各地的神庙却将她们抹去了。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没有女性神职人员。就连每年产生春季生殖力的神圣婚礼——巴比伦生殖神塔模斯教派的宗教礼仪，即男女通过肉体上的结合实现心灵的融合——也被视为是羞耻之举。

“罗伯特！”索菲的低语将兰登从沉思中唤醒。“有人来了！”

兰登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在向这里逼近。

“到这儿来！”索菲熄灭了紫外线灯，消失在兰登的视线中。

好几秒钟，兰登两眼一片漆黑。“站住！”那个人站在门口叫道。卢浮宫的保卫人员举枪进入国家展厅，用枪口直指兰登的胸口。

兰登本能地将双手高举过头。

圣叙尔皮斯教堂中，塞拉斯从圣坛上取下烛台，走回方尖碑前。烛台架正好可以用来敲碎地砖。塞拉斯瞅了瞅那块下面有空洞的大理石地砖，意识到要想敲碎它而不发出声音是不可能的。

当他脱下披风时，羊毛纤维刺痛了他背部的新伤口。

此时，塞拉斯赤裸着身体，只系着一根腰带。他将披风包在铁棒头上，然后瞄准那块地砖的中心，将铁棒砸了下去。一声闷响。地砖并没有破。他又砸了一下。这次的闷响伴随着石块开裂的声音。当他砸到第三下时，地砖终于碎了，碎石片纷纷落入下面的空洞中。

一个隔层！塞拉斯迅速地拨开残留在洞口的碎石，向空洞里张望。他跪在那里，热血沸腾，将赤裸的白手臂伸进了洞里。

起先，他什么也没有摸到。隔层是空的，只有光溜溜的石头。他又向深处摸去，在玫瑰线的下方，他摸到了些什么！一块厚厚的石板。他抓住石板边缘，轻轻地把石板抬了出来。他站起身来，仔细地打量自己的发现，只见这是一块边缘粗糙、刻着文字的石板。

塞拉斯定睛看那文字，颇感惊奇。他本以为这上面会刻着一幅地图，或一系列复杂的指令或是一串密码，但实际上石板上所刻的文字再简单不过了：Job38：11

《圣经》中的一节？《约伯记》第三十八章，十一节。

他低头看着闪光的玫瑰线，忍不住笑了起来。圣坛上支着一个金光闪闪的书架，书架上放着一本巨大的皮革封面的《圣经》。

在一片死寂中，桑德琳嬷嬷离开了唱诗班站台，快速返回她的房间。她趴在地上，从木板床下摸出一个信封，拆开了封口。那个信封是她三年前就藏到那里的。

打开信封后，她发现了四个巴黎市内的电话号码。

她用颤抖的手开始拨打电话。

楼下，塞拉斯将石板放到圣坛上，迫不及待地伸手去取《圣经》。当他翻阅书页时，那细长而苍白的手指渗出汗来。他从“旧约”部分翻出了《约伯记》，又找到了第三十八章。他一边用手指顺行向下指，一边猜想着他将会看到的文字。

找到了第十一节，可那里面只有七个词。他不解地重读了一遍，感到大事不妙。这一节中只写着：你将到此，但切莫前行。(HITHERTOSHALTTHOUCOME，BUTNOFURTHER.)

保安人员克劳德·格鲁阿尔站在《蒙娜丽莎》前，看着这个被制服的俘虏无比愤怒。

格鲁阿尔拔出腰间的对讲机，大声请求派人支援。但对讲机中只有嘈杂的静电干扰声。这间展厅中附加的安全装置总是对保安人员的通讯产生干扰。我必须到门口去。格鲁阿尔一边用枪指着兰登，一边向门口退去。刚退出几步，他察觉到了些什么，停了下来。

在展厅的中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幻影。“什么人？”格鲁阿尔大喝道，又极度紧张起来。

“PTS。”那个女人镇静地回答，晃动着紫光灯，扫视着地面。

科技警察(PoliceTechniqueetScientifique)。格鲁阿尔冒出了冷汗。

“你叫什么名字？”直觉告诉格鲁阿尔，此事蹊跷。“快说！”

“我叫索菲·奈芙。”那人用法语平静地回答。索菲·奈芙？这不是索尼埃孙女的名字吗？就算她是索菲·奈芙，也不能信任她，因为格鲁阿尔已经听说索尼埃和孙女的关系决裂了。

“你知道我是谁，”那个女人大声说道，“罗伯特不是凶手。请相信我。”

克劳德·格鲁阿尔可没打算把她的话当真。我需要支援！他又听了听对讲机，里面还是静电干扰声。他离出口还足有二十码，他仍用枪指着趴在地上的兰登，向后退去。

索菲站在展厅的那头，额角直冒冷汗。她特意用紫外线灯扫视达·芬奇的另一幅作品。她扫视了画前的地板，画周围的墙壁以及油画本身，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她正在审视的这幅油画有五英尺高，上面画的是坐在那里抱着婴儿耶稣的圣母玛丽娅、施洗者约翰和站在峭壁上的乌列天使。

索菲听见格鲁阿尔又在通过对讲机请求支援了。

快点想！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蒙娜丽莎》防护玻璃上的潦草字迹：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眼前的这幅画前却没有可供写信息的防护玻璃，而索菲知道祖父绝不会直接在画上写字而损坏艺术品的。她愣了一下。至少不会在正面。

可能在画后面吗?

很快，索菲就意识到自己想错了。油画背后一片空白。

等一等。索菲突然看见在靠近油画底部的木框上，有一个金属物发出耀眼的光。那个东西很小，嵌在木框与画布的空隙中，还拖着一条闪光的金链。

索菲极为震惊，那正是挂在那把金钥匙上的链子。钥匙柄呈十字形，上面还刻着法国百合的图案和首字母缩写P.S.，这是索菲九岁以后第一次重见它。那一刻，索菲仿佛听见祖父的鬼魂在她耳边低语：有一天，我会将它给你。索菲的喉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祖父死了，还不忘履行他的诺言。她听见祖父在说，它是用来开一个盒子的，在那盒子里藏着我的许多秘密。

索菲这才明白过来，今晚的那些文字游戏都是为这把钥匙而设的。祖父被害时，还带着那把钥匙。他不想让钥匙落入警方手中，所以将它藏到了这里，并精心设计了“寻宝”的密码，以确保索菲——也只有索菲——可以发现它。

“请求支援！”格鲁阿尔喊道。

索菲从油画背后拿起钥匙，将它连同紫外线灯一起放入口袋的深处。

“请求支援！”格鲁阿尔再次大喊道。只有静电的干扰声。

他无法与别人取得联系，索菲可以肯定。格鲁阿尔快步走出了展厅大门，这时索菲意识到她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再走几米，格鲁阿尔暗暗告诫自己，要把枪端稳。

“别动！否则，我就毁了它！”那个女人的声音在展厅中回响。

格鲁阿尔循声望去，停住了脚步。“我的上帝呀，不！”

透过那雾蒙蒙的红色灯光，他看见那个女人已经将大幅油画从吊绳上取下，支在她面前。那五英尺高的画几乎把她整个人都挡住了。起先，格鲁阿尔感到惊异——为什么吊绳上的电线没有接通警报呢？接着，他想起来今晚艺术展厅的警报系统还没有重新启动过。她在干什么！

格鲁阿尔看着眼前的一切，惊讶得血液都要凝固了。

画布中间开始鼓了起来，那勾勒圣母玛丽娅、婴儿耶稣和施洗者约翰的细致线条开始扭曲了。

“不！”格鲁阿尔看着达·芬奇的无价画作被这样折腾，惊恐地叫道。他可不能对着达·芬奇的作品打一枪！

“把你的枪和对讲机都放下，”索菲用法语平静地说道，“否则我将用膝盖顶破这幅画。”

格鲁阿尔不知所措。“求你……不要。那是《岩间圣母》！”他把枪和对讲机扔在了地上，把手举过头顶。

“谢谢，”索菲说道，“现在照我说的做，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几分钟后，当兰登和索菲逃到紧急楼梯通道里时，兰登的心还在狂跳。

桑德琳嬷嬷拨通了前三个号码，得到的结果却非常可怕———三个联系人都死了。现在，她又拨通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的电话号码。只有在她找不到其他三个联系人时，才可以拨打那个号码。电话接通的是对方的留言机，留言机并没有说机主的姓名，只是让对方留言。

“地砖已经被打碎了！”她又补充解释道，“其他三个人都死了！”

桑德琳嬷嬷并不知道她要保护的那四个人是谁，但她知道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打开藏在床底下的那个信封。

那个没有露面的人捎信给她说，地砖一旦被打破，就说明上层组织遭到了破坏。我们其中的一个人受到了生命威胁，并被迫说了一个谎。你就拨打这些电话，提醒其他人。千万要帮我们办成。

“把电话挂了。”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桑德琳嬷嬷惊恐地转过头，看见了那个身材魁梧的僧侣正手握着烛台站在门口。她颤抖着挂上了电话。“告诉我楔石藏在哪里。”

“我不知道。”桑德琳嬷嬷一脸坦诚，“他们保守着那个秘密。”

那人上前几步，手里紧紧地握着铁烛台。“你是这个教堂的修女，为什么要为他们服务？”

“耶稣只传达了一个旨意，”桑德琳嬷嬷大胆地说，“天主事工会没有传达那个旨意。”

僧侣的眼中突然燃起了熊熊怒火，他冲上前去，以烛台当棍棒，猛抽桑德琳嬷嬷。桑德琳嬷嬷倒下了。

索菲和兰登逃出卢浮宫，跑进巴黎的夜色中。

索菲一边驾车，一边惦记着口袋里的那把钥匙。

这么多年来，她很少想起这把钥匙，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向她揭示出祖父本性的是另一把钥匙——比眼下的这把要普通得多的钥匙。

她到达戴高乐机场的那天下午，天气暖洋洋的。她从英国的研究生院提前几天回家度春假，正迫不及待地想告诉祖父她新学到的加密方法。

当她赶到巴黎的家中时，却发现祖父不在家。他的车被开走了。现在是周末。雅克·索尼埃不喜欢在城市中开车，他驾车只会去一个地方，那就是他那位于巴黎北面的诺曼底的度假别墅——那是一座用古老的石块搭建成的大房子，坐落在山腰上的树丛中。

当她到达别墅时，刚刚十点多钟，看到屋里还闪烁着灯光时非常兴奋。随即，她的兴奋之情又被惊异所取代，因为她看见车道上停满了汽车——奔驰、宝马、奥迪，还有罗尔斯·罗伊斯。

索菲迫不及待地想给祖父一个惊喜，于是她急匆匆地来到前门。可是，前门却锁着。她敲了敲，没人应答。她迷惑不解地转到后门，推了推，后门也锁着。没有人开门。

索菲急匆匆地赶到房子的侧面，爬上了一个木材堆，将脸紧紧地贴在客厅的窗户上。她简直无法理解她所看到的景象。整个一楼楼面都空荡荡的。

索菲的心怦怦直跳，她跑到柴房里，从引火柴底下取出祖父藏在那里的备用钥匙。她跑到前门，开锁进屋。当她走进空空如也的客厅时，安全系统控制板上的红灯闪烁了起来——那是在提醒来访者在十秒钟之内输入正确的密码，否则警报就会被拉响。

索菲迅速地键入了密码，不让警报拉响。她再往里走，发现整幢房子，包括楼上，都空无一人。

就在那时，索菲听见有声音传来。

索菲转身扫视了一下客厅，将目光锁定在那块皇宫挂毯上———那是祖父最喜爱的古董，但今天它是整幢房中惟一挪了位的东西。它原本是挂在火炉边的东墙上的，但今晚它却被拉到了挂竿的一边，把原本被挡住的墙壁暴露在外。

索菲朝那堵空白的木质墙壁走去，她感到赞歌的声音响了一些。她犹豫了一下，将耳朵贴近木墙。这下，声音变得很清晰。那些人一定是在唱赞歌……这堵墙后面有隔间！

索菲摸索着墙壁，发现了一个凹陷的、制作精致的扣指处。一扇滑门。索菲的心怦怦直跳，她将手指扣入那个小槽，移开了滑门。厚重的滑门悄无声息地向两侧移开了。赞歌在眼前的这一片黑暗中回响。

索菲闪进门内，站在了用石块搭建而成的盘旋而下的楼梯上。她小时候就常来别墅，可从来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楼梯通道！沿着楼梯，越往下走，空气就越凉，人声也越清晰。

地下室实际上是一个洞穴，是掏空了山坡上的岩体而形成的洞室。惟一的光源是墙上的火把。在那闪亮的火焰中，大约有三十个人围成一圈，站在洞室的中间。

洞室里的每个人都戴着面纱。女人们穿着白色的游丝长袍，穿着金黄色的鞋子。她们的面纱是白色的，她们手握着金黄色的宝珠。男人们则穿着黑色的及膝短袖衣，戴着黑色的面纱。他们前后晃动着身体，充满敬意地对身前地板上的一样东西唱着赞歌……索菲看不见那是什么东西。

赞歌的曲调舒缓了下来，接着又渐渐激昂起来，最后节奏加快，非常高亢。那些人向前迈了一步，跪倒在地。那一刻，索菲终于看到

了他们注视的东西。在她吓得倒退几步的同时，那场景也永远留在了她的记忆中。她感到强烈的恶心，站起身来，抓着墙上的石块，顺着楼梯往回走。

那天晚上，她感到生活的理想由于亲人的背叛而被打碎了。她收拾了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家。她在餐桌上留下了一张纸条：去过那里了。不要来找我。

“索菲！”兰登打断了她的回忆，“停车！停车！”

索菲这才回过神来，猛地踩下刹车，将车停了下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兰登指向前方那长长的街道。索菲举目望去，心都凉了。前面一百码处，几辆警署的车斜堵在了十字路口，其意图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封住了加布里埃尔大街！

索菲的“都市精灵”与大使馆和领事馆飞速地擦肩而过，穿越了使馆区，最后冲上一条人行道，右转返回到宽阔的香榭丽舍大街。

索菲一手操纵着方向盘，一手在毛衣口袋中摸索。她拿出了一个金属小玩意儿，递给兰登。“罗伯特，你最好看看这个。这是祖父留在《岩间圣母》后面的。”

兰登急切地接过那个东西，仔细端详起来。它是十字形的，沉甸甸的。兰登感觉自己仿佛拿着一个微型的坟前十字架——那种插在墓前，用来纪念死者的十字桩。但他又注意到，十字形钥匙柄下的钥匙身是三棱柱形的，上面随机排列着上百个精致的小洞。

“这是一把激光塑模的钥匙，”索菲告诉他，“锁上的电子孔会读取钥匙身上小洞的排列信息。”

“看看另一面，”索菲将车开过一个十字路口，驶入另一条街道。

兰登将钥匙翻转过来，变得目瞪口呆，只见那十字形钥匙柄的中心刻着法国百合的花样和首字母缩写P.S.！“索菲，”他说，“这就是我说过的那个图案，这是郁山隐修会的标志。”

索菲点了点头：“我说过，我很久以前就见过这把钥匙。祖父让我不要再提起它。他告诉我这把钥匙可以打开一个盒子，盒子里藏着他的许多秘密。”

雅克·索尼埃这样的人会保守什么样的秘密呢？兰登想到这个问题，不禁打了个冷战。“你知道它是用来开什么的吗？”

索菲看上去很失望：“我希望你会知道。”

兰登不说话了，只是翻动、打量着手中的十字形钥匙。

“它看上去与基督教有关。”索菲接着说。

兰登无法确认这说法是否属实。钥匙柄并不是传统的基督教十字形，而是一个正方十字形———像交叉的两条线段那样长。这种符号的诞生比基督教的成立早了一千五百年。传统的基督教十字形源于罗马的一种刑具，但正方十字形则完全与此无关。兰登总是惊奇地发现，很少会有基督教徒知道他们的象征符号的名称反映了一段暴力的历史：英文单词十字架“cross”、十字形“crucifix”源于拉丁文“cruciare”，而这个单词就表示“酷刑”、“折磨”。

“索菲，”兰登说道，“据我所知，这种正方十字形被视为‘和平’的十字。它的外形使得它不可能被用做刑具，交叉的两条线段一样长，暗含着男女自然融合的寓意。它的象征意义与隐修会的思想是一致的。”

索菲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你不知道它是用来开什么的吗？”

兰登皱了皱眉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好吧，我们必须把车停了。”索菲对车后镜看了看，“我们必须找个地方来想想这钥匙到底是用来开什么的。”

索菲加快了车速，兰登凭直觉知道她又在构想一个计划。

当行驶到环行公路时，索菲又看了看车后镜。“我们暂时甩掉了他们，”索菲说，“但如果我们不下车的话，不出五分钟他们又会发现我们了。”

那就偷一辆车，兰登暗自思忖，反正我们是罪犯。

索菲踩下油门，将车开上环行公路。“相信我。”

兰登没有回答。“相信”让他今晚遇到了太多的麻烦。他拉起夹克衫的袖子，看了看表，那是一块珍藏版的米奇老鼠手表，是兰登十岁生日时父母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表明的时间：2:51A.M.。

“有趣的手表。”索菲边说，边让车顺着环行公路拐了一个逆时针的大弯。

“说来话长。”兰登把袖口拉了下来。

“我想也是。”她冲兰登一笑，把车开下了环行公路，又继续向北开去，离开了市中心。他们穿过两个亮着绿灯的十字路口，来到第三个十字路口时，他们向右急转弯，驶上了梅尔歇布大道。他们已经离开了豪华的三车道使馆区，驶入了稍稍有点儿昏暗的工业区。索菲向左来了个急转弯，几分钟后，兰登方才辨认出他们的方位：拉查尔火车站。

还没等兰登问这是怎么回事，索菲已经跳下了车。她急匆匆地跑到一辆出租车的窗前，和司机交谈起来。

当兰登跳下车时，看见索菲正将一大叠现金交给出租车司机。司机点了点头。令兰登大惑不解的是，司机并没有带上他们，而是自个儿把车开走了。

“怎么了？”兰登跨上路沿，站到索菲跟前。这时那辆车已经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索菲又向火车站入口走去。“来，我们买两张票，搭下一班车离开巴黎。”

到列昂纳多·达·芬奇国际机场来接阿林加洛沙的司机开来的是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菲亚特小轿车。

阿林加洛沙裹着黑色长袍，爬到车的后座上，准备开始前往岗道尔夫堡的漫长旅途。五个月前他已经去过一次了。

五个月前，梵蒂冈城打来电话，让阿林加洛沙立即到罗马来，但没有作任何的解释说明。

阿林加洛沙怀疑，这次神秘的聚会是为了让主教和其他梵蒂冈的官员有一个机会，展示天主事工会最近的一项杰作——他们完成了纽约总部的建设。阿林加洛沙像许多保守派的神职人员一样，并不是现任天主教会管理层的衷心拥护者，新教皇上任的第一年，他们就忧心忡忡地观望着教会的发展。教皇并没有因为他的当选来得突然而表现谦逊，他立即与基督教最高管理组织一起准备采取行动。新教皇获取了枢机团中革新力量的支持，宣布他任期中的使命是“恢复梵蒂冈楔石的活力，使天主教适应第三个世纪”。

阿林加洛沙担心这恐怕意味着新教皇会自以为可以重写上帝的旨意，将那些认为天主教戒律已经不合时宜的人重新吸引回来。

那座16世纪的古堡岗道尔夫堡不仅是主教的避暑山庄，而且也是梵蒂冈天文台———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台的所在地。它的外形轮廓十分引人注目，那一排防御用的城墙，与它坐落在崖边的险要位置共同展现出古堡的威严。

阿林加洛沙跟随着接待人进入了城堡的前厅。

顶楼的走廊很宽阔，两旁有许多房间。它通往一扇挂着铜牌的橡木门，铜牌上写着：天文学图书馆。

走向那扇门的时候，阿林加洛沙主教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将会听到怎样令人震惊的消息，也想象不到那消息将引起怎样的连锁反应。

圣拉查尔火车站和其他的欧洲火车站没有什么两样。

索菲把兰登带到购票窗口前，说道："用你的信用卡买两张票。"

"我想使用信用卡会为警察的追捕提供线索。"

"一点儿不错。"

兰登已决定不在索菲·奈芙面前显示聪明了。他用Visa卡买了两张去利立的车票交给索菲。

索菲将兰登领向站台。站台上响起了熟悉的报时声，闭路广播中播报着开往利立的特快即将发车的消息。但是，索菲却挎着兰登的胳膊，领着他往相反的方向走，来到了车站西侧一条僻静的街道上。

一辆出租车在等候着。司机看见索菲，打亮了车灯。

索菲跳上车的后排座位，兰登也随后钻进车内。

出租车开始在克里希街上平稳而单调地行驶，兰登这才感觉他们真正逃脱了追捕，几辆警车正朝着相反方向驶去。索菲和兰登低下身，直到警报声渐渐消失。

兰登将那把十字形的钥匙举到窗边，再次端详。"它闻上去像被用清洁剂擦洗过。"兰登把钥匙放到鼻子前面嗅了嗅，"另外一面味道更浓。你还带着紫外线灯吗？"

索菲将手伸进口袋，掏出了紫外线灯。兰登接过灯，打开开关，照了照钥匙背面十字形较宽的那条边。

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钥匙背面立即显现出了文字。那文字匆匆写就，但仍可以辨认：豪克斯街24号。

索菲转向司机，身体前倾，兴奋地问："您知道豪克斯街吗？"

司机想了想，点点头。索菲让他立即开到那里去。她又回想起十年前自己在地下洞室目睹的那个秘密仪式，长长地叹了口气。"罗伯特，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她顿了顿，看着兰登。这时出租车开始向西行驶。"但首先，请把你对郁山隐修会的了解全部告诉我。"

兰登点点头，开始说道："1099年，一个叫戈弗提的国王攻占了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创建了郁山隐修会。"

索菲点了点头，聚精会神地听着。

"据说，戈弗提国王继承了一个具有极大威力的秘密——从基督时代起这个秘密就在他的家族中世代流传。国王怕他死后秘密失传，就指定了一个秘密的教会组织——郁山隐修会——来保守这个秘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隐修会得知希律神庙的废墟下埋藏着一些文件，而希律神庙则是在索罗门神庙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据他们所知，这些文件可以用来确认戈弗提国王的那个威力极大的秘密，正因如此，天主教会将不遗余力地要把它弄到手。"

索菲将信将疑。

"隐修会发誓无论过多久也要将这些文件挖掘出来，让它们永远流传下去。为了保护废墟中的文件，他们成立了一支武装队伍——由九名骑士组成的'基督和所罗门神庙的骑士团'。"兰登停了停，接着说，"就是众所周知的'圣殿武士团'。"

索菲看上去很困惑："你是说郁山隐修会成立了'圣殿武士团'来保护秘密文件？他们找到文件了吗？"

兰登冷笑道："没有人知道，但学者们一致认为：武士团在废墟下发现了些什么……这一发现使他们变得极为富有，极为有权势。"

索菲望着兰登。"你说过他们发现了些什么？"

"他们确实有所发现，"兰登继续解释道，骑士们花了九年时间终于找到了他们所要搜寻的东西。他们带着发现的珍宝去了欧洲，在那

里他们一夜之间就声名远扬。

不知是武士团敲诈了梵蒂冈城邦，还是天主教会想买通他们，伊诺森八世教皇立即下达了一个通告，赋予“圣殿武士团”至高无上的权力，宣布“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国王、教士都不得以宗教或政治手段干涉这支独立自主的军队。

有了这样的新通告，武士团的人员迅速增加，政治势力急剧膨胀，在许多国家都有数量惊人的财产。他们开始向破产的王室贵族借贷，从中渔利。这样他们不仅创建了现代银行业，而且进一步增强了自身实力。

到13世纪的时候，梵蒂冈的通告已经为武士团的扩张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让克莱蒙五世教皇下定决心对此采取一些遏制措施。他与法国国王菲利浦四世联手策划了镇压武士团、限制其财富扩张的一系列行动，以便将秘密控制在梵蒂冈城邦的手中。

克莱蒙教皇声称他梦见了上帝，上帝警告他说“圣殿武士团”是崇拜魔鬼的异教徒，同性恋者，他们玷污了十字架，并有鸡奸和其他渎神行为。上帝让克莱蒙教皇清理世界，围歼武士团并严刑逼供他们亵渎上帝的罪行。克莱蒙教皇的阴谋按计划顺利进展。那一天，无数的武士团成员被逮捕，被施以酷刑，而后又作为异端分子被绑在柱子上烧死。

索菲满脸疑惑：“‘圣殿武士团’被撤销了吗？现在不是还有武士团的兄弟会吗？”

“是的，他们还以各种名义存在着。虽然克莱蒙教皇捏造了他们的罪行，并竭力要斩草除根，但武士团有强大的同盟者，其中的一些成员逃过了梵蒂冈的屠杀。武士团拥有的威力无比的文件——也是他们的力量之源——是克莱蒙教皇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但这些文件却从他的指缝中溜走了。长期以来，那些文件由武士团的缔造者——郇山隐修会——保管着，而郇山隐修会的神秘面纱使得它在梵蒂冈的屠杀中安然无恙。梵蒂冈封城的时候，隐修会偷偷用船将其运往了拉罗舍尔。”

“后来文件到哪里去了？”

兰登耸了耸肩说道：“只有郇山隐修会知道这个神秘的答案。”

索菲看上去有点儿不安。

兰登继续说道：“有关这个秘密的传说已经流传了千年。所有的文件，以及它们所具有的威力，所包含的秘密都与一样东西有关——圣杯(Sangreal)。这个传说很复杂，但最重要的是隐修会守护着这个秘密，并等待着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机来公布真相。”

“什么真相？那个秘密真的威力无比吗？”

兰登深吸了一口气，看着窗外巴黎最难堪的景象。“索菲，圣杯(Sangreal)是个古语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演变成了另外一个词——一个更加现代的名称。你习惯听到的叫法是圣杯(HolyGrail)。”索菲盯着汽车后座上的兰登。他一定是在开玩笑。“圣杯(HolyGrail)？”

兰登点了点头，表情严肃。“HolyGrail就是Sangreal的字面意义。Sangreal由法语词Sangral演变而来，最后分解为两个单词‘SanGreal’。”

索菲还是难解其意。“我还以为圣杯是一个杯子。你刚才却说圣杯是揭示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的文件。”

“是的，但那些文件只是圣杯珍宝的一部分。它们和圣杯埋藏在一起……它们可以揭示圣杯的真正意义。”

“圣杯是‘基督之杯’”，索菲说，“这再简单不过了。”

“索菲，”兰登将身体侧向索菲，小声说道，“郇山隐修会可不认为圣杯是个杯子。他们认为那个关于圣杯的传说是个精心编造的谎言。圣杯的故事另有寓意，意指一些更具威力的东西。”

“住口！”索菲的叫喊打破了车内的平静，“把它放下！”

索菲趴到前排座位上，冲着司机大喊，把兰登吓了一跳。兰登看见司机正拿着无线电话筒，说着些什么。

索菲转过身来，将手伸进兰登的夹克衫口袋中。还没等兰登反应过来，她已经拔出了兰登口袋中的手枪，将其一晃，顶住了司机的后脑勺。

“索菲！”兰登紧张地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许动！”索菲命令司机。

司机哆嗦着按索菲的命令将车停在了公园里。

这时兰登听见汽车的仪器板上传出出租车公司调度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是索菲·奈芙警官……”声音暂时中断了一下，“和美国人罗伯特·兰登……”

浑身打颤的司机将双手高举过头，下了出租车，向后退了几步。

索菲摇下了车窗，用枪指着那个摸不着头脑的司机。“罗伯特，”她平静地说，“到驾驶座上去。你来开车。”兰登可不想和一个挥舞着手枪的女人争辩些什么。于是，他下了车，绕到靠驾驶座的车门边，开门上了车。司机一边高举双手，一边咒骂着他们。

虽然布吕耶尔街上那褐色的斯巴达克式石屋已经见证了无数的苦难，但塞拉斯却觉得他现在的痛苦才是世间最难堪的。我被骗了。一切都完了。

塞拉斯被骗了。隐修会的教友们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泄露秘密。塞拉斯连打电话给主教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不仅杀了知道楔石隐藏地的四个人，还杀了一个圣叙尔皮斯教堂的修女。她与上帝作对！她蔑视天主事工会！

我给主教带来了危险。塞拉斯茫然地看着地面。

兰登竭力试图换挡。出租车在熄了两次火后，终于被开到了路边。他不得不放下男子汉的架子，对索菲说：“还是由你来开吧。”

索菲跳到驾驶座上，长吁了一口气。几秒钟之后，出租车就平稳地驶离了“尘世乐土”。

兰登又掏出了那把钥匙，觉得它沉甸甸的。他忽然意识到这把钥匙除了带有隐修会的标记外，还跟隐修会有着更微妙的关系。等边十字架除了代表圣殿武士外，也象征着平衡与和谐。凡是见过圣殿武士肖像的人，都会发现他们的白色战袍上绣着红色的等边十字图案。

早期的几百年里，隐修会为了保护那些具有神奇力量的文件，曾多次被迫迁址。据历史学家估计，自隐修会从耶路撒冷迁到欧洲以后，曾先后六次更换埋藏圣杯的地方。圣杯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447年。当时，许多人都证实说一场大火险些把那些文件吞没，幸亏它们被装进了几个六个人才能抬动的大箱子里，随后被运到了安全的地方。从那以后，没有人再见过圣杯的踪迹。只是偶尔有些传说，说它被藏在了养育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地方——大英帝国。

不管它被藏在哪里，有两点重要事实可以肯定：达·芬奇在世的时候知道圣杯藏在哪里！那个埋藏圣杯的地点极有可能至今未变！

因此，那些圣杯的狂热追寻者依然痴狂地钻研着达·芬奇的艺术作品和日记，试图找出有关圣杯埋藏地的蛛丝马迹。有人声称，《岩间圣母》那山峦连绵的背景，好像画的是苏格兰境内某个布满了山洞的小山群。而有人则坚持，《最后的晚餐》中耶稣门徒们的位置安排令人生疑，那是暗示圣杯埋藏地的密码。而另外还有人宣称，通过对《蒙娜丽莎》进行X光检查可以发现，蒙娜丽莎原本戴着青金石的耳环，耳环上有古埃及生育女神伊希斯的肖像。可是，传说后来达·芬奇又把耳环用油彩涂上了。兰登从来就没发现那幅画上有什么耳环的迹象，也想象不出它跟圣杯有什么关系。然而，那些圣杯迷们还是在国际互联网的留言版和聊天室里激烈地讨论着这一假想。

对圣杯的追寻者们而言，列昂纳多·达·芬奇始终是最大的谜团。他的作品里似乎充满了秘密，但所有的秘密都被掩藏着：也许藏在油彩的下面，也许藏在平面图的密码里，也许根本就不藏在任何地方。也许那么多的捉弄人的线索只不过是留着难为好奇的游客的，让他们冲着《蒙娜丽莎》傻笑。

索菲拽了拽兰登问道："那有可能是打开圣杯埋藏地的钥匙吗？"

兰登笑道："我想，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另外，据说圣杯被藏在英国的某个地方，而不是法国。"

然后，他简短地给索菲介绍了一下圣杯的历史。

"可是，通过这把钥匙能找到圣杯是惟一合理的解释呀。"她坚持道，"我们有一把非常保险的钥匙，而这把钥匙上面印着隐修会的标记。另外，这把钥匙还是隐修会成员亲自留给我们的，而刚才你也说了，隐修会就是圣杯的保护人。"

兰登觉得她的观点非常符合逻辑，可是出于本能，他还是无法接受这个推论。有谣传说隐修会曾发誓把圣杯带回法国，并将其永远埋藏在那里。然而，这并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即便隐修会确实把圣杯带回了法国，"豪克斯街24号"听起来也不像是圣杯的永久埋藏地呀。"索菲，我真很难想象这把钥匙会和圣杯有关。"

"就是因为人们都认为圣杯藏在英国吗？"

“不仅如此。圣杯的埋藏地是历史上被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人们必须等待好几十年以证明自己值得信任，才会被选入这个隐修会的最高领导层，从而得知圣杯的埋藏地。这个秘密一直通过间接的方式传递。而且，虽然隐修会很庞大，然而在任何时候，只有大导师和其他的三个高层领导才知道这个秘密。你祖父是高层领导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祖父是高层领导，索菲想到。她加大了油门。脑海中的烙印，使她确信祖父就是隐修会的高层领导。

“即使你祖父是高层领导之一，他也决不会向隐修会之外的人透露这个秘密。他不可能把你引入核心领导层。”

“我早已进入核心层了。”索菲想到，她又回忆起了地下室里的那个仪式。她举棋不定，不知道应不应该把她在诺曼底经历的那个夜晚讲给兰登听。十年过去了，出于羞愧，她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她的所见所闻。一想到那个夜晚，她就浑身打颤。远处传来了警笛声，一阵强烈的倦意向她袭来。

“看！”兰登兴奋地叫了起来，他看见罗兰德·伽罗斯网球馆就在前方。

索菲把车朝网球馆开了过去。过了几个路口，他们找到了豪克斯街，并开始在街上找门牌。街道两边显得越来越繁华，商店也多了起来。

“我们要找24号。”兰登自言自语道。

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正下意识地在搜寻教堂的尖顶。别傻了！在这么繁华的地段怎么会有个被遗忘的教堂？就在那儿！”索菲指着前方，大声喊道。兰登举目望去。

那究竟是什么呀？那是一座现代化的建筑。那座堡垒的正上方安装着一个硕大的等边霓虹十字架。十字架的下面有几个大字：苏黎世储蓄银行。

兰登庆幸自己没跟索菲一样，把那里当作圣殿武士教堂。作为一个符号学家，很容易为事物强加上隐含意义。刚才，兰登完全忘记了这个祥和的等边十字架也正是中立国瑞士的国旗图案。谜团已经解开了。

索菲和兰登正拿着一把瑞士银行保险箱的钥匙。

岗道尔夫堡外，一股由下而上的山风刮过悬崖，穿过峭壁，直直地吹向刚从菲亚特轿车上下来的阿林加洛沙主教，让他感到阵阵寒意。

图书馆设在一个宽敞的方形房间里，“欢迎您，主教大人。”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房间那头传来。

阿林加洛沙慢慢地踱进房门，他隐约地看到房间那头的长桌子边有三个男人的身影。他一眼就从轮廓辨认出了中间的那个人，那是梵蒂冈的肥胖秘书，全权负责梵蒂冈城的所有法律事务。另外两个人是意大利的高级主教。

阿林加洛沙向他们走去。“我非常抱歉这时候来找你们。我们的时区不同，你们一定很累了吧。”

“没关系。”那位秘书说着，双手交叉着放在他肥大的肚子上。“我们非常感激您能这么远赶来。我们只不过是起床迎接您罢了，谈不上辛苦。您要不要喝杯咖啡，或是来些点心？”

“不必客套。我还要去赶另一班飞机。我们谈正事吧？”

“当然可以。”秘书说道，“没想到您行动这么快。”

阿林加洛沙望着长桌那头的黑色大公文包，问道：“那就是我要的？”

秘书点了点头：“梵蒂冈银行签发的大额持票人证券。跟现金一样，世界通用。”

阿林加洛沙走到桌子的尽头，打开公文包。里面有两叠厚厚的证券，每张上面都有梵蒂冈的印章和教堂的字样，那确保了任何持票人都可将其兑换成现金。

阿林加洛沙合上公文包，说道：“证券跟现金一样可以在各地流通。这可是你们说的。”

几个红衣主教交换了一下不安的眼神，最后说道：“是的。可是通过这些证券可以追查到梵蒂冈银行。”

阿林加洛沙暗笑，这正是那位导师让阿林加洛沙要梵蒂冈银行证券的原因。“这说明我们的交易是完全合法的。”阿林加洛沙辩解

道，“天主事工会是梵蒂冈的最高统领，它有权处置这笔钱。况且，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

“确实如此，可是……”秘书身体前倾，椅子被他压得吱吱作响，“我们并不知道你究竟会怎样处置这笔款子。假如有任何违法行为的话……”

“考虑到你们对我的要求，”阿林加洛沙反驳道，“我怎样处理这笔款子与你们无关。”

房间里顿时鸦雀无声。

他们知道我是对的，阿林加洛沙想。“那么现在，有什么东西需要我签字吗？”他们一跃而起，急切地把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好像都盼望着他快点离开。阿林加洛沙扫视了一下面前那张薄薄的纸，只见上面盖着教皇的大印。“这份文件跟你们给我的那张复印件一模一样吗？”

“完全一样。”

阿林加洛沙签上了名，他为自己能如此平静而颇感意外。那三个人看上去松了一口气。

“离开这里后，您打算去哪儿？”“巴黎。”

苏黎世储蓄银行24小时营业，它以瑞士传统的账号开户方式经营全套的现代化不记名业务。苏黎世、科伦坡、纽约以及巴黎都设有其分支机构，它们运用计算机标识码来办理不记名业务，拥有先进的数字支持系统。

索菲将出租车停在银行门前。

瑞士的银行以其良好的保密措施闻名世界，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客户。

索菲摇下车窗，看了看右手边的电子指示装置。液晶屏上有一条用七种不同语言显示的指令。最上面一行是英语：插入钥匙。

索菲从口袋里掏出那把用激光塑孔的金钥匙，又再次审视显示屏，只见屏幕下方有个三角形的钥匙孔。

“我感觉，它肯定能打开。”兰登说。

索菲将三棱柱形的钥匙身对准钥匙孔插了进去，然后慢慢往里推，把整个钥匙身都塞入了孔中。无需转动钥匙，门就自动打开了。

索菲一松刹车，将车滑到第二个门和电子指示装置前。第一个门缓缓地合上了，就像一道闭合的船闸。

兰登不喜欢这种压抑的感觉，希望第二道门也能打开！

第二条指令是同样的：插入钥匙。

索菲插入钥匙，第二道门也立即打开了。于是，他们就顺着斜坡转到了大楼下面。索菲把车开进入口旁的一个车位，熄灭了发动机。

“你最好把枪放在这儿。”

“再好不过了。”兰登想着，把枪扔到车座下面。

索菲和兰登下了车，踏上红地毯朝着大铁门走去。铁门没有把手，门边的墙上也有一个三角形的钥匙孔。这次没有任何指令。

索菲把钥匙插进那个孔里。门“嗡嗡”地向里转开。这家储蓄银行的装饰气势逼人。

柜台后面的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抬起头来看了他们一眼。

“先生，”他问道，“需要我为您做点什么吗？”

索菲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把那把金钥匙搁在柜台上。

那个男人低头看了一眼，马上站得更加笔直了。“明白了，您的电梯在大厅那头。您先去，我马上叫人。”

索菲点了点头，拿回钥匙。“在哪一层？”

那人用古怪的眼神看了看索菲：“您的钥匙不是告诉您了吗？”

她笑道：“啊，是啊。”

警卫目送着两个人走向电梯，插进钥匙，走了进去。电梯门一关上，他就拿起电话。他刚刚见到了屏幕上出现过的那两个人。“喂。”值班经理道。“下面有情况。”

“发生了什么事？”值班经理赶紧问道。

“警方今晚正在追查两个逃犯。”“那又怎样？”“那两个人刚进了我们银行。”

值班经理轻轻地骂了几句。“好吧。我马上跟韦尔内先生联系。”

警卫挂断电话，又拨了一次。这次是给国际刑警组织。

兰登惊奇地发现电梯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电梯不停地下降，也不知道过了几层，终于停了下来。

接待人员早就笑盈盈地站在那里等着他们。

“先生，”他说道，“晚上好。请跟我来，好吗？”没等回答，他转过身，大步走向一个狭窄的金属通道。

兰登和索菲向下穿过几个通道，走过几个摆放着大型计算机的房间。

“就是这里，”接待员说着，为他们打开一扇铁门，“到了。”

兰登和索菲踏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小房间看上去就像是高级宾馆的豪华起居室。

“你们是第一次来吧？”索菲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可以理解。钥匙经常被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的客户大多不明白协议。”他指了指放着饮料的桌子说，“只要你们想用，这个房间就一直是你们的。”

“钥匙有时是世代相传的？”索菲问道。

“没错。客户的钥匙就像瑞士银行的数字账号，经常会被作为遗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我们的账户上，最短的保险箱租期是五十年，要求提前付款，所以我们会看到许多家族的后代。”

兰登睁大双眼，“你刚才是说五十年吗？”

“至少，”接待员答道，“当然，你也可以租用更长的时间。但除非有进一步的安排，否则，如果一个账户五十年未用，我们就会自动地把保险箱里的东西销毁。需要我启动程序来拿出您的箱子吗？”

索菲点了点头。“好的。”

接待员指着这个豪华的房间，说道：“这是供你们查看保险箱的密室。我一离开这里，你们就可以在这里查看或更换保险箱里的东西，想呆多长时间都行。而箱子就在这儿。”他把他们带到对面的墙边，那里有一个宽大的传送带，看上去有点像行李提取处。“请把钥匙插进这个小孔。”那人指着传送带对面一个很大的电子指示装置说。装置上有个熟悉的三角形的钥匙孔。“计算机确认是这把钥匙后，请输入你的账号。然后，你的保险箱就会由机器自动地从下面的金库里传送过来，你就可以查看了。查看完箱子后，请把它放在传送带上，再把钥匙插到这个孔里，程序就会自动重复一遍。由于整个过程是自动的，因此

你们的隐私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即使是本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完全不知情。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就请按一下桌子中央的那个呼叫键。”

索菲正想提问，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接待员显得有点迷惑，尴尬地说道：“请原谅。”他走向咖啡壶和矿泉水瓶边上的电话。

“喂？”他拿起电话。

听着话筒那头传来的声音，他皱起了眉头。“是……是……”挂上电话，他局促不安地对兰登和索菲笑了笑，说道：“对不起，我现在得出去一下。请随意。”然后，快步走了出去。

“对不起，”索菲喊道，“走之前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刚才是不是提到我们要输入账号数字？”

那人在门口停了下来，脸色煞白。“当然。跟其他瑞士银行一样，我们的储蓄保险箱业务开设数字账号，而不是姓名账号。你应该有一把钥匙和只有自己知道的账号。否则，假如你丢了钥匙，谁捡去了都可以用。”

索菲犹豫地问道：“要是我的赠送人没告诉我账号怎么办？”

接待员的心“咚咚”直跳。那显然你与保险箱无关！他故作镇静地对他们笑了一下，说道：“那我去找个人来帮你。他马上就来。”

接待员出门转身将门关上，然后转动着一个粗大的钥匙，把他们严严实实地锁在了房间里。

在城市的那一头，科莱正在火车北站。突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法希打来的。“国际刑警找到了线索，”他在电话里说道，“别管火车了。兰登和奈芙刚到苏黎世储蓄银行的巴黎支行。我要你的人马上去那里。”苏黎世储蓄银行巴黎支行行长安德烈·韦尔内住在银行顶层的一间豪华公寓里。他在醒来六分钟后就急急忙忙地穿过银行的地下通道。

如果他行动够快的话，他的银行就可以巧妙地躲过眼前的这场灾难。韦尔内可以告诉警察这两个被追查的逃犯确实进了银行，可是因为他们并不是银行的客户，而且又没有账号，于是被赶了出去。他真希望那个该死的警卫没有打电话给国际刑警组织。

他在门口停了停，深吸了一口气，放松了一下全身的肌肉。然后，他满脸堆笑地打开门，像一阵暖意融融的清风那样飘然而入。

“晚上好。”他说道，眼睛搜寻着他的客户。“我是安德烈·韦尔内，我能帮您……”下半截话被卡在了喉头。

“对不起，我们以前见过面吗？”索菲问道。

“没有……”行长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想……没有。我们的业务都是匿名的。”他长出了一口气，挤出镇定的笑容，说道：“我的助理告诉我说您有一把金钥匙却没有账号，是吗？那么，我能知道您是怎样得到这把钥匙的吗？”

“是祖父给我的。”索菲答道，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他显得更加不安了。“真的吗？您祖父给了您这把钥匙却没告诉您账号？”

“我想他没来得及，”索菲说道，“他今晚被人谋杀了。”

听到这话，那人倒退了几步。“雅克·索尼埃死了？”他大声问道，眼里充满了恐惧。“但是……这是怎么回事？”

索菲大吃一惊，也倒退几步，浑身发抖。“你认识我祖父？”

安德烈·韦尔内也大惊失色。他靠着桌角站稳，说道：“雅克和我是好朋友。他什么时候死的？”

“今晚早些时候。在卢浮宫。”

韦尔内走到一个宽大的皮椅旁，一屁股坐了进去。他看了看兰登，又看了看索菲，然后问道：“我要问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中任何一个人跟他的死有关吗？”

“没有！”索菲叫道，“绝对没有。”

韦尔内脸色凝重，停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说道：“你们的照片已被国际刑警组织贴了出来。这就是刚才我认出你的原因。你们正因涉嫌谋杀而被通缉。”

索菲的心一沉。法希已经通知国际刑警组织了？他似乎比索菲预料的更加卖力。她简单地向韦尔内说明了兰登的身份，以及今晚在卢浮宫发生的事。

韦尔内看了一眼那把钥匙，却没有去动它。“他只给你留下了这把钥匙？没有别的？没有小纸条什么的？”

“没有。只有这把钥匙。”韦尔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很遗憾。每把钥匙都跟一组作为密码的十位数账号相匹配。没有账号，你的钥匙毫无价值。”十位数！索菲无奈地计算了一下破解那个密码的可能性。有100多亿种可能。她坐在兰登身边，低头看了看钥匙，又抬头看了看韦尔内。“您猜想我祖父会在您的银行里放些什么东西呢？”

“一无所知。这就是所谓的匿名银行。”

“韦尔内先生，”她坚持道，“我们今晚在这里的时间有限。那我有话直说了。”她拿起那把金钥匙，翻了过来，露出隐修会的标志。她盯着韦尔内的眼睛，问道：“这个钥匙上的标记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我对此一无所知。你祖父跟我确实是好朋友，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生意上的事。”韦尔内整了整领带，流露出一丝不安。

“韦尔内先生，”索菲坚持道，“我祖父今晚给我打电话，说他和我的处境都极度危险。他说必须得给我点什么东西。结果他给了我你们银行的一把钥匙。现在他死了。您提供的任何线索都会很有帮助。”

韦尔内冒出了冷汗，说道：“我们得离开这座大楼。恐怕警察马上就会来。警卫忠于职守，向国际刑警组织报了警。”索菲确实害怕，可她还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祖父说他要告诉我家庭的真相。您知道些什么吗？”

“小姐，你的家人在你小时候出车祸死了。我很抱歉。我知道你祖父非常爱你。他多次向我提到你们关系破裂对他来说是件多么痛苦的事。”索菲不知如何作答。

兰登问道：“用这个账号保存的东西跟圣杯有关吗？”

韦尔内古怪地看了他一眼。“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这时，韦尔内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把手机从腰带上拿下来。“喂？”他的神情有些诧异，继而又变得很关注。“警察？这么快？”他骂了几句，快速地用法语下了几个命令，然后告诉对方他马上就会去大厅。

他挂上电话，转过身对索菲说：“警察比平常行动得快。我们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们就赶过来了。”他站起来，快步走向门口。“呆在

这里。我去作些安排，马上回来。”

“但是，保险箱怎么办？”索菲叫道，“我们不能就这么走。”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抱歉。”韦尔内边说边急匆匆地走出门口。

索菲看着他的背影从门口消失，心想账号也许就在祖父这些年来寄给她的那些数不清的信件和包裹里，而她却一件也没打开过！

兰登突然笑了起来。索菲感到他眼里闪烁出莫名其妙的快乐光芒。

“罗伯特！你笑什么？”“我敢肯定他把账号留给了我们。”“在哪儿？”

兰登拿出那张犯罪现场的电脑打印照片，铺在咖啡桌上。索菲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兰登说得没错：

13-3-2-21-1-1-8-5啊，严酷的魔王！噢，瘸腿的圣徒！P.S.：找到罗伯特·兰登。

“确实是十位数。”索菲说道。当她仔细地查看那张照片时，对密码学的感觉被唤醒了：13-3-2-21-1-1-8-5。

此时，兰登已走近了传送带边上的计算机装置。索菲抓起那张电脑打印的照片，跟了上去。

那个装置的键盘和银行自动取款机的键盘相似。显示屏上显示着十字形标志。键盘旁边有一个三角形的孔。索菲毫不犹豫地把钥匙插进那个孔里。

屏幕马上刷新了：账号。

光标闪烁等待着。十位数。索菲念着照片上的数字，兰登把它们输了进去。账号：1332211185

最后一个数字输入完毕后，屏幕又刷新了，出现了用几种不同的语言写成的信息。最上面的一段是英语：

注意：在按确认键之前，请核对您输入的账号是否准确。如果计算机无法识别您的账号，为了安全，系统将自动关闭。

“终审判决，”索菲皱着眉头说道，“看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普通的自动提款机一般都会允许用户输入三次密码，然后才会没收他们

的银行卡。不过，这一台显然不是普通的取款机。兰登对照着照片上的数字仔细地核对输入，确认无误后，他说道：“数字没错。”

他指了指确认键，“按吧。”

索菲把食指伸向键盘，但一种奇怪的感觉突然袭来，她犹豫了。“按呀。”兰登催促道，“韦尔内马上就回来了。”

“不对。”她把手指拿开。“这个账号不正确。这个账号太没有规律了。”

太没有规律？兰登不同意这个说法。每家银行都会建议他们的用户随机选择密码，这样就不会被人猜到。这家银行当然也会建议用户随机选择密码。

索菲删除了刚刚输进去的所有数字，抬头看着兰登，目光中流露出自信。“这个理应很随意的账号竟能重新排列成斐波那契数列，这也太偶然了吧？”

兰登明白她已有了主意。来这里之前，索菲就曾把这组数字排成了斐波那契数列。随便一组数字能排列成斐波那契数列的可能性有这么大呢？

索菲又敲起了键盘，边回忆边输入了一组不同的数字。“而且，就祖父对符号学和密码的偏爱来说，他应该会选择一组对他来说有意义的、容易记住的数字。”把数字全部输进去之后，她狡猾地笑了一下。“看上去很随意，但实际不然。”兰登看了看屏幕。账号：1123581321

这充分说明卢浮宫地板上那组凌乱的数字可以重新排列成这著名的数列。

索菲伸出手按下确认键。毫无动静。至少他们没有觉察出有什么动静。

就在那一刻，在他们脚下的那个巨大地下金库里，一个机械手被激活了。这个机械手在双轴传送装置上滑动着，寻找与输入账号相匹配的保险箱。金库里，上千个一模一样的塑料箱子在巨大的铁架上排成一行，看上去就像教堂地下室里的一排排灵柩。

机械手迅速地移动到正确方位，然后垂了下来，用电子眼确认了一下上面的条形码。接着，机械手非常准确地抓起箱子沉重的把手，

把箱子直直地提了起来。传送装置上的齿轮转动着，机械手把箱子运到金库的另一头，然后在一个静止的传送带上方停了下来。

机械手轻轻地放下箱子，收了回去。

紧接着，传送带迅速地转动了起来……兰登和索菲看到传送带转了起来，长出了一口气。他们站在传送带旁，就像在行李提取处等待神秘行李的疲惫旅客。

传送带从一个伸缩门下面的窄缝里穿进来，延伸到他们右侧。铁门滑了开来，一个很大的塑料箱子从倾斜的传送带上运了过来。那个箱子是个笨重的黑色塑料箱，比索菲想象的要大得多，就像一个没有气孔的宠物空运箱。

箱子沿斜坡滑到他们面前。

兰登和索菲静静地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个神秘的箱子。

索菲迅速地打开箱子上面的两个扣，看了一眼兰登。然后，两个人一起抬起沉重的盖子，向后掀开。

他们走上前，朝箱子里望去。

索菲看第一眼时，还以为箱子是空的。不过，接下来她在箱子底上看到了一件东西。

那是个打磨光滑的木盒，有鞋盒那么大，配着精美的合页。木头是深紫色的，发着黯淡的光，上面有粗线条的纹理。紫檀木，索菲认了出来。这是祖父最喜爱的木材。盒盖上镶嵌着一朵美丽的玫瑰花图案。

天哪，它竟然很沉！

索菲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放到大桌子上。兰登站到她身边，和她一起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小小的财宝箱。这就是祖父要他们来拿的东西！

兰登惊异地看着盒盖上手工雕刻的图案——那是一朵五瓣玫瑰。他以前曾多次看到过这种玫瑰的图案。他低声说道：“五瓣玫瑰。这是隐修会用来代表圣杯的标志呀。”

索菲转过身，看着他。兰登看得出索菲的心思，他也有相同的疑虑。盒子的大小、重量以及隐修会代表圣杯的标志似乎都暗示着一个

不可思议的结论。耶稣的圣杯就在这个木盒子里！兰登再一次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

索菲低声说道："这个盒子倒是挺适合放圣杯。"

但里面不可能是圣杯。

索菲把盒子拽过来，准备打开。可是，就在她拖动盒子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盒子里传出汩汩的水声。

兰登把盒子拿起来。里面有液体?

索菲也感到迷惑不解。"刚才你有没有听到……"

兰登困惑地点点头，"液体。"

索菲伸手慢慢地打开盒扣，掀起盖子。里面的东西是兰登从没见过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那绝对不是圣杯。

"警察正在封锁街道，"安德烈·韦尔内边说边走进房间，"让你们出去很困难。"关上门后，他发现了传送带上的那个结实的塑料箱。上帝！他们找到了索尼埃的账号?

索菲和兰登正挤在桌旁看着一个大大的木头珠宝盒。索菲合上盖子，抬头说道："我们终究还是找到了账号。"

韦尔内一句话也没说。一切都为之改变了。他敬畏地把眼光从盒子上移开，计划着下一步的行动。

兰登脱下夹克衫，韦尔内快步走到传送带旁关上那个空箱子，然后输入了几个简单的指令。于是，传送带又开始转动，把那个塑料箱运回金库。他从电子装置上拔出钥匙递给索菲。

"这边走。快！"

他们到达装货台时，韦尔内可以看到从地下车库里透过来的闪烁的警灯。

他走向一辆银行的小型装甲车。安全运输是苏黎世储蓄银行提供的另一项服务。"快进货舱。"他打开沉重的后门，指着闪闪发亮的铁车厢说，"我马上就回来。"

索菲和兰登往车厢里爬，韦尔内则急匆匆地穿过装货台，走进装货台那头的办公室，拿起一串钥匙，找出一件司机穿的工装夹克衫和一顶帽子。他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解下领带，换上司机穿的夹克

衫。转念一想，他又在制服里面系上了枪套。出来时，他从行李架上抓起一把司机用的手枪，装上子弹，把枪塞进枪套，然后扣上制服的纽扣。他走回装甲车，拉低帽檐，瞅了瞅站在空荡荡的铁车厢里的索菲和兰登。

“你们需要把这个打开。”韦尔内边说边伸手进货舱按了一下墙上的开关，打开了舱顶上的照明灯。“你们最好坐下。出大门时千万别出声。”

索菲和兰登坐在货舱的金属地板上。兰登抱着那个用斜纹呢夹克裹着的宝贝。韦尔内“砰”地一声把大铁门关上，把他们锁在了里面。然后，他坐到方向盘后，启动了装甲车。

当装甲车轰隆隆地顺着坡道往上开时，韦尔内感到帽子里已经满是汗水。前方的警灯远比想象的要多。当装甲车加速爬上坡道时，第一道门朝里打开了。韦尔内开了过去。门在车后关上了。他继续把车开到第二道门前。第二道门也打开了。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除非警车把坡道口封住了。韦尔内轻轻地擦了擦眉头的汗，继续前进。

一个瘦高个的警察走上前来，挥手让他把车停在路障前。前面远一点的地方停着四辆巡逻车。

韦尔内把车停下。他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尽量掩饰起平时温文尔雅的风度，装出一副粗暴冷酷的样子。他推开车门，坐在方向盘后俯视着那个脸色铁青的警察。“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通道吗？”韦尔内粗声问道。

“我是科莱，警署中尉。”那个警察说道。他指着装甲车的货舱问：“这里面是什么？”韦尔内用粗鲁的法语回答：“见鬼！我怎么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只不过是个司机。”

科莱不动声色，继续说道：“我们正在寻找两个罪犯。”韦尔内放声大笑起来：“那你就来对地方了。雇我开车的几个混蛋这么有钱，他们肯定是罪犯。”

那个警察拿出一张罗伯特·兰登护照上的照片，问道：“这个人今天晚上是不是在你们银行？”

韦尔内耸耸肩说：“不知道。我只是装货台上的小老鼠。他们不让我们接近客户。你应该进去问一下前台。”

“银行非要我们出示搜查令才让我们进。”那警察说。韦尔内露出厌烦的表情，“别拿当官的吓唬人。”

“请打开车厢。”科莱指着货舱说。

韦尔内瞪了他一眼，发出一阵怪笑。“打开车厢？你以为我有钥匙？你以为他们这么信任我们？***，你看看我拿的那一丁点薪水就知道了。”

警察歪着头，显然不相信他的话。“你说你没有自己车上的钥匙？”

韦尔内摇摇头，“没有货舱的钥匙。只有开车用的。工头把货舱在装车的地方锁好后，让车等在那里，然后派人另外开着车把钥匙交给收货人。我们这边接到电话说收货人已经拿到钥匙后，才能发车。提前一秒钟都不行。***，我从来都不知道我拉的是什么东西。”

“这辆车是什么时候锁上的？”

“肯定是在几个小时之前。我今晚要一直把车开到圣·塞瑞，货舱的钥匙早就到那儿了。”

警察不吱声，只是死死地盯着他，好像要看出他的心思。

一颗汗珠眼看就要滑下韦尔内的鼻子了。“你不介意把它开走吧？”他用袖子擦了一下鼻子，顺势指着那辆挡在路上的警车说，“我要赶时间。”

“所有的司机都戴劳力士手表吗？”警察指着韦尔内的手腕问道。

韦尔内低头一看，发现他那块闪闪发亮的昂贵的名表从夹克衫的袖子下面露了出来。“***，这个东西吗？在圣·塞瑞时从一个台湾小贩那里用20欧元买的。你要的话，我40块钱卖给你。”

警察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放行了。“不用，谢谢。路上注意安全。”

韦尔内把车开出足足50米后，才长出了一口气。现在，他又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他的货物。我把他们送到哪里去呢？

塞拉斯趴在屋内的帆布毯子上，好让鞭打的伤口凝结。

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羞愧地拨打着号码。“导师，”他低声说道，“一切都完了。”塞拉斯原原本本地叙述了自己受骗的经过。

“你怎么能这么快就丧失信心呢，”导师答道，“我刚得到一些出乎意料，但令人欣慰的消息。雅克·索尼埃临死之前留下了信息。我等会儿再打给你。今晚的工作还没结束。”

坐在装甲车那光线昏暗的货舱里就像在小房间里关禁闭一样。“我想我们已经上了高速公路。”索菲轻声说。兰登将注意力转到怀中的紫檀木盒子上。他把这宝贝盒子放在车厢地板上，打开包裹在外面的夹克衫，取出盒子，拉到自己面前。索菲转身，靠到他身边。

与暖色调的紫檀木盒子不同，嵌在上面的玫瑰是用浅色的木头——可能是白腊木——刻成的。玫瑰在昏暗的灯光下清晰可辨。玫瑰。

“来啊，打开。”索菲说。

兰登深吸了一口气，把手伸向盒盖，用欣赏的目光看了看精致的盒子，打开扣钩，掀开盖子。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

那是个光滑的白色大理石圆筒，有网球罐那么大，非常精致。它看上去远比普通的圆柱形石头复杂，因为它好像是由好几块小石头拼凑成的。一个精致的铜框里叠放着六个大理石圆盘，就像一个管状的万花筒。圆筒的两端也用大理石粘着。

圆筒不仅外形神秘，周围还雕刻着许多图案，这引起了兰登的极大兴趣。每个小圆盘上都雕刻着一系列精致的字母——这些字母组成了完整的字母表。

“不可思议，是吧？”索菲小声问道。

兰登抬起头，“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这叫做密码筒。祖父说，这个东西的设计图来自于达·芬奇的秘密日记。”“这有什么用呢？”

想起今晚发生的事情，索菲觉得自己的回答也许会包含一些有趣的暗示。“这是个宝库，是用来保存秘密信息的。”

兰登目不转睛地看着盒子：“我从没听说过密码筒。”

索菲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反应。“很少人研究达·芬奇那些纸上谈兵的发明，而且一些发明连名字都没有。‘密码筒’这个名字可能也是祖

父起的。这个名称还是很贴切的，因为这个装置是运用密码术来保存信息的。达·芬奇避开了数学和密码学而采用了‘机械’的方法来保护信息。他发明了密码筒——一个可以保护信件、地图、图表等任何东西的便携容器。一旦把秘密放进这个密码筒，那么就只有知道密码的人才能将它取出。”

“我们需要密码。”索菲指着刻满字母的转盘说，“密码筒的工作原理跟自行车上的号码锁一样。如果你把这些转盘上的字母正确地排成一行，锁就打开了。这个密码筒有五个转盘。把它们转到正确的位置，整个圆筒就会自动打开了。”“那么里面呢？”“圆筒一打开，你就能看到中间有个隔层，隔层里可以放下一卷纸，你可以把秘密写在上面。”

兰登转头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这个装置。“但是，为什么不把它撬开呢？或者干脆把它砸开？这金属看上去不算结实，大理石也不硬。”

索菲笑道：“达·芬奇那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这一点呢。如果你把它强行打开，里面的信息会自动销毁。看。”索菲把手伸进盒子，小心翼翼地拿起那个圆筒。“放进去的任何信息都要先写在一张草质纸卷上。”“不是羊皮纸？”

索菲摇摇头。“草质的纸张。我知道羊皮纸更耐用，而且在那个年代更普遍。但是必须得用草质的纸张，而且越薄越好。”“接着说。”“把草质纸张放进密码筒的隔层之前，得先把它绕在一个玻璃小瓶上。”她敲了一下密码筒，筒里的液体汩汩作响。“瓶里是液体。”

“什么液体？”兰登问。索菲笑道：“醋。”兰登愣了一会儿，然后点头称赞：“聪明。”醋和草质纸张，索菲想。如果有人强行打开密码器，就会弄破玻璃瓶，瓶里的醋就会迅速溶解草质纸张。等密码筒被打开的时候，那卷纸早已化作了一团纸浆。

“正如你所见，”索菲说，“得到秘密的唯一方法就是要知道一个正确的五位数密码。这上面有五个转盘，每个转盘上有26个字母，那可能作为密码的数字就有26的5次方……”她迅速地估算，“约有1,200万个。”

“这么说来，”兰登边说，边琢磨着那1,200万种可能的排列。“你认为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呢？”

“不管是什么，显然祖父非常想保守这个秘密。”她合上盖子看着那朵五瓣玫瑰，突然愣住了。“你刚才说这个玫瑰是圣杯的标志？”

“一点没错。对隐修会来说，五瓣玫瑰就意味着圣杯。”

索菲皱起眉头：“那就太奇怪了，因为祖父一直对我说玫瑰代表着‘秘密’。过去他在家里打秘密的电话，不想让我打搅时，总是在他办公室门上挂一朵玫瑰。兰登说道：“罗马人开会时在门上挂玫瑰表示会议需要保密。与会者明白凡是在挂玫瑰的会议上通报的内容都是机密的。”

兰登又继续解释说，玫瑰暗示着秘密并不是隐修会把它作为圣杯的标志的唯一原因。一种最古老的玫瑰——五瓣玫瑰——呈对称的五边形，就像维纳斯女神指路的明星，这样玫瑰在形状上就与“女性气质”产生了关联。兰登说完，突然僵在了那里。

“罗伯特，你没事吧？”

兰登死死地盯着紫檀木的盒子。“五瓣玫瑰，”他的喉咙突然哽住了，脸上闪过一丝疑惑。“这不可能。”

“什么？”

“在玫瑰标记下面，我知道了。”

兰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假设。但是，考虑到密码筒主人的身份，以及密码筒的传递方式，再加上盒盖上的玫瑰标记，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拿着的是隐修会的楔石！传说是真的。

楔石是一块放在玫瑰标记下的有编码的石头。

“索菲，根据隐修会的说法，楔石是一个编有密码的地图。而这个地图标明的就是埋藏圣杯的地点。”

索菲一脸茫然，“你认为这就是那个楔石？”

“这个密码筒是由前隐修会的导师列昂纳多·达·芬奇设计的，这一事实更证明了这个圆筒就是隐修会的楔石。一个前导师的设计……几百年后隐修会的另一个成员付诸实施。这样的联系太紧密了。”

索菲争辩道：“这个密码筒不可能是楔石，它的年代不够久远。我敢肯定这是祖父做的。这不可能是历史悠久的圣杯传说的一部分。”

兰登突然感到一阵兴奋。他回答道：“据说楔石实际上是由隐修会在几十年前造出来的。”

索菲眨了眨眼，怀疑地说："可是，如果这个密码筒表明了圣杯的埋藏地，祖父为什么把它给我呢？我既不知道怎样打开它，也不知道怎样处置它。我甚至不知道圣杯究竟是什么！

在防弹轮胎"轰隆隆"的转动声中，兰登快速地向索菲讲解了他所知道的关于圣杯的一切。据他所知，隐修会的最大秘密——也就是圣杯的埋藏地——几百年来从没有文字记载。

索菲问道："那他们怎样把这个秘密传下去呢？"

兰登解释说："这就是楔石出现的原因。当四个最高领导中的一个去世之后，剩下的三个得从低一级的成员中选出下一届的主教候选人。他们不是直接'告诉'候选人圣杯的埋藏地，而是对这个候选人进行测试来确证他有资格知道这个秘密。"

索菲看上去有些将信将疑。兰登的话突然使她想起了祖父让她寻宝的往事。

"十年前我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祖父不仅是高层领导人之一，我想他是……那个组织的最高领袖。"

兰登坐在那儿，目瞪口呆。雅克·索尼埃？掌门人？虽然兰登对此惊讶万分，但他却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极有可能是真的。毕竟，历届的隐修会掌门人都是艺术修养很高的社会名流。

装甲车的发动机突然减速，兰登赶紧脱下夹克，重新把盒子裹了起来。

装甲车停了下来，韦尔内神情紧张地把头伸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把枪。

"非常抱歉，"他说道，"但我别无选择。"

韦尔内从车后用枪指着他们，说道："恐怕我必须坚持要你们这样做。把盒子放下。"

索菲把盒子抱在胸前："你说过你和祖父是朋友。"

韦尔内回答："我有责任保护你祖父的财产。我正在这么做。现在，把盒子放在车上。"

索菲大声说道："可我祖父把这个委托给我保管了！"

韦尔内举枪，命令道："放下。"索菲把盒子放在脚边。

韦尔内又把枪对准了兰登。

韦尔内说道："兰登先生，把盒子拿过来。注意，我让你拿，是因为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向你开枪。"

兰登看着这位行长，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韦尔内呵斥道："这还用问吗？"他用法国腔的英语简洁地说，"当然是保护客户的财产。"

索菲说："可我们现在也是你的客户呀。"

韦尔内的脸色骤然变得冷酷无情。"奈芙小姐，如果我知道你们有这么大的罪过，我才不会带你们离开银行呢。"

索菲说道："我告诉过你，我们跟祖父的死无关！"

韦尔内看了看兰登说："可是，为什么收音机里却说通缉你不仅是因为你杀死了雅克·索尼埃，还因为你杀死了其他三个人？"

"什么！"兰登觉得五雷轰顶。还有其他三宗谋杀？这个数字远比知道自己是嫌疑犯更令他震惊。这绝不可能是巧合。"你祖父雇佣我就是为了让我保证他的财产安全，并为他保密。因此，不管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我都不想让警察拿去调查，成为他们登记在册的证据。兰登先生，把盒子拿过来。"

索菲摇着头说道："别拿过去。"

一声枪响，子弹穿过兰登头上的车顶。一个弹壳"啪"的一声掉在了车厢里，回音萦绕着货舱。"***！"兰登吓得一动也不敢动。韦尔内更坚定地说："兰登先生，拿起盒子。"兰登拿起了盒子。

"现在，把盒子拿给我。"韦尔内站在车后，把枪伸进货舱，瞄准兰登的心脏。

兰登把盒子拿在手里，朝车门移动。"我得做点什么！"兰登想，"眼看就要把隐修会的楔石交出去了！"

韦尔内命令道："把盒子放在门边上。"

兰登已经别无选择，只好蹲下，把紫檀木盒子放在货舱的门口。

"回车厢后面去，脸对着里头！"兰登照办。

韦尔内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他迅速地把枪放在保险杠上，用双手拿起那个木盒，放在地上，然后飞速地抓起枪，指着货舱里的两个人。那两个俘虏一动不动。

太棒了。现在要做的只是关上车门，然后锁上。韦尔内向前一步，抓住车门，向里推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韦尔内迅速地抓住门闩，要把它闩上。门闩滑动了几英寸，突然停了下来。插不动了。怎么回事？韦尔内又向里推了一下，可是门闩就是插不进去。门关不上了。韦尔内慌了，他用力地将门从外往里推，可就是推不动，肯定是有东西把门卡住了！于是韦尔内再次用尽全力将门向里推，这时门却“砰”的一声向外弹开来，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把他击倒在地。他感到鼻子一阵剧痛。韦尔内扔掉枪，捂住脸，一股温热的鲜血从鼻子里汩汩地流了出来……

就算只以60公里的时速前行，装甲车上摇摇欲坠的保险杠在沙土路面上拖行，还是摩擦出了巨大的声响，擦出的火花不断飞溅到引擎盖上。

索菲坐在乘客席上，面无表情地看着膝上的木盒。“你相信他么？”

“你指的是另外三宗谋杀？当然。这解释了很多事情——为什么你祖父拼命要将楔石传下来，为什么法希要极力追捕我。”

“不，我指的是韦尔内竭力要保全他的银行。”

兰登瞥了索菲一眼：“而不是……”

“把楔石据为己有。”

兰登摇了摇头。韦尔内不像这种人。“依我看，人们寻找圣杯只有两个原因：不是他们幼稚地以为自己正在追寻遗失已久的耶稣用过的杯子……”

“就是？”

“就是他们了解真相，并因此受到威胁。历史上有很多组织曾经寻找并试图销毁圣杯。”

兰登感到肩头的担子沉重，因为他知道他们不能再将楔石送还隐修会了。另外三个人遇害的消息说明已经有外人打入了隐修会内部，他们妥协了。显然，隐修会的成员被人监视着，要么就是组织里混进

了奸细。看来这就是索尼埃把楔石交给索菲和兰登的原因——他们不是隐修会的成员，他们是不会妥协的人。在圣杯与郇山隐修会的研究领域，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上这个忙了。当然，最麻烦的问题是首先必须要说服索菲。

索菲打开盒子，取出密码筒，仔细端详。她抚摸着转筒，五个字母，石盘在她手中流畅地转动着。她把五个字母对准了石筒两端的铜箭头，这一举动看似荒谬，那五个字母组成了一个单词：G-R-A-I-L。

她轻轻地抓着圆柱体的两端往外拉。密码筒一动不动。她听见筒内响起醋的流动声，于是停了下来。她又试了一次：V-I-N-C-I。

还是没有动静，V-O-U-T-E，密码筒依旧紧锁。她皱着眉头把密码筒放回盒里。看着车外的兰登，索菲很感激他能够陪伴自己。

“你认识去凡尔赛的路吗？我认识的一个宗教史学家住在凡尔赛附近。虽然我不记得具体的地址，但是我们可以去找找，我曾经去过他的庄园几次。他叫雷·提彬，是前英国皇家历史学家。”索菲的眼神中充满警惕：“你信任他么？祖父是把它交给了你和我。”索菲提醒道。

兰登感到有些自豪，不过也再一次为索尼埃把他牵扯进来而大惑不解。

维莱特庄园位于凡尔赛近郊，占地185公顷，从巴黎驱车25分钟就可以到达。

兰登把车停在长达一英里的车道前。透过那扇气派的防盗大门，可以看到远处草坪边上雷·提彬爵士居住的那座城堡。索菲摇下车窗：“罗伯特，最好由你来叫门。”

兰登从索菲的身前倾过身子，去按对讲电话的按钮。这时，他闻到了索菲身上诱人的香水味，突然意识到他们俩已紧紧地靠在了一起。他尴尬地等在那儿，听对讲机不停地振铃。

最后，对讲机里终于传来“咔嗒”一声，接着传出带法国口音的声音：“这里是维莱特庄园。是谁在按铃？”

“我是罗伯特·兰登。”兰登俯在索菲的膝盖上答道：“我是雷·提彬爵士的朋友。我需要他的帮助。”

“可是雷爵士正在睡觉。如果您是他朋友，您应该知道他身体不好，经不起折腾。”

雷·提彬爵士小时候得过脑灰质炎，现在腿上还绑着矫形器，走路得用拐杖。可是兰登上次见他时，发现他是那么活泼风趣，一点也不像有病的样子。“如果可以，请告诉他我找到了有关圣杯的新线索，非常紧急，不能等到早上。”

接下来就是一片沉寂，足足过了一分钟。

终于对讲机那头传来了清脆而温和说话声。“好家伙，我敢说你现在还在按照美国哈佛大学的标准时间来行事呢。”

兰登听出话里浓重的英国口音，笑了起来，“雷，非常抱歉在这个不合适的时间把你吵醒。”

“我会打开大门的，”提彬宣称道，“但是首先我得确认你的心是否真诚。为了测试一下你的道义，你得回答三个问题。”

兰登叹了一口气，在索菲的耳边低声说道：“请忍耐一会儿。我跟你说过，他是个有个性的人。”

这时，提彬大声说道：“第一个问题，你是要喝茶还是咖啡？”

兰登知道提彬讨厌美国人喝咖啡的习惯，于是说道：“茶，而且是伯爵红茶。”

“很好。第二个问题，要加牛奶还是糖？”

“柠檬！”他大声说道：“伯爵红茶加柠檬。”

“好的。”提彬听起来非常开心。提彬来到楼下。索菲认为他和埃尔顿·约翰爵士一样是典型的骑士。他身材魁伟，面色红润，长着一头浓密的红发，说话时一双淡褐色眼睛快活地眨动着。虽然他腿上绑着铝制假肢，但他看上去乐观开朗，腰杆笔直，言行举止间自然地流露出一种贵族气质。

提彬走过来，握住兰登的手说：“罗伯特，你瘦了。”他转向索菲，温柔地拿起她的手，微微地低下头，在她手指上轻轻地吹了一下，然后看着她说：“我的小姐。”

这时，男管家把茶点端了进来，放在了壁炉旁边的桌子上。

“这是雷米·莱格鲁德。”提彬说道，“我的男佣。”那位瘦长的管家僵硬地点了一下头，走了出去。

“雷米是里昂人。”提彬轻声说道，好像提到了可怕的疾病。“可是他擅长做汤。”索菲轻声地笑了一下。

提彬瞪着眼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看了看兰登，说道："肯定出了什么事。你们看上去都很惊慌。"

兰登说道："雷，我们想跟你谈谈关于隐修会的事。"

提彬指着他，轻蔑地说："你可真是个老谋深算的美国人。那么，就让我们一物换一物。好吧，乐意为你们服务。你们想知道什么呢？"

兰登叹了口气，说道："你能否好心地向奈芙小姐讲解一下圣杯的实质？"

提彬笑了起来，脸上浮现出看似猥亵的表情。"罗伯特，你给我带来了一个'处女'？"

兰登挥了一下手，看着索菲说，"'处女'是圣杯的狂热追随者对从未听过圣杯故事的人的称呼。"

提彬急切地转向索菲，问道："亲爱的，关于圣杯你知道多少呢？"

索菲把兰登早些时候告诉她的一些东西简要地说了一下：从隐修会到圣殿武士团，从圣杯文件到圣杯拥有神奇力量的传说。

提彬震惊地看着兰登，说道："就这些？罗伯特，我还以为你是个绅士呢。你根本就没有让她达到高潮！"

"我知道，我想你和我或许可以用更……"

提彬早已盯住了索菲，双眼冒光："亲爱的，你是个圣杯处女。请相信，你永远都忘不了你的第一次。"

索菲靠着兰登坐在长沙发上，喝着茶吃着烤饼，享受着食物的美味。

"关于圣杯，"提彬用布道式的口吻说道，"许多人只想知道它在哪里，恐怕这个问题我永远都无法回答。"

他转过身，盯着索菲："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圣杯是什么？要完全了解圣杯，就首先要了解《圣经》。罗伯特，请从书架的底层把那本《达·芬奇的故事》拿过来。"

兰登穿过房间，在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很大的艺术书籍，拿了回来，放在桌子上。提彬把书转过来朝着索菲，翻开沉重的封面，指着封底上的几行引言说道："这些摘自达·芬奇所作的有关辩论术和思考

方法的笔记。”他指着其中的一行说道：“我想你会发现这一行跟我们讨论的话题有关。”

索菲念着上面的字：许多人故意制造错觉和虚假的奇迹，来欺骗大众。——列昂纳多·达·芬奇。

提彬指着另外一行：无知遮蔽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误入歧途。啊！尘世间可怜的人们啊，睁开眼睛吧！——列昂纳多·达·芬奇。索菲感到一阵寒意。“达·芬奇在谈论《圣经》吗？”

提彬点点头，说道：“列昂纳多对《圣经》的看法跟圣杯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达·芬奇画出了真正的圣杯，一会儿我就拿给你看。亲爱的，《圣经》是人造出来的，不是上帝创造的。耶稣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被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记录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认为原来的《新约》有八十多个福音，可是后来只有很少的几个被保存了下来，其中有《马太福音》、《马克福音》、《路德福音》和《约翰福音》等。”

索菲问道：“收录福音的工作是谁完成的呢？”

“啊哈！”提彬突然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这是对基督教最大的讽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康斯坦丁大帝整理的。”

索菲说道：“我还以为康斯坦丁是个基督徒呢。”

提彬不屑地说：“根本就不是。他一生都是个异教徒，只是在临终的时候才接受了洗礼，因为那时他已经无力反抗了。公元325年，他决定用一个宗教来统一罗马。那就是基督教。”

索菲吃惊地问：“为什么一个信仰异教的皇帝要把基督教作为国教呢？”

提彬笑了起来：“康斯坦丁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因为他看到基督教正处于上升阶段，他无非就是要支持能获胜的一方。他把异教的标记、纪年和仪式都融入正在不断壮大的基督教，从而创立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混合宗教。”

兰登说：“实际上是变型。基督教的标记中可以找到许多异教的痕迹。”

提彬大声说道：“亲爱的，在那个时候之前，耶稣的追随者们认为他是一个凡人预言家，一个伟大而能力超群的人。”

“不是上帝的儿子？”

提彬说道：“不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由官方提出的。”

兰登接过话茬：“非常有趣的是，那些选择禁书而不看康斯坦丁制定的《圣经》的人被称为异教徒。‘异教徒’这个词就是从那时候来的。拉丁语中‘异教徒’的意思是‘选择’。那些‘选择’了基督教真正历史的人反而成了世界上的第一批被排除在基督教之外的‘异教徒’。”索菲盯着提彬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看着兰登问道：“圣杯是个人吗？”

兰登看出她已经开始联想了。他说道：“圣餐杯就像一个酒杯或容器。但更重要的是，它还像妇女的子宫。”兰登盯着她说道：“索菲，根据传说，圣杯是一个圣餐杯，一个酒杯。但是，这样的描述隐藏了圣杯的实质。也就是说，传说只是把圣杯作为一个重要事物的比喻。”

“女人。”索菲说道。

提彬兴奋得站了起来，脱口而出：“但并不是指所有人。那位特殊的女性携带着一个重大的秘密，一旦秘密泄露，将会动摇基督教的根基！”

五十公里以外的一条乡间公路上，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停在了田地旁的树影里。塞拉斯下了车，透过大院外的铁栅栏朝里张望。月光下，他顺着长长的斜坡向上望去，看到了远处的别墅。

塞拉斯检查了一下赫克勒·克奇手枪的子弹夹，子弹夹中装着十三发子弹。

提彬的“书房”跟索菲曾见过的其他书房不一样。这位爵士的书房比最豪华的办公室还要大六七倍，是个由试验室、档案馆和跳蚤市场组合而成的混合物。

“圣杯是名女性。”索菲的脑海里闪过那些相互交织的概念。“您说您有一幅圣杯的画？”

“确实有一幅。但不是我把她称为圣杯的，是耶稣自己这么称呼她的。”

索菲扫视着墙壁，问道：“是哪一幅啊？”

“嗯……”提彬指向远处的一面墙。那是一张八英尺长的《最后的晚餐》的放大照片，跟索菲刚才看过的那幅一模一样。“她在那儿！”

索菲说：“等一下。您说圣杯是个女的，可《最后的晚餐》画的是十三个男人呀。”提彬面带疑惑地问道：“是吗？你再仔细地看一下。”

索菲走到那幅画跟前，仔细地观察着耶稣右手边上的那个人。她审视着那个人的脸型和身材，不由得惊诧万分。那人长着一头飘逸的红发，两只手纤细白皙，乳房的轮廓隐约可见。没错，那是个女人。

索菲叫道：“那是个女人！”

兰登补充道：“我们对很多事情都司空见惯，大脑有时是凭印象来工作的。”

提彬说道：“你忽视了这个女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许多艺术书籍上的照片都是1954年之前拍的。那时这些细微之处被层层的污垢掩盖着，而且大量的修复工作都是由18世纪的一些笨拙的工匠完成的。现在，这幅壁画终于被清理得跟原作一模一样了。”他指着那张照片说道：“就是她。”索菲问道：“她是谁？”

提彬答道：“亲爱的，那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早年的罗马教廷告诉世人生活在尘世间的耶稣是个神。因此，任何描述耶稣凡人生活的福音都必须从《圣经》中删除。然而不幸的是，那些早期的编写者发现福音中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有关抹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的婚姻的主题。看，耶稣和她穿的衣服正好对应。”

索菲一看，惊得目瞪口呆。确实，他们衣服的颜色是对应的。耶稣穿着一件红罩衣，披着一件蓝斗篷；玛利亚·抹大拉则穿着一件蓝罩衣，披着一件红斗篷。一阴一阳。

提彬说：“还有更奇妙的。看这里，耶稣的臀部和她的臀部靠在一起，而且正准备分开来为他们之间这个明显的实体留出空间。”

还没等提彬指明，索菲已经注意到那幅画的焦点上有一个明显的形——和那个代表圣杯和女性子宫的图示一模一样。

提彬边说边走到一张堆满了书的桌子旁。“正如我刚才说过的，耶稣和抹大拉的婚姻是有历史记载的。”

索菲问道：“为什么呢？”

提彬忙着找书，兰登接过话茬。“耶稣是个犹太人，而按照当时的传统，犹太男人是必须结婚的。根据犹太人的习俗，独身是要受到谴责的，一位犹太父亲有义务为他儿子找一个合适的妻子。如果耶稣没结婚，至少《圣经》中会有福音提到这件事，并为耶稣的独身作些解释。”

提彬找到一本大书，把它拽到跟前。那本皮革封面的书有海报那么大，像一本大地图。书的封面上写着：《诺斯替教徒福音书》。提彬打开书，兰登和索菲走了过去。索菲发现书中是一些古代文件的放大照片，那些文件是写在破烂的草质纸张上的。

索菲读着那段文字：救世主的同伴是玛利亚·抹大拉。耶稣经常亲吻她，爱她胜过其他门徒。其他的门徒很气恼，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他们问耶稣：“你为什么爱她胜过爱我们所有人呢？”

这段话让索菲很吃惊，但它也没说明什么。“这上面没提到婚姻呀。”

提彬指着第一行，微笑着说道：“恰恰相反，任何一位亚拉姆语的学者都会告诉你，在那个时候‘同伴’实际上是指‘配偶’。”

兰登点头表示同意。

索菲又把第一行读了一遍。救世主的配偶是玛利亚·抹大拉。

提彬翻着书页，把另外几篇文章指给索菲看。文章都明白无误地记载了抹大拉和耶稣的浪漫关系。“根据这些未经篡改的福音，耶稣没有命令彼得去建立基督教堂，而是让玛利亚·抹大拉去做。”

索菲惊异地看着他，说道：“您是说基督教堂是由一个女人建立的吗？”

“原计划是这样的。耶稣实际上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想让玛利亚·抹大拉来掌管他的教堂。”

索菲不知所措。“对不起。我还是不明白，所有这些是怎样使玛利亚·抹大拉成为圣杯的。”

提彬又一次叫道：“啊！原来如此！”他转向桌子，拽过一张大图纸，铺在索菲面前。那是一张精心制作的家谱。“很少有人知道，玛利亚不仅是耶稣的左右手，而且早就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女人了。”

索菲看到了那本族谱的名称：《本杰明家族》。

提彬说道：“玛利亚·抹大拉是王室的后代。”

“可是我总以为抹大拉很穷。”

提彬摇摇头：“把玛利亚·抹大拉说成妓女，就是要掩盖她跟她那权倾朝野的家族的关系。”

索菲转头看着兰登，兰登点点头。她看着提彬，问道：“为什么早年的罗马教廷会在乎抹大拉是否有皇家血统呢？”

提彬微笑着说道：“亲爱的孩子，与其说罗马教廷关心玛利亚是否有皇家血统，还不如说他们更关心她跟同样有着皇家血统的耶稣的夫妻关系。正如你所知道的，根据《马太福音》，耶稣属于大卫王家族，是犹太王所罗门的后代。跟权势极大的本杰明家族联姻后，耶稣就把两个家族联合了起来，从而结成了有效的政治联盟。这样，他就有可能合法地要求继承王位，恢复所罗门王的皇族。”

索菲感到他终于要切入正题了。

提彬看上去很兴奋。“关于圣杯的传说实际上是关于王室血统的传说。圣杯传说中提到的‘盛着耶稣鲜血的杯子’……实际上说的是玛利亚·抹大拉——传承耶稣王室血统的女性。下面要揭开的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耶稣基督不仅结了婚，他还当了父亲。亲爱的，玛利亚·抹大拉就是圣杯。她是生下了耶稣基督王室后代的圣杯。她是传承耶稣王室血统的女性，是孕育神圣果实的那条蔓藤。”

索菲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纽约市莱克星顿大街的天主事工会总部里，男接待员意外地接到了阿林加洛沙主教的电话，于是他问候道：“晚上好，先生。”

“有我的口信吗？”主教急切地问道。

“没有，先生。只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接待员把那个号码复述了一遍。

阿林加洛沙激动地拨打起号码，电话接通了。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粗哑而不安的声音。“主教，很高兴终于找到你了。我们有很多事要商量。”

“玛利亚·抹大拉对早年罗马教会的那些人极具威胁，但你必须搞清楚教会竭力隐瞒此事的强烈动机。假如公众知道耶稣有后代，那教

会就完蛋了。耶稣有后代的事会破坏耶稣至高无上的神性，那么，自称是人类亲近神和进入天堂的唯一途径的教会也会随之瓦解。”

突然，索菲指着提彬的那堆书说道：“五瓣玫瑰。”跟镶在紫檀木盒上的那个一模一样。

提彬则继续讲解着：“玫瑰一直是女性生殖能力的首选标志。开放的玫瑰花象征着女性的外生殖器。”

提彬接着说道：“根据隐修会的说法，玛利亚·抹大拉是在耶稣受难时怀孕的。为了耶稣后代的安全，她不得不逃离圣地耶路撒冷。在耶稣的叔叔约瑟夫的帮助下，玛利亚偷偷地逃到了当时被称为高卢的法国。在那里她受到了犹太人的庇护。正是在法国，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萨拉。”

索菲抬头望着他，说道：“他们确实知道那个孩子的名字？”

“不仅如此。抹大拉和萨拉的生活还被她们的犹太保护者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要知道，抹大拉的孩子是拥有犹太王大卫和所罗门的血脉的。因此，法国的犹太人认为抹大拉是神圣的王族、王室血脉传承人。当时有无数关于玛利亚在法生活的记录，其中包括萨拉的出世和后来的家谱。”

“可是你说过圣杯就是玛利亚·抹大拉呀。你为什么说人们是在寻找圣杯呢？”

提彬平静地说道：“寻找圣杯实际上就是寻找玛利亚·抹大拉的尸骨，然后对其顶礼膜拜，在一个被遗弃的失去了神力的女人脚下祈祷。”

索菲感到异常惊异：“藏圣杯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坟墓？”

提彬淡褐色的眼睛湿润了：“是的。是一个坟墓，里面埋藏着玛利亚·抹大拉的遗骨和记录她的一生的文件。从本质上说，寻找圣杯就是寻找玛利亚·抹大拉，寻找受尽冤枉的女王。冤枉她的人把她和大批证据一起埋入坟墓，而这些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她的家族有正当的理由获得权力。”

索菲等待提彬镇静下来。许多关于祖父的事还没搞清楚呢！终于，她说道：“隐修会一直致力于保护圣杯文件和玛利亚·抹大拉的坟墓吗？”

“是的，但隐修会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保护耶稣的后人。他们一直处于危险之中。早年的罗马教廷害怕耶稣的后代一旦长大成人，耶稣和抹大拉的事就会浮出水面。这样，基督教的基石就会被动摇，要知道，一个神圣的救世主是不会与女子同床共枕或发生性关系的。”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虽然如此，耶稣的后人还是在犹太人的保护下在法国悄悄地长大了。直到公元5世纪他们才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们与法国的皇族结了亲并生下了被称为‘梅罗文加王朝’的后代。”

耶稣的后代仍然存活着！祖父的话又在索菲耳边响起：公主，我必须要把你家庭的真相告诉你。

她打了个寒战。王室血统。索菲公主。

“雷先生！”墙上的对讲机里突然传来男佣的声音，把索菲吓了一跳。“您能到厨房来一下吗？”

索菲听着提彬的拐杖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感到一阵空虚。

她回想起了妈妈唱歌哄她入睡的情景；回想起了骑在爸爸肩上玩耍的时光；回想起了祖母和弟弟用绿色的眼睛看着她，冲她微笑的样子。这一切都被偷走了。

索菲默默地转过身，看着墙上的那幅《最后的晚餐》，凝视着抹大拉那火红的长发和安详的眼睛。索菲能感觉到抹大拉的眼里有种失去爱人的茫然。

这时，提彬的拐杖声从走廊里传来。他的步伐听起来特别快。他面色铁青地走进书房，冷漠地说道：“罗伯特，你最好作一下解释。你一直没跟我说实话。”

“雷，我是被冤枉的。”兰登说道，尽量保持着镇定。“你是了解我的。我绝对不会杀人。”

“雅克·索尼埃遇害了，警察说是你干的。”提彬看上去非常伤心，“这样一个对艺术作出巨大贡献的人……”

“先生？”男佣走到书房的门口，抱着胳膊站在提彬身后。“要我把他们赶出去吗？”

索菲没有动。“我们有关于隐修会楔石的消息。”

提彬瞪着她看了几秒钟，轻蔑地说：“垂死挣扎。兰登知道我非常想找到它。”

兰登说道：“她说的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来找你的原因。我们想跟你讨论关于楔石的事情。”

男佣插话道：“离开这里，否则我要报警了。”

“雷米！”提彬转过身，呵斥道。“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

雷米愣了一会儿，像丧家之犬一样垂头丧气地走了。

书房外面茂密的灌木丛中，塞拉斯紧紧地攥着手枪，瞪大双眼朝玻璃门里张望。楔石就在这座房子里。塞拉斯能感觉到。

“隐修会领导人？”提彬看着索菲，吃惊地问道：“雅克·索尼埃？”

索菲点点头：“雅克·索尼埃是我祖父。”

提彬拄着拐杖向后倒退了几步，疑惑地看着兰登。兰登点点头。提彬转身对索菲说：“奈芙小姐，我无话可说。如果这是真的，我为你失去亲人而感到难过。我得承认，为了研究的需要，我这里保存着许多名单，名单上的人极有可能是巴黎的隐修会成员。但是你说‘隐修会领导人’？这太不可思议了。”提彬沉默了一会儿，又摇摇头说道：“但这仍然没什么意义。即使你祖父是隐修会的领导人并且制作了楔石，他也绝对不可能告诉你怎样找到它。楔石表明的是通往隐修会的宝藏的路线。就算你是他的孙女，也没有资格知道这个秘密。”

兰登说：“索尼埃先生讲出这个秘密的时候，就快要死了。他别无选择。”

提彬争辩道：“他根本就不需要选择。还有三个隐修会成员也知道这个秘密。”索菲说：“我想您没有看完电视上的新闻报道。除了祖父，其他三位巴黎的社会名流也在今天被害了，而且看得出他们都被审讯拷打过。”

提彬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兰登说道：“没错。但设想一下：如果他们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而且全部遇害，那么……”

提彬吃惊地说道：“那么，就永远没人能知道楔石的隐藏地了。”

兰登补充道：“以及圣杯的埋藏地。”

提彬的身体似乎随着兰登沉重的话语晃动起来。他似乎累得站不住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

索菲走过去，温柔地说："祖父在彻底绝望时，有可能把这个秘密告诉隐修会之外的人。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一个家里人。"

提彬的脸色煞白，他喃喃地说："但是，能够发动这样的袭击的人……只有一种力量能做到。这样的袭击只能来自隐修会的宿敌。"

兰登抬起头："罗马教廷。"

索菲对此表示怀疑："你认为是罗马教廷杀害了祖父？"

提彬答道："这已不是罗马教廷第一次通过杀人来保护自己了。圣杯文件就像烈性炸药，罗马教廷多年以来一直想把它们销毁。"

提彬说："奈芙小姐，这么多年来罗马教廷和隐修会一直保持着一种默契。那就是：罗马教廷不进攻隐修会，而隐修会则保守着圣杯文件，不向外界宣扬。"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然而，隐修会一直都有揭露这个秘密的计划。当特定的历史时刻来临时，隐修会就会打破沉默，向世人宣布圣杯文件的存在并宣讲耶稣基督的真实故事，从而获得彻底的胜利。"

索菲默默地看着提彬。最后，她也坐了下来。"而且您认为那个历史时刻就要来临了，是吗？并且罗马教廷也知道此事？"

提彬补充道："相信我，如果罗马教廷找到了圣杯，他们会毁了它。他们会把那些文件和可敬的玛利亚·抹大拉的遗骨一起销毁。"他眼圈红了。"然后，亲爱的，随着圣杯文件的消失，所有的证据都没了。罗马教廷将会打赢这场世纪之战，从而改写历史。历史的真相将永远被抹去。"

索菲缓缓地从毛衣口袋里拿出那个十字形的钥匙，递给提彬。

提彬接过来，仔细端详着。"上帝啊，隐修会的标志。你是从哪里得到它的？"

"今晚祖父临死之前给我的。我们拿到了楔石。"

"什么！你们已经把楔石从原来的地方拿走了？"

兰登说道："别担心。楔石现在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科莱正想给法希打电话，手机却响了起来。出乎科莱意料，法希对案子的进展并不满意。"有了兰登线索，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当时您在打电话，而且……”科莱汇报了他的方位。法希说道：“我马上过来。先不要行动，我要亲自指挥。”

提彬坐在靠背长沙发上，把那个木盒揽在膝盖上，慢慢地欣赏着镶在盒盖上的那朵精美的玫瑰。今晚成了我一生中最奇特、最不可思议的夜晚。

“玫瑰花。”他轻声念道。玫瑰就代表着抹大拉，就代表着圣杯。玫瑰就是指引方向的罗盘。提彬拔开盒盖上的闩子，将盒盖掀开。

当他看到盒里的东西时，马上就肯定那是楔石。那是一个石头做成的圆筒，由几个刻满字母的环形转盘叠加而成。

索菲说道：“这是根据达·芬奇日记上的记载制作的。祖父非常喜爱制作这种东西。”

提彬把沉甸甸的密码筒从盒子里轻轻地取出，慢慢地举起来。虽然他不知道怎样打开它，可他觉得自己的命运也藏在里面。

兰登端起木盒，凑近灯光，仔细地查看着盒盖上的玫瑰。

他身后的走廊里突然传来“嘭”的一声，兰登转身一看，除了阴影什么也没有。“可能是提彬的男佣刚刚走了过去。”兰登想道。他转回身看着盒子。他用手指摸着那朵光滑的玫瑰，心想：“能不能把玫瑰撬出来呢？”可是盒子制作精良，兰登怀疑只有用剃须刀那样薄的刀片才能伸进玫瑰和盒盖之间的缝隙里。

他打开盒子，仔细地查看了盖子的里层。里面也很光滑。他把盒子转了一个方向，突然，他发现好像有束光从盒子正中央穿了进来。他合上盖子，从外侧检查那朵嵌进去的玫瑰。没有孔。它不透光。

兰登把盒子放在桌上，扫视了一下周围，看见堆纸上有一把裁纸刀。他拿起裁纸刀，走回盒子旁边，打开盒盖，又仔细地研究起那个小孔来。他将刀头塞进小孔里，轻轻一推。根本没费什么劲，他就听到一个东西“嗒”一声轻轻落在桌上。他盖上盒盖，打量那个掉落下来的小玩意儿。那是一块小小的木头，有骰子那么大。原来镶嵌在盒盖上的木质玫瑰弹了出来，落到了桌上。

兰登惊异地望着原先镶嵌玫瑰的地方。那里刻着四行隽秀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兰登从未见过。

突然，兰登发觉身后有动静。不知什么东西猛地击中了他的头部，使他跪倒在地。

“你知道我来干什么。”修道士说，声音听起来很飘渺。

索菲和提彬坐在长沙发椅上，按照袭击者的要求举起双手。兰登瘫倒在地板上，痛苦地呻吟。修道士立刻注意到了提彬膝盖上的拱心石。

“你打不开的。”提彬的语调里流露出一种轻蔑的味道。

提彬的右手从拐杖上滑落，但他的左手却紧紧攥住了拱心石。他挣扎着站起来，站得笔直笔直的，他把那沉重的圆石筒攥在手心，将身子颤颤巍巍地靠在右手的拐杖上。

修道士现在离他们只有几英尺远了，他一直用枪对准提彬的头。索菲眼看着修道士伸手去抓那圆石筒，却爱莫能助，无可奈何。

“你不会得逞的，”提彬喊道，“只有配得上的人才能把它打开。”

塞拉斯飞跃上前，去接那块石头，然而就在此时，那个拄拐杖的人身体忽然失去了平衡，拐杖从他胳膊下滑了出来，他本人斜着身子开始向右边倒了下去。糟糕！塞拉斯急忙伸手去接住那块石头，同时将高举在手中的武器放了下来，然而他眼瞅着拱心石从身边飞了开去。那人向右边倒下，左手则往后仰，于是那圆石筒立刻从他手里弹了出去，掉落到沙发里。与此同时，从男人胳膊底下滑出来的那根拐杖似乎也加快了速度，在空中画了一圈很大的弧线，朝塞拉斯的脚上袭来。

拐杖恰好与他的粗布衣服碰个正着，将他衣服上的毛刺撞个粉碎，一直嵌入到他原本就很粗糙的皮肉里，一股钻心的疼痛顿时在塞拉斯的体内弥漫开来。塞拉斯扭着身子，痛苦得将双膝蜷缩起来，这使他身上卡进皮肤里的腰带卡得更深了。他倒在地上，手枪走火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他还没来得及再次举起枪，女人的一只脚就不偏不倚地踏了上来，踩在他下巴以下的地方。

男仆人匆匆跑了进来。“出什么事啦？哦，上帝！那是谁？我去报警吧！”

“去死！报警就不必了。你帮帮忙，给我们拿些东西来，制服这个家伙。”

兰登感到整个身子开始漂浮起来。声音更嘈杂了。有人在跑来跑去。终于，他坐到长沙发上。那个患了白化病的修道士躺在地板上，硕大的身子被绑了起来，他的嘴里塞满了电缆线，下巴裂开了，而膝盖以上的袍子则沾满了血迹。他似乎很快就会苏醒过来。

突然，蓝色的警灯在山脚下亮了起来，警笛声骤起，汇成了一片光与声的海洋。警车开始沿着大约有半英里的车道盘旋而上。

提彬皱了皱眉："朋友们，看来我们必须作出决定，而且要快。"

科莱和他手下的特工人员拔出枪，从雷·提彬先生的房子前门蜂拥而入。显然这里曾有过搏斗的迹象。然而眼下，整栋楼房似乎已空无一人。

提彬的仆人雷米，按照主人的吩咐，正在做一项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工作。他驾着车，穿过维莱特庄园后面月光笼罩的田野。

"罗伯特，你的头怎么样了？"索菲关切地问道。

兰登勉强苦笑了一下："谢谢，比刚才要好得多啦。"事实上，他正被疼痛折磨得半死。

坐在她身边的提彬，回头瞥了那名被五花大绑并被堵上嘴的修道士一眼，他正躺在最末一排座位后面专供存放行李之用的巴掌大的一块地方。

"罗伯特，我真高兴你今晚突然跑到我家来。"提彬咧着嘴，笑了笑，仿佛这些年来，平生第一次感到如此的快活。

"雷，很抱歉是我连累了你。"

"咳，行了，为这个机会的到来，我已经等了一辈子啦。"

修道士此刻在呻吟，胡乱撕扯着绑在他身上的东西，突然，他的双脚疯狂地乱蹬乱踢。

提彬迅速掉过身子，俯在座位上用手枪径直瞄准了修道士。"阁下，我看你没什么好抱怨的了。你不但非法闯进我家，而且还在我朋友的头上敲了个洞。我现在完全有权一枪毙了你，任由你的尸骨烂在这树林里。"

修道士顿时安静下来。

"你确定我们必须带上他吗？"兰登问道。

“那还用说，罗伯特，你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而这家伙就是让你通向自由的通行证。这位修道士可不是单枪匹马行事。而且，在你们知道谁是幕后操纵者之前，你们两人目前的处境都很危险，好在你们现在取得了主动权。躺在我后面的那个混蛋，就知道其中的内幕。现在，那个躲在幕后的操纵者肯定很紧张呢。”

雷米加快了车速，这样，车在小路上开得更平稳了。

“罗伯特，你能不能把电话递给我？”提彬指指放在仪器板上的电话。于是兰登把电话往后递了过去。提彬拨了一个号码，但他等了很久才有人接电话。“是理查德吗？我吵醒你了吧？我当然吵醒了你啦。我怎么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对不起，有件小事我想求你帮忙。我觉得情况有点不正常，我和雷米得赶快坐飞机到英国去接受治疗。好吧，你马上过来。我很抱歉没时间跟你详细解释。你能不能在大约二十分钟之内把我的‘伊丽莎白’准备好？我知道了，快点，呆会儿见。”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伊丽莎白’？”兰登问道。

“是我飞机的名字，它花去了我一半家产呢。”

兰登将整个身子转了过去，两眼紧盯着他。“怎么啦？”提彬询问道，“你们两个该不会留在法国，让警察署在后面穷追不舍吧？要知道比起法国来，伦敦要安全得多啦。”

索菲也转过身，面对着他：“你是说要让我们离开这个国家？”

“朋友们，我在伦敦的上流社会的影响比我在巴黎更大。更何况，大家都认为圣杯是在英国。如果我们能打开拱心石，我敢保证我们会找到一张地图，它会告诉我们选择的方向是对的。”

“你是在冒很大的风险帮我们呢。你该不会跟法国警方套上交情吧？”索菲说。

提彬不满地摆了摆手。

《纽约时报》编辑琼纳斯·福克曼刚爬上床，准备睡觉，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现在还打电话来，未免太晚了点吧。他嘟哝着，抓起了话筒。

接线员在电话另一端问他：“你要不要把罗伯特·兰登打给你的对方付款电话转过来？”

琼纳斯一脸疑惑，拧亮了电灯：“哦……当然，接过来吧。”

电话线里传来滴滴答答的声音。

“对不起，琼纳斯。我很快就会说完的。不过我真的想知道，我的手稿你是不是？……”

“很抱歉，罗伯特。我知道我说过会在这周将校对好的样稿寄给你，不过我实在太忙了。下星期一吧，我答应你。”

“我倒不是担心这个，我只想知道你是否没告诉我就把书稿寄出大肆宣扬去了？”

福克曼踌躇了一下。最近，兰登写的一部作品是探索女神崇拜历史的力作，其中包括几篇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章节，这无疑将会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琼纳斯，你把我的文稿寄出去了是不是？”兰登的语气有点咄咄逼人。

“罗伯特，你的书稿本身没有问题，不过我也是想通过为此书大作宣传来给你一个惊喜。”对方短暂地沉默。

“那，你有没有将书稿寄给卢浮宫艺术博物馆的馆长？”

“你是怎么想的？你在书稿里几次三番提到卢浮宫收藏的艺术作品，况且他写的书也出现在你的参考书目里，偏偏索尼埃对这种事又很精明！这家伙可不是容易对付的人呐。”

罗伯特沉默良久：“那你是什么时候寄出去的？”

“大约有一个月了吧。我还告诉他你不久会去巴黎，并建议你们两人私下里聊聊，他打电话约你见面了吗？”

“猎鹰者”731的“加勒特”TFE-731双引擎轰鸣起来，产生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飞机向空中飞去。

“我们在将注意力集中到拱心石上之前，不知能否让我说上几句。”提彬开了腔，“奈芙小姐，你祖父把这密码盒给了你，就是希望你在有生之年，会严守圣杯的秘密。”

“你说得对。”

“所以，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沿着这条既定方向的道路走下去，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你的。”

索菲点了点头，尽管她觉得还有另一个动机在驱使着她，那就是查明她家族的真相。虽然兰登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了她，拱心石与她的过去毫无关系，但她依旧觉得有一些很隐秘的东西跟这个秘密纠缠在一起。

“今天晚上，你祖父和另外三人都死了。”提彬继续说道：“依我看这件事情你是别无选择的了。不过考虑到这里的形势还不太稳定，你要么把责任全部承担起来，要么把责任一概推给别人。”

“我祖父既然把这个密码盒给了我，我想他肯定认为，我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

“那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兰登插嘴问。

“罗伯特，你我都知道，郇山隐修会这些年来都不想掩盖真相，让它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他们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让别人分享他们的秘密，等待一个让全世界都准备直面那个历史真相的时机。”提彬说。

“那你是不是相信这个时机已经来到了？”兰登问。

“绝对相信。没有比这更清楚不过的了。所有的历史迹象表明，现在也正是时候。要是郇山隐修会不想很快让世人知道他们的秘密，那为什么教会要发起攻击呢？”

索菲立即反驳：“可是，修道士还没把他们的目的告诉给我们呢。”

“修道士的目的也就是天主教会的目的，”提彬回答说：“他们就是要毁掉将会揭露大骗局的那些文件。教会今晚动手要比他们还早，奈芙小姐，要知道郇山隐修会可是信得过你。很清楚，挽救圣杯命运的使命也包括要促成郇山隐修会想把真相与世人分享的最终愿望。”

兰登插嘴说道：“雷，你让索菲做出那样的决定，这对一小时之前才知道有《圣杯文献》这回事的人来说，真的很难啊。”

提彬叹了口气：“奈芙小姐，如果我是在逼迫你，我真的很抱歉。很显然，我一直相信这些文件应该予以公开，但最终得由你自己决定。我只是觉得这很重要——万一我们成功开启了拱心石，你就得开始考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

“先生们，”索菲用坚定的语气说道：“照你们的话说，就是：‘你不去找圣杯，圣杯自然会去找你。’我相信圣杯已经因为某种理由而找上我的门来了，等时机一来，我知道怎样去应付。”

提彬与兰登都吓了一跳。

科莱中尉站在维莱特庄园的客厅里，注视着逐渐熄灭的烟火，深感沮丧。

法希大步走了进来，厉声说：“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特工回答说：“阁下，韦尔内承认兰登与奈芙今晚到过他的银行。”

从厨房里传来另一位特工的声音：“上尉在吗？我在拨通提彬先生的缩位号码，我正往布尔歇机场打电话。情况有些不妙了。”

三十秒后，法希把东西整理好，准备离开维莱特庄园。他刚得到消息，知道提彬在布尔歇机场附近有一架私人飞机，而那架飞机早在半个小时前就已经飞走了。

“猎鹰者”号腾空而起，向英格兰方向飞去。兰登小心翼翼地将紫檀木盒子从膝盖上举起来，把盒子打开，他没把注意力放到密码盒的标有字母的刻度盘上，而是集中到盒盖下侧的小洞上。他用钢笔尖非常谨慎地移开顶部的玫瑰镶嵌物，露出了下面的文字。“雷爵士，我怎么连一个字也不认识啊。”

“可能是很古老的吧。”提彬在一边提醒他。

“聂库多字符？”索菲问道。

提彬深吸了一口气，他贪婪地注视着雕刻在盒子上的刻图。很长时间一句话也没有说。随着时光的流逝，提彬觉得信心逐渐消失了。“太让我吃惊了，这种文字我竟然似乎从没有看过。”

兰登颓然地倒了下去。“我可以看看吗？”索菲问道。

“亲爱的，当然可以。”提彬说着，便把盒子推给了她。

“啊，”索菲打量了盒子一会，叫道：“我本来应该猜得到的。”

提彬与兰登齐刷刷地转过身来，直盯着她。

“这很容易。”索菲欢快地叫着，很明显她正沾沾自喜。“我六岁时祖父就教我这种文字了，我熟练得很呢。”

提彬还在唠唠叨叨：“是怎么一回事呀？”

“是一段按字母反方向书写的文字，去拿面镜子来。”兰登说。

“不用了，我敢打赌这纸够薄的了。”索菲说着，把紫檀木盒子举起，就着墙上的灯光，查看盒盖的底部。

于是立刻一目了然。

“是英语，”提彬哑着嗓子，羞愧地低下了头：“还是我的母语呢。”

在距地面15,000英尺的高空，罗伯特·兰登觉得现实世界离他是越来越遥远了。他全神贯注于索尼埃那首唯有依靠镜子才能看出是什么内容来的诗上，而那首诗，透过盒盖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一个蕴含智慧的古词，能揭开这卷轴的秘密——并帮助我们，将失散的家族重新团聚在一起——开启的钥匙是为圣殿骑士们所赞美的基石——而埃特巴什码，将会告诉你历史的真实。”

兰登甚至还没来得及考虑这首诗会告诉他们什么样的古老密码，他只觉得有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这首诗的韵律，激起了他内心的共鸣。

“这是五步抑扬格！”提彬转身面对兰登，冲口说道：“并且这首诗是用英语写的！很地道的英语啊！”

兰登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郁山隐修会，就像欧洲许多与教会产生冲突的秘密组织一样，长期以来一直将英语视为欧洲唯一纯正的语言。

“这首诗，不仅提到了圣杯，而且提到了圣殿骑士以及四处流散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家族！我们还指望什么呢？”

“密码好像跟圣殿骑士不无关系。”索菲大声读了出来：“圣殿骑士赞扬的基石，就是开启此门的钥匙。”

“雷爵士，你是研究圣殿骑士的专家，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兰登问道。

提彬沉默了片刻，然后叹了一口气：“咳，至于基石，很明显是坟墓的一种标记。基石上肯定有个充当密码的词。我们得找到这块被圣殿骑士赞扬过的基石。”

索菲看到，兰登的脸上露出了严峻的神情，感到要找到这块基石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她知道，她祖父决不会这么轻易地泄露他的秘密。

布尔歇机场值夜班的调度员在空白的雷达屏幕跟前一直打着盹儿，而警察署来的长官就差一点把门砸破了。

“提彬的飞机呢，到哪里去了？”贝祖·法希快步走进那座小塔，大声吼道“去给我弄架飞机来。我要去伦敦。帮我联系好肯特郡的警方，而不是英国军事情报部第五局。此事务必低调处理。记住，是跟肯特郡当地警方。你叫他们允许让提彬的飞机着陆，然后在飞机跑道上将它包围起来。在我没到那里之前，谁也不能从飞机里出来。”

“你怎么不说话呢？”兰登注视着“猎鹰者”号机舱对面的索菲说。

“太累了。还有这首诗，我怎么也看不明白。”

“索菲，你告诉过我，说你看到过什么，从而使你相信，你祖父是某个秘密组织的成员。不管你看到什么，那足以使你深感不安，所以从那以后你就再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了。”

索菲吃惊地睁大了双眼。“你是不是看到了男人，还有女人？”索菲仿佛被击了一下，她点点头。

兰登伸长脖子，竭力想掩饰内心激动的情绪，然而他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索菲·奈芙竟然在无意中目睹了一场有着两千年历史的神圣仪式！他努力使自己的语气平静些：“他们是不是都戴了面具？戴着让人分不清性别的面具？”

“是的，他们每个人都戴着相同的面具。女人戴白色的，男人戴黑色的。”

兰登以前曾读过一些描述这种仪式的文章，因此了解它神秘的渊源，于是他低声说道：“这种仪式叫做‘神婚’，它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古埃及的祭司与女祭司们定期举行这样的仪式，以此来赞美女性的生殖能力。”

“可我看到的仪式决不是什么婚礼仪式。”

“那是灵肉交融的婚礼，索菲。”

“你是说性的结合？”

“索菲，”兰登轻声地说：“重要的是，你要记住古人对性的看法与我们现代人对性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性行为产生了新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奇迹——而奇迹，只有神才能创造奇迹。‘神婚’决不是什么伤风败俗，而是极其神圣的仪式。对早期的基督教会而言，人类通过性的手段直接与上帝交流，这对天主教的权力基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它把教会弃置一边，破坏了他们自封的唯一可以与上帝对话的地位。出于一些很明显的原因，他们竭力诋毁性行为。”

索菲觉得前额一阵冰凉，她开始讲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身影在交叠，黑与白在相互转换。女人们漂亮的白纱长袍飘了起来，她们用右手将金球举起，并异口同声地唱道：“吾与汝自始即相伴兮，在万物神圣之晨曦。长夜漫漫尚未逝兮，汝已孕于吾之体。”

他们正向圆圈中央的什么东西表达他们的敬意。

在这些人围起的圆圈中央，一尊低矮却装饰华丽的神坛上，躺着一名男子，他光着身子，仰面朝天，还戴着黑色的面具。索菲立刻认出了这名男子和他肩上的胎记，差点没叫出声来。怎么会是祖父？！

一位戴着白色面具的裸体女人，骑在她祖父的身上。她茂密的银色头发往脑后拂去。她体形臃肿，身材看上去远不算完美，然而此刻，她正随着吟唱的节奏扭动着身子——

阿林加洛沙主教再次把法希打来的电话挂了时，他乘坐的那架可供住宿的涡轮螺旋桨飞机，正飞越过灯火闪烁的摩纳哥城上空。

最近法希花样百出，似乎总让人难以预测。不过今晚，一切差不多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事情进展得如何？所有的事情变化之迅速，实在令人难以控制。我让塞拉斯去干了些什么？！我自己又干了些什么？！

阿林加洛沙双腿颤抖着，走到飞机的座舱。“你给我掉转方向吧。我会给你补偿的。你要多少？”

驾驶员一眼看到这位主教手上戴着的金戒指：“给我来点货真价实的东西怎么样？”

阿林加洛沙内心涌起一股浓浓的悲哀，把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轻轻地放在飞机的仪表板上。

飞机再次着陆了。这时，兰登的脑海里突然闪过感悟的光芒。他狠命地把喝光的可乐罐子砸了下去。“你不会相信的，”他转身对其他人说：“这块圣殿骑士赞美的基石———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提彬道：“这么说你知道基石在哪里了？”

兰登笑了笑：“我不知道它在哪里，可我知道它是什么。”

索菲俯身过来倾听。

“我认为headstone就取它的字面意义，是指石头，而不是什么坟墓的基石。”兰登解释说。

“你是说石头？”提彬紧跟着问。索菲似乎同样感到茫然。

“雷爵士，在宗教法庭肆意镇压异教徒期间，教会不是诬蔑圣殿骑士们都是异教徒吗？”提彬转过身子说。

“对呀，他们罗列了许多罪名，什么鸡奸啦，往十字架上撒尿啦，瞎搞鬼神崇拜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些罪名里不是还提到盲目崇拜神像这一项吗？具体说来，就是教会指责圣殿骑士们秘密举行向石像祈祷的仪式……而这座石像，就是异教神……”

“你是指鲍芙默神！”提彬失声叫了出来：“天哪，罗伯特，你说得太对了！你说的就是那块被圣殿骑士赞美过的石头！”

兰登赶快给索菲解释，告诉她鲍芙默神是异教徒掌管生殖的神，是与人类的生殖能力联系在一起的。鲍芙默神的头是羊的形状，羊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普遍标志。圣殿骑士们围着它的头部石像，念着祈祷词，以此来表达他们对鲍芙默神的敬意。

“是的，是的。”提彬激动地说。“鲍芙默神一定是诗里所提到的，那块被圣殿骑士们赞美过的基石。”

“好啦，”索菲接过话，“但如果鲍芙默神就是那块被圣殿骑士们赞美过的基石的话，那我们就又碰上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难题了。”她指着密码盒上的刻度盘。“鲍芙默这个词有八个字母，但我们要找的只是五个字母的词呢。”

提彬笑得更欢了：“亲爱的，这样一来，埃特巴什码就能派上用场了。在正式的希伯来书写体系里，元音字母是不需要写出来的。所

以，如果用希伯来字母拼写鲍芙默神这个单词，就会失去三个元音，只剩下——”

“五个字母。”索菲脱口叫道。

提彬点了点头，又开始写起来。“好了，这就是用希伯来字母拼写鲍芙默神这个单词的正确形式。为了清楚起见，我把省略的三个元音字母也在这里写出来。”

BaPVoMeTh

“当然，你得记住。”他继续补充道，“希伯来语一般是从相反的方向写起的，但这里我们照样能够运用埃特巴什码。接下来，我们必须将所有的这些字母，按照与原先排列方向相反的顺序重写一遍，用这种方式来创造我们自己的替换系统。”

“还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索菲把笔从提彬的手里拿过来：“它对所有反射性的，包括埃特巴什码在内的替换密码都很管用。这是我在皇家霍洛威大学学到的小把戏。”她先从左到右写了字母的前一半，然后又在下面从右到左写剩下的那部分字母。“密码分析专家把它称作重影，单看部分很复杂，再看就容易明白了。好的，鲍芙默神，如果用无元音字母的希伯来语，就是这样：B-P-V-M-Th。现在，我们简单运用你画的埃特巴什码替换密码矩阵，将这些字母转换成五个字母的密码。”

兰登的心“咚咚”地跳起来。B-P-V-M-Th。阳光正从窗户外倾泻进来。他看着索菲的密码替换矩阵，开始慢慢地进行转换。B是Sh……P是V……

提彬高兴得像圣诞节晚会上快乐的小孩。“还有，埃特巴什码显示——”他突然停住了。“天哪！”他的脸色刷地苍白起来。

兰登立刻抬起头来。“你怎么啦？”索菲赶忙问。

“这个——真是聪明，”他喃喃自语：“聪明绝顶了！”提彬重新在纸上写了一遍。“来，鼓励一下。这就是你要的密码！”他把刚写过的东西给他们看：

Sh-V-P-Y-A。索菲有点不悦：“什么玩意嘛？”兰登也没有立刻看出来。

“你看看这个。”提彬在一旁敦促道。“有两点请你记住。第一，希伯来语中代表Sh音的符号也可以发S音，这可以根据方言口音而定，就像字母P也可以读作F那样。”

“SVFYA？”索菲想，大惑不解。

“真是天才！”提彬补充说：“人们经常用字母V来替换元音字母O的！”

索菲又看了看那几个字母，试着把它们读了出来：“S-o-f-y-a。”

提彬眨了眨眼：“在古希腊语里，‘智慧’这个词就拼作S-O-F-I-A。”

索菲把密码盒揽在怀里，开始输入这几个字母，她内心充满了喜悦。“一个蕴含智慧的古词。”兰登与提彬在一旁看着，此时仿佛也停止了呼吸。

“S-O-F-”

“小心，”提彬敦促道，“一定要小心。”

“I-A-”

索菲输入了最后一个字母。“好了，”她低声地说，抬头望了望其他人，“我要把它打开了。”

“要轻轻地拉。”她对自己说。

索菲以手心抱住圆柱体的两端时，提彬和兰登两人都挨了过来。索菲满怀着即将破译密码的喜悦，几乎忘记他们想要在里面找些什么。这就是郇山隐修会的拱心石吧。据提彬讲，它里面有一幅可以帮助我们找寻圣杯的地图，凭这张地图，就能找到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坟墓，以及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过的珍贵器皿……还可以揭开无数不为人知的真相。

索菲紧紧抓住圆石筒，再次检查所有的字母是否与指示器上显示的相同。然后她慢慢地一推。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稍微再用力，突然，那圆石筒就像设计精巧的望远镜一样“砰”的一声开了，圆筒重的一头还落在她的手中。兰登和提彬紧张得差点要跳起来。索菲将圆筒的盖子放在桌上，倾斜着圆筒，眯着眼睛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她的心急速地跳动起来。

啊，有幅卷轴！索菲往里瞅着那张卷起来的纸中间的空隙，她发现它被包在圆柱形的物体上，

索菲皱了皱眉，一把抓住那张卷起来的羊皮纸及被它包住的物品，将它们从筒里取出来。

兰登看到羊皮纸包住的东西，心不由一沉。

“上帝啊，你祖父是位多么了不起的建筑师！”提彬说着，倒在了座位上。

桌上现在又多了一个密码盒，但比以前的那个更小，它用黑色玛瑙做就，一直放在前一个密码盒里。兰登伸过手去，将那个更小的密码盒举起来。它除了比大的小了一半，而且颜色很黑之外，其外形与前一个并无二致。他听到熟悉的潺潺声。很明显，他们以前听说过的醋瓶子就在这个更小的密码盒里。

兰登仔细地打量羊皮纸。他又看到另一首用精美书法写就的四行诗，而且仍然采用了五步抑扬格。诗的第一行是这样的：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

诗的其余部分清楚地表明：要打开第二个密码盒，就必须去拜访位于这座城市某个地方的骑士坟墓。

兰登激动地转身看着提彬：“你认为这首诗指的是什么骑士呢？”

提彬咧嘴笑了笑：“总不会是最难猜的吧。可我知道，答案就在要找的坟墓里。”

就在此时，在他们前方十五英里开外的地方，六辆警车沿着浸满雨水的街道，向比金山机场奔去。

科莱没有跟法希去伦敦参与这次行动，而是留在维莱特庄园监管已在庄园里展开活动的PTS工作小组。

“这位英国人真怪。你看看这个吧。”检察官在证据袋里翻了一通，然后挑出一样东西，递给了科莱。

科莱看到照片上有扇哥特式教堂的大门，这是一座传统的、凹进去的拱门，它被分成了几层，越往上就越窄，直至变成了很小的通道。

科莱在照片背面看到用英语歪歪扭扭写的一些符号，它们把教堂那长而空荡荡的中殿描绘成异教徒私下献给女人子宫的赞礼。

科莱捡起第二个证据袋。透过塑料袋，他看到一幅巨大而光滑的相片，看起来像是一份年代久远的文件。最顶上的标题是这样的：多西耶秘密———编号4lm'249。

“这是什么？”科莱问道。

“不知道，这里还有很多份呢，所以我装了一份在袋子里。”

科莱认真地研究那份文件：郇山隐修会历任长老以及大师的名单。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还有五分钟我们就要着陆了。”提彬的飞机驾驶员大声宣布。此时“猎鹰者”731正在下降，飞入清晨那细雨淅沥的灰蒙蒙的水雾里。

“阁下，”驾驶员回头喊道，“控制塔刚才发信号来，说在你停机库附近的路上出了些问题，所以他们叫我不要把飞机开往那里，而是直接飞往机场的航空集散站。”

提彬转身面对索菲与兰登两人：“朋友们，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怀疑前面有接机团来欢迎我们呢。”

兰登凄凉地哀叹一声：“也许法希还将我当作是他那边的人呢。”

索菲沮丧地倒在座位上。

“给我一点时间。”提彬说着，步履蹒跚地朝驾驶员座舱走去。

“你要干什么？”兰登问道。

“我得去参加个推销会议。”提彬说，他也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说服驾驶员去冒一次极不寻常的险。

“猎鹰者”号飞机终于靠近机场了。

西蒙·爱德华兹，比金山机场负责接待工作的一名长官，在控制塔里走来走去，不时紧张地看着那被雨水浸湿的跑道。他从不喜欢周六一大早就被人叫醒，不过特别让他倒胃口的是，竟然叫他负责逮捕一名对他来说好处多多的客户。雷·提彬爵士不但为他租借的私人停机库付了比金山机场一大笔钱，而且每次在他驾机来去时，总要付给他们一笔“着陆费”。

“猎鹰者”号此时已经离地面很近了，它的右舷飞速从树梢上掠过。然而飞机并没停下驶入航空集散站，而是平静地沿着机场的跑道滑行，继续往远处提彬的私人停机库驶去。

所有的警察将爱德华兹团团围住，瞪着眼睛看着他："我们还以为驾驶员同意把飞机开到航空集散站来呢。"

爱德华兹一脸茫然："他说过的呀。"

很快，爱德华兹被裹挟进警车里，然后警车穿过停机坪向远处的停机库疾驶而去。警察的车队还远在五百码以外，而提彬的"猎鹰者"号飞机已经平稳地滑进私人停机库里，消失了。所有的警车终于来到了停机库，并猛地在开着的门前停住，警察们拔出枪，从车里蜂拥而出。

爱德华兹也跳了出来。声音震耳欲聋。

驾驶员终于将飞机停了下来，并关小了引擎的声音。警察蜂拥而至，在飞机四周摆好了架势。爱德华兹跟着肯特警察局的检察官小心翼翼地向飞机的舱口走去。过了几秒钟，机舱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

雷·提彬出现在舱口，飞机的电动舷梯平稳地放了下来。他一边紧盯着外面数不清的对准他的枪，一边将身子倚靠在拐杖上。他搔了搔头，说："西蒙，我不在的时候，你是不是中了警察的六合彩票了？"他的语气里，更多的是迷茫，而不是关切。

西蒙·爱德华兹走上前，他强咽下沁入喉中的雾水。"早上好，爵士，我为造成这样混乱的局面向你道歉。我们发生了泄漏事故，可你的驾驶员答应把飞机开到航空集散站去的。"

"是的是的，不过是我让他到这里来的。我有个约会要迟到了。我付了停机库的钱，但你们竟胡说什么是为避免油泵泄漏的事故起见，这未免太小心了吧。"

肯特警察局的检察官走上前，说："恐怕你还得在飞机上再等半小时左右。"

提彬并不为之所动，他摇摇晃晃地走下舷梯："这不可能，我跟医生已经约好了。"他来到停机坪，说："如果失约我可担待不起。"

检察官再次挺身挡住了提彬的去路，不让他从飞机上下来。"我是奉法国警署之命而来的。他们说在你的飞机上藏有至今逍遥法外的逃犯。"

提彬盯了肯特警察局的检察官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大笑起来：“你该不是在玩什么暗箱游戏吧？太有意思啦！”

检察官毫不退让：“先生，我可是认真的。法国警方说你飞机上可能还藏有一名人质。”

提彬的男仆人雷米出现在舷梯顶端的舱口。“我倒是很想找个人质给雷爵士干活呢，但他向我保证说我随时可以走。”雷米看看表，朝停机库很远的角落里那辆“美洲虎”加长高级轿车点了点头。

“我们不能让你走。”检察官说道：“你们两位还是请回吧。法国警方马上会来这里。”

提彬于是望着西蒙·爱德华兹：“西蒙，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太荒唐了吧！飞机上根本没其他人。跟往常一样，只有雷米、驾驶员和我三个人。或许你可以做中间人，你到飞机上去瞧瞧，看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人。”

爱德华兹觉得自己身不由己了。“好的，爵士，我去看看。”

“看你个头！”肯特警察局的长官高声叫嚷，很明显他对比金山机场的事早有所闻，所以他怀疑西蒙·爱德华兹可能会撒谎，以便能留住提彬这样的客户，继续与比金山机场交往。“我自己去。”

提彬摇摇头。“你不行的，长官。这可是私人财产，如果你没有搜查令，我看你还是乖乖地呆一边去吧。”

“你想得倒美！”

提彬的表情顿时冷淡下来：“长官，我想我没时间跟你玩什么把戏。我跟医生的预约已经迟到了，我得走了。如果你非要阻止，就朝我开枪吧。”提彬说着，便和雷米绕过这位长官，穿过停机库，向停靠在角落里的豪华轿车走去。

肯特警察局的长官望着提彬挑衅性地从他身边蹒跚而过。“截住他们。”他大声命令道，“我到飞机上去看看。”

长官紧抓住扶手，朝飞机的舷梯上爬去。他来到舱口，往里面瞧了几眼。过了一会，他才走进机舱。他到底看到什么了？

只有那个驾驶员满脸恐惧地蜷缩在飞机的座舱里，除此以外，整架飞机都是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他快速地在浴室里、椅子中

间以及行李区搜查了一遍，却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更不用说有人了。

“伙计，戏演得真棒！”等到轿车加快速度离开了机场，提彬在车后高兴地嚷嚷。他又掉转头，看着偌大的车里模糊不清的前方，问了一句：“各位，感觉还舒服吧？”

兰登无力地点了点头。他和索菲还蜷缩在地上，那个被绑起来并被堵上嘴的白化病患者，此刻就躺在他们身旁。

早些时候，当“猎鹰者”号驶入空荡荡的停机库时，雷米在飞机中途转弯时还没等它停下来，就已经先把舱口打开了。在警察紧跟而来的那会儿，兰登与索菲一把将修道士拖下舷梯，很快躲到车子的后面，不见了。接着飞机的引擎声又惊天动地地响起来，等警车赶到停车库，飞机已经转了180度的弯。

此刻，这辆豪华轿车正飞快地向肯特郡奔去，兰登和索菲爬到车后，将绑着的修道士撂在地上。他们找了一张面对着提彬的长椅坐下。那名英国佬狡黠地朝他们一笑，打开车内吧台的橱柜，冲他们说道：“两位要不要喝点饮料，比如塞尔查矿泉水，或者吃点饼干、土豆片、果仁什么的？”

索菲和兰登一起摇头。

提彬咧嘴笑了笑，关上了橱柜：“那好，那我们开始研究这骑士的坟墓吧……”

索菲摊开羊皮纸，将纸条递给了兰登。兰登读着那些诗句，缓慢而又认真地，诗是这样写的：

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

他的行为触怒了上帝，因为违背了他的旨意。

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

它道破了玫瑰般肌肤与受孕子宫的秘密。

提彬说：“其实说来非常简单，第一句就是关键。你读读看怎么样？”

兰登猛地想起发生在1307年的那次臭名昭著的围剿圣殿骑士的事件——在那个充满不祥气氛的第十三日，黑色星期五，教皇克雷芒杀

害并活埋了成百上千的圣殿骑士。“不过，肯定有无数被教皇杀害的骑士们的坟墓。”

“哦，不对不对。”提彬赶忙说道：“他们大多数人是被绑在刑柱上烧死的，然后被扔进台伯河，连个仪式也没有。然而这首诗指的是一个坟墓，一个位于伦敦的坟墓，它就在由郇山隐修会的军队——圣殿骑士们亲自建造于伦敦的教堂里啊！”

“你是说圣殿教堂？”兰登吃了一惊，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它那里有坟墓？”

“当然，在那里，你会看到十个最让你触目惊心的坟墓。”

实际上，兰登从没去过圣殿教堂，尽管他在研究郇山隐修会的过程中，曾无数次参考过有关它的资料。

“实际上，它就在离圣殿教堂内通道上的舰队街不远的地方。”提彬说：“教堂现隐藏在比它大得多的建筑物后面。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它在那里。那真是阴森可怕的地方。教堂从里到外，都带有异教的建筑色彩。”

索菲惊讶地问：“带有异教的建筑色彩？”

“绝对是异教徒的建筑风格！”提彬大声说道：“教堂的外形呈圆形。圣殿骑士们为了表达对太阳的敬意，抛弃了传统的基督教十字形的建筑布局和模式，建造了这座完全呈圆形的教堂。”他的眉毛狠狠地跳动了一下。“这就触动了罗马教廷的僧侣们敏感的神经。这与他们在伦敦市区复兴史前巨石柱的异教风格，也许没什么区别。”

索菲瞄了提彬一眼：“那诗的其余部分呢？”

这位皇家历史学家的高兴劲儿逐渐消失了。“我也说不准。这真让人为难。我们还得对那十座坟墓逐一认真检查呢。如果运气好，也许就会找到那座一眼就知道没有圆球的坟墓。”

兰登意识到他们现在离目标有多近了。如果那个失踪的圆球会泄露他们要找的密码，那他们就可以打开第二个密码盒。

“罗伯特，我很抱歉把你牵扯进来，而且让你陷得这么深。”索菲说着，把手搭在他的膝盖上。“可有你在身边我真的很高兴。”

兰登觉得陡然生出几分意想不到的亲近来。

“如果我们找到《圣杯文献》，你看该如何处置呢？”她轻声地说。

“我有什么想法并不重要。你祖父把密码盒给了你，你会处理好的，因为直觉告诉你，你祖父会让你这么做的。”

“你赞成将《圣杯文献》永远地隐藏起来？”

“我是历史学家，我反对任何人损坏这些文献，而且我很乐意看到研究宗教的学者们，有更多的历史材料去探索耶稣基督非同寻常的人生。”

“你对我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提出了反驳呢。”

“是吗？《圣经》给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成千上万的人们设置了一个最根本的路标，《可兰经》、《犹太律法》，还有《巴利教规》，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给信仰其他宗教的许多人指点了迷津。假如你我能找到一些与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以及异教的传说相背离的材料，我们会那样做吗？我们会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对那些佛教徒说，我们能证明佛主不是从莲花里生出来的吗？或者告诉那些基督徒，耶稣不是真从处女的子宫里孕育出来的吗？那些真正理解自身信仰的人，通常也知道这些故事传说是隐喻性的。”

兰登和索菲、提彬三人从“美洲虎”豪华车里钻出来，走到圣殿教堂内通道，他注意到他手腕上的“米奇老鼠”牌手表显示将近七点半了。这三人，犹如在迷宫里行走一般，他们绕过许多建筑物，才来到圣殿教堂外面的小院里。那粗糙的石头，在雨中泛着青光，一群鸽子，在他们头顶的建筑里“咕咕”地歌唱。

伦敦古老的圣殿教堂全部是用法国卡昂地区出产的石头建造的。这是一幢引人注目的圆形建筑，有着撼人心魄的华美外表，中间一座塔楼，塔楼的旁边有个突出来的正殿。

“今天星期六，我们是来早了点。”提彬摇摇晃晃地走到大门前：“所以我想现在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

教堂的入口处是一块凹进去的石头，里面嵌着一扇巨大的木门。在木门的左边，看起来完全不协调地挂着一块公告牌，上面写满了音乐会的日程安排以及宗教仪式的通知。提彬读着公告牌上的告示，眉头紧皱起来：“他们要再过两个小时才向游客开放哩。”他走到门前，

试着想把它打开，然而那扇门却纹丝不动。于是他把耳朵贴在木板上倾听。过了一会，他抽身走了回来，一脸诡秘的神色，他指着公告牌说："罗伯特，你去查查宗教仪式的日程安排，行么？这个星期由谁来主持仪式的呢？"

在教堂里面，一位祭台助手用吸尘器差不多将所有祭祀用的座垫上的灰尘吸完，这时他听到有人在敲礼拜堂的门。他充耳不闻，不加理会。突然，敲门声变成了沉重的撞击声，仿佛有人在用铁棒砸门。这名年轻人关掉吸尘器，怒气冲冲地朝门口奔去。他从里头一把将门"哐"的拉开，看到三人站在门外。是游客吧？他咕哝着说："我们九点半才开门哩。"

那个身材矮胖的男人，很明显是他们里头的领军人物，他拄着拐杖走上前来，说："我是雷·提彬爵士。"听他的口音，倒像是一位颇有身份的正宗英国人。"你肯定知道，我是陪克里斯托夫·雷恩四世及其夫人一道来的。"他走到一边，夸张地朝站在他们背后的那对模样俊秀的夫妇挥了挥手。女人看上去很温和，长着一头茂密的暗红色头发。男人个子挺拔，黑色头发，看上去似乎有点眼熟。

那名祭台助手一时不知如何应付。克里斯托夫·雷恩爵士是圣殿教堂最有名望的赞助者，在圣殿教堂遭受伦敦大火灾的侵袭后，他曾采取了所有的修复措施。不过他早在18世纪初期就已经去世了。

"雷恩夫人，"拄拐杖的人说，"你能不能把骨灰盒拿出来，给这位粗鲁的年轻人瞧瞧？"

女人犹豫了一会，然后，似乎是刚从梦里醒来，她把手伸进背心口袋，取出了一个小小的、外面包了一层布的圆柱体。

"喏，你看啊。"拄拐杖的男人喝道，"现在，你要么成全他老人家的遗愿，让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礼拜堂里，要不然我们就去告诉诺尔斯神父。"

祭台助手走到一边，让这三人进来时，他敢说雷恩夫妇面对眼前的情景，神情如他一样的茫然。他不安地望着他们走出了他的视线，然后回去继续干他的杂活。

当三人来到教堂深处，兰登勉强地笑了笑。"雷爵士，"他压低嗓门说，"你真会撒谎啊。"

提彬双眼闪烁：“别忘了我是牛津剧院俱乐部的成员。”

这群人穿过矩形的附属建筑物，朝通往主教堂的拱门走去。

提彬回头看了看远处那位还在摆弄着吸尘器的祭台助手，低声对索菲说：“你知道吗？圣殿骑士们四处躲藏时，据说圣杯曾在这教堂里藏了一夜。你能想象到整整放了四抽屉的《圣杯文献》竟然会在这里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尸骨摆在一起吗？一想到此，我就不禁不寒而栗。”

等他们走进那个圆形的大厅，兰登也觉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的眼睛循着这个大房间用灰白色石头砌就的圆圈看去，顿时被一些雕刻的怪兽、妖魔鬼怪以及因痛苦而扭曲并全朝这里怒目而视的人脸吸引住了。在这些雕刻品的下面，有一张长椅围着整个房间绕了一圈。

“是圆形剧场啊。”兰登轻声地说。

提彬举起一根拐杖，指着房间尽头的左边，接着又指着右边。这时兰登已经看到了它们：十尊圣殿骑士石像。左边五尊，右边五尊。

这些真人般大小的雕像，仰卧在地面上，摆出一副祥和的姿态。这些骑士个个披盔戴甲，剑盾在手。兰登有点不快，觉得似乎有人趁骑士们睡着时偷偷溜进来，将石膏泼在他们身上。所有的雕像都严重地风化了，然而每尊雕像看上去却是那么的独特———他们穿着不同的盔甲，腿和胳膊都摆出截然不同的姿势，不同的面部表情，还有他们盾牌的记号也迥然不同。

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

兰登又向圆形房间里头迈进了几步，身子忍不住发抖。应该是这个地方了。

“别动。”雷米举起刀，低声地说。

塞拉斯不敢相信上帝对他竟然如此的残忍。当那把刀就要砍下来时，他不由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钻心的痛苦即刻穿透了他的肩胛骨。他大声哭起来，无法相信自己会死在这辆豪华轿车的后面，却无法保护自己。“我在为上帝效劳。教主曾说过上帝会保护我哩。”

“喝点什么吧。”这位身着晚礼服的男人操着法国口音低声说道：“这有助于改善你的血液循环。”

塞拉斯惊讶地睁开了眼睛。他模糊地看到，有人俯过身，递给他一杯液体。地上的刀片并无血迹，旁边躺着一堆被割得粉碎的电缆线。

“把这个喝了吧。”那人又说了一遍。“你觉得痛，是因为血液都流到你的肌肉里去了。”

塞拉斯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再像先前那样剧烈地跳动，只是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般地疼痛。

“我早就想放你走了，”雷米充满歉意地说：“但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先是警察来到了维莱特庄园，接着我们又飞到了比金山机场。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把你放了。塞拉斯，你明白吗？”

塞拉斯畏缩了一下，很是惊讶：“你认识我？”

雷米笑了。塞拉斯坐起来，摩挲着僵硬的肌肉，他的情感如翻江倒海一般，其中有难以置信，有感激，也有迷惘。“你——你是教主吧？”

雷米摇摇头，听他这样说，不禁笑起来：“我倒希望自己有那般神通。不，我不是。我跟你一样，也在为他效劳。教主经常夸你哩。我叫雷米。”

法希登上飞机。三分钟以后，他借助手中的武器，终于迫使驾驶员全招认了，其中还提到被绑起来的修道士，即那位白化病患者。此外，他也知道驾驶员看到兰登和索菲把什么东西——好像是木盒子之类的东西——放进了提彬的保险箱。尽管驾驶员说不知道盒子里放了什么，但他承认，这只盒子在从法国飞往伦敦的途中，一直是兰登注目的焦点。

“把保险箱打开。”法希命令道。

驾驶员一个箭步跑去找无线电设备。法希的电话响了起来。

“我在飞往伦敦的路上。”阿林加洛沙主教说道：“一小时后就到。找到塞拉斯没有？”

法希压低嗓门：“主教，考虑考虑你眼前的处境吧，叫飞行员飞到肯特郡的比金山机场来，我会让他通过检查。如果你着陆时我不在，我会派车去接你。”

圣殿教堂里的骑士石像无一例外地仰面躺着，头靠在呈长方形的石枕上。索菲只觉得一阵透心凉。

索菲来到第二组骑士石像群旁边，她发现这些石像跟第一批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它们躺在地上，披着铠甲，佩戴宝剑，然而姿态却各不相同。

但第十座，也就是最后一座坟墓除外。她急忙跑过去，睁大了眼睛低头打量起来。没看见有什么石枕，没看见披着铠甲，没看见穿长袍，也没看见它佩戴宝剑。

“罗伯特，雷爵士。”她大叫起来，整个房间里都听得到她的回声。“这里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哩。”

“你是说圆球吗？”提彬激动地喊着，一边飞快地从对面跑了过来。他的拐杖“笃笃”地发出时断时续的声响。“是不是圆球不见了？”

“不对，”索菲皱眉望着第十座坟墓：“我们好像少了一尊骑士石像呢。”

两个男人来到她的身边，低头疑惑地看着这第十座坟墓。他们在这片空地里，没看见躺了什么骑士石像。这座坟墓，根本就是个密封的石盒。这个石盒呈梯形，底部小，往顶部不断加宽，上面一个很尖的盖子。

“这副棺材，”索菲说，“从外表上看，好像是与其他九座坟墓同时建造的，并且出自同一位雕刻家之手，所以，这尊骑士像为什么不是露天，而是被放进盒子里呢？”

提彬摇摇头：“这是教堂的一个谜。据我所知，至今还无人知道其中的缘由呢。”

“没什么事吧？”祭台助手走了过来，神情颇为不安。

提彬转身对兰登说：“雷恩先生，显然你家的慷慨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能给你们换来在此驻足的充足时间啊。所以，我们还是把骨灰拿出来处理算了。”他转向索菲说：“雷恩夫人，你说呢？”

索菲跟着一道演戏，她从口袋里把羊皮纸包着的密码盒取出来。

祭台助手看来更起了疑心：“可这些不是坟墓啊。”

“对不起，你说什么？”兰登接口问道。“它们当然是坟墓了，”提彬大声地宣称：“你在胡说什么呀？”

祭台助手摇了摇头："坟墓埋的是尸体。可这些是雕像。是献给真人的礼物。这些石像下面并没有什么尸体。"

"但这是个地下墓穴呢。"提彬嚷道。

直到附属建筑物的门"砰"的被打开，才打破了屋里的寂静。

"一定是诺尔斯神父，"提彬开了口："你要不要去看看？"

祭台助手虽不相信，但还是大摇大摆地向声音传来的地方走去。

"这首诗有没有可能是错的呢？"提彬问："雅克·索尼埃是否犯了跟我一样的错误？"

兰登考虑了一下，摇了摇头："雷，你在说你自己吧。这座教堂是郇山隐修会的军队圣殿骑士们建造的。有迹象表明，如果把一些圣殿骑士的尸体埋在这里，郇山隐修会的长老定会认为是个不错的主意。"

提彬目瞪口呆："不过这地方很好嘛。"他突然转身面向那些骑士石像，"我们发现肯定少什么了！"

祭台助手进得附属建筑物里来，却惊讶地发现里头一个人也没有。"诺尔斯神父？"我刚才明明听到开门的声音哪，他想。他继续向前走，直到能看到教堂的入口。

在他背后，突然响起衣服的声音。祭台助手还没来得及转身，头却先被扭转了过去。一只强有力的手，从后面紧紧捂住他的口，使他的喊声不至于被人听到。这只捂住他的手雪白雪白的，他还闻到了酒的味道。

一个一本正经穿着晚礼服的男人，平静地拔出一把很小的左轮手枪，径直瞄准了祭台助手的前额。

"你给我仔细听着，"穿晚礼服的男人低声说道："我要你马上离开这里，不要作声，然后跑掉，不要停。你听清楚了吗？"

祭台助手口不能言，只有拼命地点头。"要是你报警的话———"穿晚礼服的男人用枪抵着他："我们肯定会找你的。"祭台助手于是迅速从外面院子里跑了出去，一刻也不敢停，直到双腿发软，筋疲力尽。

塞拉斯有如幽灵般迅速地绕到进攻目标的背后。等索菲发现他时，已经太迟了。她还来不及转身，塞拉斯已把枪口对准了她的脊梁

骨，并用粗壮的胳膊拦腰抱住了她，拼命将她向后拖。她惊叫起来。提彬与兰登这才回过头，他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恐惧。

“你——”提彬结结巴巴地说：“你把雷米怎么样了？”

塞拉斯平静地说道：“你现在只管让我拿了拱心石离开这里就可以了。”他把手从索菲的胸部放下来，移到她的腰间，然后伸进她背心的口袋里，搜索着。透过自己的酒气，他能够闻到索菲头发里散发出来的淡淡的清香。“拱心石呢？”他低声问。

“在这里呢！”兰登低沉的声音从房间另一头传来。

塞拉斯转身看到兰登手拿一只黑色的密码盒，在他面前摇来晃去，就像斗牛士在挑逗不能说话的动物一般。

“你别过来，”兰登说：“先让他们离开。”

“你没资格跟我讲什么条件。”

“话不能这么说，”兰登把密码盒高高地举过头顶：“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摔到地上，将里面的小瓶子砸个稀巴烂。”

尽管塞拉斯表面上对他的威胁不屑一顾，但他内心还是闪过一丝恐惧。

四十码开外，雷米·莱格鲁德从拱门附近的附属建筑物里的靠背椅上探出头，他逐渐恐慌起来。密码盒将是雷米通往自由与财富的门票。一年前，他还只是一名时年五十五岁的仆人，居住在维莱特庄园的深宅大院，成天为迎合让人烦透了的瘸子雷·提彬爵士不断冒出来的奇异想法而疲于奔命。但接着就有人想跟他做一笔特别的交易。雷米与雷·提彬爵士——这位闻名全球研究圣杯史的历史学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将带给他终生梦寐以求的东西。自那以后，他继续在维莱特庄园效劳，终于迎来了眼前这难得的机遇。

雷米对圣杯并无什么怨恨，只是如果不能找到它，教主就拒绝给他报酬。每次想到即将到手的那笔钱，他就兴奋不已。这是笔将近六七百万欧元的巨款呢。然而此刻，在圣殿教堂里，兰登威胁说要砸坏拱心石，这样，雷米的前程就未卜了。

雷米从暗处走出来，快步来到圆形房子的中央，他用手枪直接瞄准了提彬的脑袋：“老家伙，我等你已经很久了。”

提彬一眼认出了他那把出于安全考虑而锁在豪华轿车手套箱里的左轮手枪。

“雷米，你这是怎么了？”提彬气急败坏地说。

兰登与索菲同样被吓得目瞪口呆。

“我直说了吧。”雷米抢白道，他从提彬的肩上望过去，看着兰登。“把拱心石放下，要不然我要开枪了。一群自以为是的傻瓜，你们甚至连地方都没找对。你们要找的坟墓纯粹在别的地方呢。”

修道士步步紧逼，兰登则步步后退，他把拱心石高高举起，好像随时准备将它摔在地上。

雷米朝天花板放了一枪。所有人全都震住了。

“我不是开玩笑的。”雷米说：“接下来我就要开枪打他的后背了。把拱心石交给塞拉斯。”

兰登很不情愿地伸出手，塞拉斯走上去接。他的红眼睛里充满了报复后的快感。他把拱心石放进长袍口袋里，然后向后退去，手枪仍旧瞄准了兰登与索菲两人。

提彬的脖子被雷米抱得紧紧的。雷米拖着他，开始向屋外退去，手枪还抵着他的背。

“放他走。”兰登命令道。

“我要带提彬先生出去兜兜风。”雷米还在往后退。“如果你们报警，我就杀了他。如果你们想干涉，我也会杀了他。听清楚了没有？”

“带我去，”兰登的嗓子因为激动变得嘶哑起来。“放雷爵士走。”

雷米大笑起来：“得了吧，我和他关系好着哩，而且他用处也大得很呢。”

提彬将拐杖拖在身后，他被雷米推着往出口处走去。这时塞拉斯也开始向后移动起来，但他的手枪始终对准了兰登与索菲两人。

维莱特庄园客厅里的壁炉冷了，一无所获。科莱不禁叹了口气。

今天晚上，从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情报来看，唯一的亮点显然就是提彬的仆人留下的指纹了。

就在此时，另一位PTS的特工人员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中尉，我们在谷仓里发现了一些东西。”

科莱擦擦眼，跟着这位特工来到谷仓。他们进得那散发出霉气、有如洞穴的地方，那特工走到屋子中央，那里有一架木梯，高高地通向屋椽，紧靠在高悬于他们头顶的草棚上。

科莱循着那架倾斜得厉害的梯子望过去，目光终于落在那离地面很高的草棚上。难道经常有人爬到上面去吗？从这里往上看，那草棚宛如一个无人的舞台，不过，从这里显然很难看清它的全貌。

一名PTS的高级特工出现在木梯的顶端，他正俯身朝下看。“中尉，你肯定很想上来看看吧。”他用那戴着橡胶手套的左手朝科莱挥了挥。

科莱疲惫地点了点头，走到那架破旧的梯子下面，抓住了底部的横档。终于爬到梯子的顶端。那位已在上面的特工，向他伸出了手。科莱伸手一把抓住，这才勉强地来到草棚的平台上。

“喏，就在那边。”PTS特工指着里头一尘不染的阁楼，说：“从这里往前走，我们只发现几个脚印，不过，我们马上就拿去做鉴定。”

科莱借着微弱的光，斜视着远处的墙。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在离他们老远的墙壁上，建了一座装备精良的计算机工作站——它由两个铁塔一般的中央处理器、一台带喇叭的平面视频显示器、一台硬盘驱动器，还有一套多频道的似乎已经充好了电的音频控制设备组成。

科莱觉得有些头晕：“窃听器吗？”

那名特工点了点头：“是的，是非常先进的窃听器。”

科莱把目光转移到堆满几百盒音响磁带的架子上，这些磁带都标有日期，也都编了号。有人一直在忙得不可开交呢。他转身问那名特工：“你知道他们在监听谁吗？”

“这个嘛，上尉，”这位特工走到计算机前，并启动了一份软件，说：“我觉得最奇怪的是……”

兰登与索菲跨过圣殿教堂地铁站的旋转栅门，冲进肮脏的隧道与站台组成的迷宫深处时，他感到筋疲力尽，同时也觉得非常的内疚：是我连累了提彬，他现在真可谓是性命攸关。

兰登跟着索菲来到通往西面的地铁黄线暨绿线的站台，一到那里，她就急忙跑去打公用电话报警。

索菲一边拨电话号码一边不住地重申："请你相信我，眼下解救提彬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让伦敦警方插手进来。"

兰登最初并不同意她的主张，不过由于他们已想好了一套计划，这才使索菲的那套逻辑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提彬暂时是安全的。即使雷米与其他人知道骑士坟墓的确切位置，他们还是需要提彬来帮他们解开圆球之谜。兰登担心的倒是，在圣杯地图找到之后，他们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一旦找到了地图……

索菲终于拨通了伦敦警方的电话。

"我是法国警察署的特工索菲·奈芙。"

显然她的头衔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我马上就给你转过去，女士。我去叫一位侦探来跟你通话。"

十五秒过去了。终于有人来接电话："是奈芙小姐吗？"

索菲惊得跳了起来，她马上听出了那瓮声瓮气的男音。

"奈芙小姐，"贝祖·法希询问道："你到底在哪里？"

索菲沉默不语。法希上尉显然关照过伦敦警察局的调度员，如果索菲打电话进来，务必要提醒他。

"听着，"法希用法语简练地对她说："今晚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罗伯特·兰登是无辜的。所有针对他的指控都被取消了。但即使是这样，你们两人还是很危险。你们得赶快过来。"

索菲的下巴松弛了一下。她不知道该如何作出反应。法希可不是个随随便便向人道歉的人呐。

"你没有告诉我，"法希继续说："雅克·索尼埃是你祖父。考虑到你感情上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对你昨晚的反抗行为，我也就不打算追究了。不过，你和兰登还得赶快跑到最近的伦敦警察局去避一避。"

他知道我在伦敦？他还知道什么？索菲问道："你是在跟踪我的电话吧，上尉？"

法希的语气变得坚定起来："奈芙小姐，你和我现在必须合作。我俩在这里损失都很惨重，合作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了。昨晚我判断失误，如果由于我的错误导致一名美国教授和法国中央警备部解码专家的死亡，那我的前途就完了。"

火车终于来了，发出低低的“轰隆隆”的声响。

索菲把电话挂了，与兰登箭一般地跳上了火车。

提彬的“猎鹰者”号飞机那几乎称得上完美的机舱，此刻已被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钢片。空气被压缩了，散发出一股丙烷的味道。贝祖·法希将所有人都打发走，他独自一人坐着，手拿着饮料以及在提彬保险柜里找到的沉重的木盒。

他的手指滑过那朵镶嵌的玫瑰，并把那装饰精美的盖子举起来。他在里头发现了一个上面标有字母转盘的圆石筒。这五个字母拼起来就是SOFIA。法希盯着那五个字母，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把那圆柱体从衬垫上拿起来仔细地检查，生怕漏掉其中的某个部分。

突然一阵电话铃响，才将他从白日梦中惊醒过来。

听得出韦尔内的语气里有些不安，他告诉法希，兰登与索菲如何将木盒子从银行里弄出来，又是怎样说服他协助他们逃跑。“然而当我听说他俩有罪在身时，我就把车开到路边，要他们把盒子还给我，但他们却攻击我，并开着我的车走了。”

“韦尔内先生，你的背景资料和兴趣爱好我手下的人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显然你是位颇有教养并且情趣高雅的人。我也想象得出，你跟我一样，是一位很讲信义的正派人。这样吧，我以警察局上尉的名义向你保证，不单是你的盒子，就连你银行的信誉问题，都不会有丝毫的损失。”

科莱站在维莱特庄园高高的草棚上，瞪着眼睛看着计算机的显示器，惊奇不已。“所有这些区域，利用该系统都能偷听得到吗？”

“是的，”那名特工回答说：“这些数据好像已收集一年多了。”

科莱看了看手中的名单：

科尔贝·索斯塔克——宪法委员会主席

让·查菲——裘德·波姆国立美术馆馆长

爱德华·德罗什——密特朗图书馆高级档案保管员

雅克·索尼埃——卢浮宫博物馆馆长

米歇尔·布勒东——法国情报局局长。

特工指了指电脑屏幕，说：“第四个很明显让人关注。”

科莱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他很快注意到了。有人在监听雅克·索尼埃呢。他又看了看那份名单。这样有名望的人，别人怎么可能偷听得到呢？“你听到什么音频文件没有？”

“听到一些。这是最近的一份文件。”那名特工敲了敲键盘，喇叭里便传来清脆而逼真的声音：“局长，密码破译部的一位特工到了。”

科莱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我！那是我的声音啊！”他想起了他坐在索尼埃的桌子旁边，用无线电向当时还在卢浮宫艺术大画廊的法希提醒索菲·奈芙到来的情景。

特工点点头：“如果有人对我们此次行动感兴趣的话，那今晚我们在卢浮宫调查的大部分内容，都可能被人偷听了去。”

“那你有没有派人去搜寻那个窃听器呢？”

“我看没这个必要，我知道它在哪里。”特工走到工作台上一堆过时的笔记与设计图前，从中选了一页，递给科莱，说：“很面熟吧？”

科莱惊骇万分。他手里拿着的是一张古代示意图的影印件，图上画的是一台机器的原始模型。他看不懂上面手写的意大利语标签号，但他知道他在看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组装起来的中世纪法国骑士的模型。

这骑士像眼下就放在索尼埃的办公桌上！

塞拉斯坐在停靠于圣殿教堂附近的“美洲虎”豪华轿车的乘客椅上。雷米在车后面用他们刚才从汽车尾部的行李箱中找到的绳子将提彬的手绑了，并把他的嘴堵上。等到他把这些事情做完，这才发现拿着拱心石的手有些潮湿。

几分钟后，正当雷米开着“美洲虎”加长豪华车，加大马力穿过街道时，塞拉斯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教主。他激动地接起电话：“喂？”

“塞拉斯，”教主操着熟悉的法国口音说：“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这说明你还没出事。”

塞拉斯听到教主的声音，他同样感到释然。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但他们的行动却疯狂地偏离了原来的轨道。现在好了，一切似乎又回归到正常的轨道。“拱心石到手了。”

“太棒了。”教主问他：“雷米在吗？我要雷米给我送过来。”

雷米？塞拉斯不由垂头丧气。他为教主赴汤蹈火效犬马之劳，他还以为会让他亲手把拱心石交给教主哩。难道教主偏爱雷米？

“你是不是感到很失望，”教主说道：“这说明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他压低嗓门：“你要相信，我很愿意让你这位上帝的子民——而不是让一名罪犯——把拱心石送来，可我必须处理雷米。他没听从我的命令，因而犯下严重的错误，将我们整个的计划都搅乱了。”

塞拉斯打了个冷战，他回头瞥了雷米一眼。

“好，为了你自身的安全，你马上离开街道。警察很快会来寻找你们的汽车。我不想看到你被抓走。天主事工会在伦敦有栋房子对吧？你赶快去。等我拿到拱心石，处理好眼前的问题，我再打电话找你。”

国王学院是国王乔治四世于1829年创建的，里面设有神学及宗教研究所，它离议会很近，是由皇家出资运营的。国王学院的宗教部在宗教教学以及研究方面号称具有150多年的历史，而且在1982年，它还创办了系统神学的研究机构，并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完善和最先进的宗教研究电子图书馆。

兰登与索菲冒雨来到了图书馆，他还在打着冷战。研究大楼跟提彬描述的一模一样：厅很大，呈八边形，里面一张巨大的圆桌子，煞是抢眼；要不是屋里放了12个平面计算机工作台，就是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坐上去，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在离大厅门口很远的另一端，一位图书管理员正在给自己泡一壶茶，开始了当天的准备工作。

“多么美好的早晨啊，”她把茶晾在一边，走了过来，并操着欢快的英国口音说：“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是的，谢谢，”罗伯特回答说：“我叫——”

“罗伯特·兰登。”她开心地笑了笑：“我知道你是谁。”

“我叫帕美拉·杰塔姆。”图书管理员伸出手来，温和地说。她有着一张亲切而充满智慧的脸，还有一副甜美的嗓子。

“幸会幸会，”兰登有礼貌地说：“这是我朋友索菲·奈芙。”

两个女人互相打了个招呼，然后杰塔姆立刻转身对兰登说：“我不知道你会到这里来。”“我们到伦敦来是想找一座坟墓。”

杰塔姆戴上眼镜，仔细审视着他们刚才给她的那张纸上的小诗：

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

他的行为触怒了上帝，因为违背了他的旨意。

杰塔姆走到厅里的一个工作台："暂时还没有，不过我们可以看看在数据库里能够搜索到什么东西。"

杰塔姆输入了几个关键词：伦敦、骑士、教皇。然后她按了搜索键，这时，她能够听到楼上主机以每秒500兆字节的速率扫描数据时所发出的"嗡嗡"声。电脑屏幕上现已出现了第一个匹配的数据。

电脑继续发出"嗡嗡"的声音，而数据出来的速度却比平常快多了。估计的数据总数：2692个。

"我们必须重新设定参数，"杰塔姆停止了搜索，说："有关这座坟墓的资料就这些吗？还有其他的没有？"

兰登看了看索菲·奈芙，神情有些不安。杰塔姆双手绞缠在一起："我敢打赌你们是来找圣杯的吧。"

兰登与索菲互相交换了惊讶的神色。杰塔姆大声笑了起来："各位朋友，这座图书馆就是专门为圣杯寻找者提供的一个探险基地。"她取下眼镜，斜视着他们："快给我更多有关的信息。"

在片刻的沉默中，杰塔姆发现两位客人虽然出于谨慎还想考虑考虑，但最终很快作出了决定，因为他们迫切地希望能找出结果来。

"给你。"索菲·奈芙冲口说道："我们知道的就这些了。"她从兰登那里借了一支笔，又在纸条上添上了两行诗句，递给了杰塔姆：

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

它道破了玫瑰般肌肤与受孕子宫的秘密。

"两位想喝茶吗？"杰塔姆站起来，向刚才她泡好茶的茶壶走去。"雷爵士一向很爱喝我沏的茶呢。"

伦敦的天主事工会活动中心位于奥姆宫街5号，它是一座外表朴素的砖房，从楼上可以俯瞰到肯辛顿花园的北大道。

此刻，塞拉斯向天主事工会的房子走去。雨下得更大了，将他身上的长袍淋了个湿透，他前天留下的伤口，因为雨淋的缘故，此时像针一样刺痛了他的神经。穿过小院，来到大门前，他发现门没有锁，却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当他从地毯上走过时，楼上的电子钟骤然响了起来。在这些居住者每天要花上大部分时间闭门祈祷的大厅里，钟，

是再寻常不过的摆设。塞拉斯听到头上的木板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一位身披大氅的男人走下楼来。“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他的目光很和蔼，似乎毫不在意塞拉斯那令人吃惊的外表。“谢谢。我叫塞拉斯，是天主事工会的成员。”

“你是美国人吗？”

塞拉斯点点头：“我来城里就呆一天。我可以在这里歇歇脚吗？”

“那还用说，四楼有两间房子空着呢。要不要我去给你拿些面包与茶来？”

“谢谢。”塞拉斯此时已经饿坏了。

塞拉斯上楼挑了一个有窗户的房间，他脱下身上被雨淋湿的长袍，只穿着贴身的衣服，跪在地上祷告。塞拉斯做完祷告，吃完东西，便躺下睡觉。

三层楼以下，有人正打电话进来。接电话的，是刚才接待塞拉斯的天主事工会的那个人。

“这里是伦敦警察局，”打电话的人说道：“我们在寻找一名患了白化病的修道士。我们已经听说，他可能就在你们那里。你见过他没有？”

天主事工会的人大吃一惊：“他是在这里。他闯了什么祸吗？”

圣詹姆斯公园坐落在伦敦的市中心，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它是一座毗邻威斯敏斯特教堂、白金汉宫、圣詹姆斯宫的公园。

教主望着那倾斜的草坪，然后从鸭池边以及那影影绰绰的垂柳下走过。他看到里头藏着骑士坟墓的建筑那尖尖的塔顶——而这，才是他让雷米到这里来的真正的理由。

教主来到那辆已经停下来的豪华轿车供乘客上下的前门，雷米俯过身去，给他开门。教主在车外停了片刻，拨弄了一下手中的白兰地酒瓶，然后抹抹嘴，侧身钻进车来，坐到雷米身边，并关上门。

雷米一把将拱心石举到他的面前，似乎在炫耀一件战利品：“我们差点失手了哩。”

“你干得真不赖！”教主赞许地说。

“我们都做得很不错。”雷米说着，把拱心石放到早已急不可耐的教主的手中。

那位教主把玩了很长时间，才笑着问：“枪呢？你把它擦拭干净了吗？”

“我已经把它放回到手套盒里去了。”

“太好了。”教主又呷了一口白兰地酒，然后将酒瓶递给了雷米。“为我们的成功干杯吧。马上就可以了断了。”

雷米接过酒瓶，充满了感激。白兰地酒有点咸，然而他并没在意。现在，他和教主成了真正的合作伙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即将登上一个更高的起点。我再也不用给人家做仆人了。雷米低头看着下面鸭池的堤坝，维莱特庄园，此时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又喝了一大口白兰地酒，觉得是酒精使他体内的血液沸腾起来。他发热的嗓子，很快变得燥热起来，令他非常得难受。他松开衣服上的领结，心里有种颇为不祥的痛苦滋味，他把酒瓶还给了教主。“也许是喝多了。”他强打起精神，虚弱地说。

教主接过瓶子，说：“雷米，你要知道，你是唯一知道我身份的人，我给予了你莫大的信任。”

“是的。”他觉得热得快不行了，又把领结松开了一些。“我不会把你的身份泄露出去的，一直到死。”

教主沉默了良久，才说：“这我相信。”他把酒瓶和拱心石放好，将手伸进手套盒里摸索了一阵，然后拔出那把小型“美杜莎”左轮手枪。雷米马上恐惧起来，然而教主却把枪放进了裤子的口袋。

他想干什么？雷米顿时发现全身都冒汗了。

“我说过给你自由。”教主的话里有种懊悔的语调。“但考虑到你目前的状况，我只能这样做了。”

雷米的喉咙肿得厉害，仿佛在他体内，发生了一场地震。白兰地酒中的药性，终于发作了。

雷米觉得难以置信，他转身看着那位教主，此时，他正平静地坐在他的身边，直视着挡风玻璃的外面。雷米的视线逐渐模糊起来，他张着嘴，大口地喘气。

雷米紧握着拳头，企图向汽车喇叭砸过去。然而他没有砸个正着，他一个趔趄，滚到了座位上，手紧紧地掐着自己的喉咙，侧身倒在教主的旁边。

几分钟后，教主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如今只剩两人需要我去对付了，那就是兰登与奈芙。

他得意洋洋地环视了公园一圈，他似乎看到了朝思暮想的目的地就在前头。

“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一听到这首诗，他就已经知道了答案。但即使是这样，其他人如果还没想出来，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我有别人难以比拟的优势。他监听索尼埃已经有好几个月，听到这位大师偶然提到了这位骑士，他所流露出来的敬意几乎可以与他对达·芬奇的尊敬相匹敌。人们一旦洞察了索尼埃的良苦用心，那么此诗对这位骑士的提示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不过，这座坟墓最终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将密码告诉给他们，目前还是个难解的谜。

“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

教主依稀记得那座坟墓的一些照片，他记得特别清楚，坟墓有个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它有个外形华美的圆球，这个硕大的圆球，就像一个路标，然而据这首诗来看，这个谜的缺失项是一只本应在骑士墓里的圆球，而不是已在那里的圆球。为了解开这个谜，他准备到坟墓上去做进一步的调查。

就在教主从雨中走出来的当儿，阿林加洛沙主教却奔进了雨中。飞机停泊在被雨淋湿的比金山机场，阿林加洛沙主教从狭窄的机舱里走了出来，他把身上的长袍扎紧，以抵御这寒冷的湿气。他本以为法希上尉会到机场接他，然而走上前来的却是一位打着雨伞的年轻英国警官。

“你是阿林加洛沙主教吗？法希上尉有事不在。他要我来接你，还要我把你带到苏格兰场，他认为那里是最安全的。”

阿林加洛沙主教爬上警车，寻思着塞拉斯可能会在哪里。没过几分钟，警车的扫描器发出尖锐的响声，紧接着就有了答案。

“奥姆宫街5号。”

阿林加洛沙主教很快便认出了上面的地址。

伦敦天主事工会活动中心。

于是他掉头对司机说：“带我去那儿，马上！”

自打搜索开始，兰登就紧盯着电脑屏幕，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终于，电脑欢快地响了起来。

“好像又有了。”杰塔姆在隔壁房间大声喊道。“标题是什么？”

兰登看着屏幕：中世纪文学中关于圣杯的寓言：论加文爵士和他的绿衣骑士。

“是关于绿衣骑士的寓言。”他大声地回答。

“这没用，”杰塔姆说：“神话中埋在伦敦的绿衣骑士并没有几个。”

兰登和索菲坐在电脑前静静地等待，却等来了两个更加难以确信的结果。不过，当电脑再次发出声音时，它提供的信息却是很出人意料的：瓦格纳的歌剧。

“瓦格纳的歌剧？”索菲不解地问。

杰塔姆手拿一袋速溶“雀巢”咖啡，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他们一眼。“那看起来很怪啊。瓦格纳是骑士吗？”

“不是。”兰登突然来了兴趣。“但他是位著名的同济会会员。”还有莫扎特、贝多芬、莎士比亚、格什温、乌丹尼以及迪斯尼等等。讲述有关石匠们与圣殿骑士、郁山隐修会以及与圣杯之间联系的作品已是汗牛充栋。“我要看看全文，可怎么打开呀？”

“你不必看全文。”杰塔姆喊道。“你只要点击超文本标题，电脑就会显示包含关键词在内的数据，单个的前语境记录以及三倍多的后语境记录。”兰登点击了一下。

一个新的窗口马上冒了出来：

……神话中名为帕西法尔的骑士，他……

……隐喻意义上的寻找圣杯之旅，可以用来证明……1855年伦敦交响乐团……丽贝卡·波普(Pope)的歌剧作品选，迪瓦的……位于德国拜罗伊特市的瓦格纳之墓……

“耐心点儿。”杰塔姆敦促道：“不过是数字游戏罢了。让电脑忙去吧。”

接下来的几分钟，电脑又反馈了几个关于圣杯的信息，其中一篇是有关法国著名行吟诗人的文章。

这时，电脑又“嘟嘟”地响了起来：骑士、纸牌里的J、教皇以及五角星形：通过占卜纸牌看圣杯的历史。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兰登对索菲说：“有些关键词与单张牌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他抓过鼠标，点击了超链接。“我不敢肯定你祖父跟你玩占卜的纸牌时是否提起过它，但这种游戏，类似于对‘失踪新娘以及她被邪恶教会镇压’的故事设置问题，然后再抽卡进行回答。”

索菲看着他，一脸怀疑地说：“我怎么不知道？”

“那就是了。圣杯的追随者们，通过一种隐喻性的游戏方式进行传授，他们将真实的信息隐藏起来，以逃过教会警惕的眼睛。”

四分钟后，就在兰登他们开始担心找不到要找的东西时，电脑里又蹦出了一个数据：天才的吸引力，一位当代骑士的传记。

“天才的吸引力？”兰登冲着杰塔姆叫道：“一位当代骑士的传记？”

杰塔姆从墙角探出头：“怎么个当代法？我看是有点跑题啦。”

兰登对新近被封为骑士的米克·贾格尔爵士自有一番疑虑，但眼下似乎还不是对现代英国骑士制度进行争论的时候。“让我看看。”兰登调出了几个关键词：

……尊敬的骑士，艾撒克·牛顿爵士……1727年在伦敦……他的墓位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亚历山大·蒲柏，朋友及同事……

“我看所谓的‘现代’可能是个相对的概念。”索菲大声对杰塔姆说：“这是本旧书，是关于艾撒克·牛顿爵士的。”

杰塔姆站在门口，摇了摇头。“那也没用，牛顿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清教的所在地，所以天主教的教皇是不会到那里去的。”

兰登觉得自己的心仿佛被人用锤子敲了一下，他把视线移开电脑屏幕，站了起来。“艾撒克·牛顿爵士是我们的骑士！”

索菲依旧坐在椅子上，说：“你在胡说什么呀？”

“牛顿葬在伦敦，他在科学上的新发现触怒了天主教会。他还是位郇山隐修会的大师。有这些难道还不够，我们还想指望什么？”

“你认为够了吗？”索菲指了指那首诗：“那‘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你如何作出解释？杰塔姆刚才也已经说过，牛顿不是由天主教皇埋葬的。”

兰登伸手去摸鼠标：“我说了天主教皇什么吗？”他点击了“Pope”超链接，于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冒了出来：由王公贵族参加的艾撒克·牛顿爵士的葬礼，是由他的朋友兼同事，亚历山大·蒲柏主持的，他在往坟墓上撒土之前，朗诵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词。

兰登看着索菲：“我们在第二个数据里找到了正确的Pope。亚历山大。”他停了停：“亚历山大·蒲柏(A.Pope)。”

“在伦敦葬了一位亚历山大·蒲柏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

索菲站了起来，大惊失色。

雅克·索尼埃，这位喜欢玩二元论游戏的大师，再次证明了他是位聪明得让人恐惧的大师。

塞拉斯突然被惊醒过来。

他走到窗前，模模糊糊地看到一辆藏在树篱深处的汽车的轮廓。在它的顶篷上，安装了一个警察应急用的报警器。这时，走廊上的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门闩突然被拉开了。

对此，塞拉斯本能地作出了反应。还没等门被撞开，他已经冲到房间对面，飞快地溜到门边，躲在里面。

第一位进来的警官如疾风骤雨般地闯了进来，他忽左忽右地晃动着手中的枪，小心翼翼地查看似乎空无一人的房间。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塞拉斯在哪里，塞拉斯已将胳膊藏到了门后面。第一位进来的警官转身准备开枪，塞拉斯急忙猫下腰。子弹射偏了，从他的头顶呼啸而过。塞拉斯抱住警官的胫骨，将他的双腿拖了过来，把他摁倒在地。不料自己的头却撞倒在地。紧跟着第一位进来的警官踉踉跄跄地站起来，塞拉斯照他下身就是一脚，然后跃过警官扭动的躯体，冲进大厅。

塞拉斯几乎一丝不挂，他拖着苍白的身子拾阶而下。他明白自己被出卖了，但是谁呢？他跌跌撞撞地冲到休息室，看到更多的警察从前门涌了进来。于是他立即掉过头，急速奔向大厅的里头，妇女专用通道。天主事功会修建的每幢建筑，几乎都有这样的通道。塞拉斯冲

过曲折而又狭窄的走廊，一头钻进了锅炉房旁边的一条走廊。他终于看到要找的门，在他的眼前，终于出现了一线希望。

塞拉斯以最快的速度夺门而出，跑入雨中，跳到更低一点的平地，然而等他注意到迎面赶来的警察时，一切都已经迟了。两个大男人撞在了一起，塞拉斯宽阔而裸露的肩膀狠命地顶在那人的胸脯上，令那人痛苦不已。他逼着警官退到了人行道，狠命地捶打他的头部。警官的枪走火了，“砰砰”地响个不停。塞拉斯听到许多人大喊着从大厅里跑了出来。就在警官们出现时，他已经滚到一边，迅速捡起走火的手枪。楼梯上有人向他开枪，塞拉斯直觉得肋骨下一阵钻心的疼痛。他勃然大怒，端起枪朝着三名警察就是一阵劲射，刹那间，鲜血溅得满地都是。

这时，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黑影，在他身后若隐若现。那人愤怒地抓住塞拉斯裸露的肩膀，双手仿佛充满了魔鬼的力量。他的吼声在塞拉斯的耳边回响。“塞拉斯，别开枪！”

塞拉斯回头就是几枪，他们的目光终于相遇。等他发现倒下的是阿林加洛沙主教时，他不禁失声大叫，惊恐异常。

迄今为止，大约有三千多人的遗体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供世人凭吊。以石头砌就的庞大内室里遍布了国王、政治要员、科学家、诗人以及音乐家们留下的遗迹。他们的坟墓，遍布在所有壁龛和洞中的凹陷处。

兰登与索菲急急忙忙经过教堂北面交叉通道上雄伟的门廊，很快就有保卫人员走上前来，彬彬有礼地将他们带到该教堂新近增添的一台大型金属检测装置的通道前。

兰登跨过门槛，进入威斯敏斯特教堂，他感到外面喧嚣的世界顷刻安静下来。死一般的沉静。这幢古老的建筑，仿佛是在喃喃自语，它的沉寂，在不断发出经久不息的回声。

“果然是空无一人。”索菲低声地说。

如果他们要夺回拱心石，眼下唯一的机会似乎就得看他们在这里——艾撒克·牛顿爵士的坟墓旁边的表现了。不管是谁，只要他有了密码盒，都会找到这座坟墓上来，查寻最后的线索。但他们如果还没有来，兰登与索菲就打算在中途阻止他们。

他们大步流星向左面的墙壁走去，出了开阔地带，步入了一排壁龛柱后面的一条昏暗的侧廊。

“我们该往哪里走呢？”索菲四处看了看。

坟墓到底在哪个方向，兰登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去找个讲解员来问问。”

“讲解员我一个也没看到，”索菲说，“或许我们还是自己去找，你看怎么样？”

就在此时，一位参观者来到离教堂正殿一百码、内坛后面看不见的地方，庄严肃穆的艾撒克·牛顿爵士的墓旁。这位教主，在这里审视墓碑已经有十分钟了。

艾撒克·牛顿爵士的坟墓，其实是一个用黑色大理石建造的庞大石棺，上面安放着他的雕像，他穿着古典服装，一脸自豪地靠在他自己的一堆作品上——如《论神性》、《论运动》、《光学》以及《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等。在他的脚下，站着两个长着翅膀手拿书卷的孩童。在他斜靠的身子后面，耸立着一个肃穆的金字塔。虽然模样看上去有些古怪，但镶嵌在它半中腰的硕大的圆球却激起了教主的浓厚兴趣。

一个圆球。

他思考着索尼埃编造的蛊惑人心的谜。“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这个从金字塔表面突出来的庞大的圆球，上面布满了浮雕，以及各种形状的天体——有各种星座，黄道十二宫，也有彗星、恒星和行星。球的上面，有一位站在群星下的天文女神。

教主在内坛一角附近来回地踱步，深吸了一口气，随后抬头越过那长长的正殿，将目光落到远处的主圣坛上。他把镀金圣坛打量了好一会儿，然后将视线直落到一位身穿绛色长袍的讲解员身上，他看到两个看上去很熟悉的人，正在向讲解员招手。

他想起来了，他们是罗伯特·兰登和索菲·奈芙。

兰登与索菲沿着北边的侧廊缓缓而行，他们的身体一直隐没在将侧廊与空旷的教堂正殿分开的诸多石柱后面的阴影里。虽然他们沿着正殿已经走了大半的距离，但还是没能看到牛顿坟墓的踪影。他的石棺隐藏在壁龛里。

“至少那边应该没人吧。”索菲低声地说。兰登点点头，轻松了许多。在教堂正殿靠近牛顿坟墓的那整块地方，现在是人影全无。“我先过去看看，”他小声对索菲说：“你最好还是躲起来，万一有人——”

索菲已经从石柱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从开阔的地面向对面走去。

“——在盯梢的话。”兰登叹了口气，急忙跟上了她。

他们沿教堂正殿的斜对面走去，当他们看到那造型精致的坟墓一下子冒出来时，彼此都保持着沉默。黑色大理石的石棺、牛顿爵士斜着身子的雕像、两个长有翅膀的孩童像、巨大的金字塔……还有一只庞大的圆球。

“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吗？”索菲关切地问。

兰登摇了摇头，也有点惊讶。

“它们像是刻在上面的星球。”索菲说。

他们朝壁龛走去，这时，兰登的心逐渐下沉。牛顿的坟墓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星球——有恒星、彗星，还有行星。“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这看起来有点像是在大海里捞针呐。

“星球，都是星球，”索菲满脸关切地说，“有很多呢。”

兰登皱起眉头。他能想起来的行星与圣杯的唯一联系，就是金星(Venus)的五角星形，况且他在去圣殿教堂的路上已经试过“Venus”这个词。索菲径直向石棺走去，然而兰登却在几步之后的地方畏缩不前，他将身边的教堂巡视了一遍。

“你以前告诉过我，郇山隐修会计划将‘圣洁的玫瑰’以及她怀孕的事实泄露出去的时间安排与行星位置直接有联系。”

兰登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快看。”索菲气喘吁吁地说，她一把抓住兰登的胳膊，将他纷飞的思绪给打断了。从她惊恐的触摸里，兰登感到肯定有人向他们走来，然而当他转身面对她时，他发现她正吃惊地瞪大着眼睛，看着黑色大理石石棺的顶部。“有人刚来过这里。”她指着牛顿爵士张开的右脚附近的一个地方，轻声地说。

兰登并不知道她在关心什么。一位粗心的游客，将摹拓碑文的炭笔忘在牛顿脚下附近的石棺盖上了。那算什么。兰登伸出了手，将它

捡起来，然而当他向石棺俯过身，一束光线照射在擦拭一新的黑色大理石的石棺上，他顿时呆住了。

有人在石棺的棺盖上，牛顿塑像的底部，用炭笔潦草地写了几行几乎难以看清的字，散发着微弱的光：

提彬在我手上。你们穿过牧师会礼堂，出了南门，再到花园里。

兰登读了两遍，他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

索菲掉转身，迅速地将正殿扫视了一遍。

兰登看到这几行字，虽然恐惧不已，但还是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消息。雷·提彬还活着呢；当然其中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他们也不知道密码。”兰登低声地说。

“那留言要我们穿过牧师会礼堂再到教堂的南面出口，”索菲说，“或许我们从出口处就可以看到花园呢？那样的话，在从那里出去并陷入到危险处境之前，我们也许可见机行事呢。”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兰登隐约记得，牧师会礼堂是一个偌大的八角形大厅，那里是现代英国议会大厦建成之前最初举行议会的地方。他已经很多年没去那里了，但他记得是从某个游廊穿过去的。他往后退了几步，沿着右边的内坛巡视了一圈，又将目光投向对面他们刚才上来的教堂正殿。

一座带有许多洞眼的拱顶门就在附近，可以看到一块很大的招牌。

他们立刻来到四面都是高墙、没有屋顶的院子里。清晨的雨正下着，风从他们的头上掠过，发出阵阵“嗡嗡”的低鸣，仿佛有人用嘴在对着瓶口吹奏。他们进入那狭窄的、稍微有点倾斜的、紧挨着院子的过道里。

他们沿着东边游廊走上四十码，在他们的左边出现了一座拱门，拱门又通向另一条走廊。

“看来很大啊。”索菲边走边轻声地说。

他们跨过门槛，发现自己只能眯着眼睛看了。与阴沉沉的游廊相比，牧师会礼堂就像是一间日光浴室。他们朝厅里足足走了十步，寻找南面的那堵墙，这才发现所要找的那道门并不在那里。

他们正站在偌大的死胡同里。

突然，那扇沉重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又被重重地关上，随即门闩也被插上，惊得他俩赶忙转过身来。

那个一直站在门背后的男人神态自若，手持一把小型左轮手枪，正对准了他们。他身材粗壮，倚靠在两根铝制拐杖上。

兰登一时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要找的雷·提彬。

雷·提彬爵士从他的“美杜莎”左轮手枪枪口望过去，盯着罗伯特·兰登与索菲·奈芙，觉得有些懊悔。“朋友们，”他开口说，“自从昨晚你们闯进我家，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使你们免于受到伤害。然而现在，你们的执着已让我陷入了困境。”

兰登与索菲惊惶失措地紧盯着那把对准他们的左轮手枪，一时似乎无法将视线从它身上移开。

“我只想引起你们充分的注意，”提彬说，“如果我想伤害你们，那现在你们的小命早玩完了。昨晚你们闯到我家，我拼了老命把你们救出来。我是讲信义的人，我凭良心起誓，我只会让那些出卖圣杯的人沦为牺牲品。”

“你在胡说什么啊？”兰登说，“谁出卖圣杯了？”

“郇山隐修会，”提彬继续说下去，“接受了要将真相与世人分享的神圣任务，即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将《圣杯文献》公之于众。几百年来，像达·芬奇、波提切利，以及牛顿这样的人，不顾一切地保护这些文献，并执行那项神圣的任务。然而在真相即将大白的紧要关头，雅克·索尼埃却突然改变了主意。这位担负了基督教历史上最重大使命的人，最终逃避了自己的责任。他认定将真相公布的时间不很合理。”提彬转向索菲说：“他辜负了圣杯，辜负了郇山隐修会，也辜负了曾经努力使这个时刻早日来临的无数代人。”

“你？”索菲绿色的眼睛愤怒地逼视着他，她显然意识到什么了。“是你害死了我祖父？！”

提彬的语调很是无情：“你祖父投靠了天主教会，很明显是他们逼他不要泄露真相的。教会镇压那些企图威胁揭穿谎言的人，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自康斯坦丁时代以来，教会成功隐瞒了抹大拉的玛利亚与耶稣基督的有关事实。如果他们现在再次耍花招欺骗世人，那

也用不着大惊小怪。教会也许不会再次雇佣十字军去屠杀异教徒，但它们的影响却丝毫未减，而且采用的手段也同样的阴险。奈芙小姐，你祖父想把你家庭的情况告诉你，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吧。”

索菲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的并不重要。眼下对你来说重要的是知道这个。”他深吸了一口气，“你父母、你奶奶以及你的兄弟都不是死于意外的车祸。”

索菲乍听此言，百感交集。她张嘴想说，却开不了口。

兰登摇了摇头：“你在胡说什么呀？！”

“罗伯特，它可以解释一切。所有的细枝末节都能够说明这一点。历史往往会重复上演。教会每次在要别人对《圣杯文献》保持沉默前，都要暗杀一些人。随着‘世界末日’的临近，害死大师的亲人等于向他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嘴巴闭紧一点，否则，接下来遭殃的就是你和你的孙女了。”

“可他们死于车祸。”索菲结结巴巴地说，她觉得童年时代遭受的那种痛苦又在心里蔓延开来了，“是一次意外。”

“你这是在编造晚间的催眠故事骗你自己呢！你想，一家子就剩下两个人——郁山隐修会的大师和他唯一的孙女。我只能想象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天主教会对你祖父造成了多大的恐惧。他们威胁说，如果他胆敢将圣杯秘密透露出去，就杀死他；他们还威胁说，除非他使郁山隐修会重新考虑他们先前的誓约，否则将即刻来个了断。”

“雷爵士，”兰登终于明显被激怒了，“你肯定没有证据，证明教会跟这些人的死有关，你也没证据证明，是它让郁山隐修会决定保持沉默。”

“证据？”提彬激动地反驳道，“你想要郁山隐修会受到外来影响的证据？新的千禧年已经来临，而世人却依然懵懂无知！这样的证据难道还不够吗？”

索菲头脑里闪电一般，突然，她想起祖父一直对她严加保护。在她还小的时候，祖父从不轻易丢下她一个人。甚至在她长大成人，离家上大学期间，她也觉得祖父时时在关注着她。她不知道，在她整个的一生当中，是不是都有郁山隐修会的成员在暗中照顾着她。

“你怀疑他被人操纵了，”兰登满腹狐疑，朝提彬瞪大了眼睛，“所以你就把他杀了？”

“不是我开的枪。多年以前，当天主教会夺走他的亲人时，索尼埃其实就已经死了。他终于屈服了。现在，他总算摆脱了无法完成神圣使命的耻辱给他带来的痛苦。你想，他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他总得做些什么吧。难道世人愿意永远被蒙蔽下去吗？”

索菲除了怀疑还是怀疑：“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帮你？”

“亲爱的，因为你的缘故，郇山隐修会才没能将《圣杯文献》公之于众。你祖父对你的关爱，使他没有勇气去挑战天主教会，因为他担心教会会对他唯一的亲人进行报复，这种恐惧挫败了他。然而他从未找到机会跟你解释，因为你排斥他，从而束缚了他的手脚，让他只有耐心地等了。现在，你必须向世界澄清一个事实，以告慰你祖父的在天之灵。”

“放索菲走，”兰登怒视着提彬，大声喝道，“你我两人得就这个问题私下里谈谈。”

提彬极不自然地笑起来：“这恐怕涉及到信誉问题了，这样的风险我赔不起，不过我可以把这个给你。”他将整个身子都靠在拐杖上，却仍然毫无绅士风度地拿枪对准了索菲。他从口袋里掏出拱心石，晃了晃，这才把它递给了兰登。“罗伯特，这是我信得过你的表现。”

虽然提彬提出彼此信任，然而当兰登走上前去接过冷冰冰的拱心石时，他始终把枪对准了索菲。兰登猛地抓过拱心石，往后退去，这时瓶里的醋发出“咕咚咕咚”的响声。刻度盘依然杂乱无章，然而密码盒原封不动。

“雷爵士，我不能帮你，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打开。牛顿爵士的坟墓我也只看了一会儿。再说，就算我知道密码———”兰登停了下来，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

“你也不会告诉我是不是？”提彬叹了口气，“罗伯特，我很失望，也很奇怪，你竟然毫不买我的账呢。要是在你们闯入维莱特庄园之前，我和雷米把你们结果了，那我现在的任务就简单多了。可我当时却不顾一切，选择了一条正道，更为光明磊落。”

“你这也叫光明磊落？”兰登盯着枪质问道。

“这都是索尼埃的错。”提彬继续说道，“他和他的护卫长向塞拉斯撒了谎。要不然我也许会毫不费事地将拱心石弄到手。我怎会想到这位大师竟然欺骗我，把拱心石留给与他素来不和的孙女儿？”他轻蔑地看了索菲一眼，“罗伯特，幸好有你参与进来，多少给了我一些补偿。你没让拱心石永远被锁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是将它取出，并跑到我家来。当我得知索尼埃临死之前给你留下话时，我就清楚，你手中一定掌握了很有价值的郇山隐修会的资料。塞拉斯按照预先定好的计划，突然闯进维莱特庄园，从你们手中夺走了拱心石，因此一方面使你们免于受到伤害，另一方面也给我开脱了罪责，也使你们不至于怀疑我在跟塞拉斯串通一气。不过，当我看到索尼埃设置的密码有多复杂时，我决定再利用你们一会。一旦我知道可以单独干下去时，稍后我也许就会派塞拉斯来盗走拱心石。”

“所以你选择在圣殿教堂下手。”索菲愤愤地说，语气里充满了被人出卖的懊恼。

圣殿教堂无疑是提彬从罗伯特·兰登和索菲·奈芙手中夺取拱心石的最佳地点，然而不幸的是，当兰登威胁着要把拱心石砸烂时，雷米吓坏了。要是雷米没有露脸，那该多好啊！提彬回想起自导自演的那场绑架游戏，不由懊悔地想。雷米是我对外的唯一联系人，可他竟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幸运的是，塞拉斯还不知道提彬的真实身份，因而轻而易举地受了骗，并将他带离教堂，然后又傻乎乎地在一边看着雷米假装将人质绑在轿车的后面。隔音的屏障在他们中间一竖起来，他就可以给坐在汽车前排的塞拉斯打电话了，他模仿教主的法国口音，命令塞拉斯径直去天主事功会。然后，他只需要向警方挂个匿名电话，就可以让塞拉斯永远地从他的视线里消失。

这样，松开的一端线被绑紧了。

但更难对付的是松开的另一端线，那就是雷米。

提彬内心激烈地挣扎着，想尽快作出决定，但雷米最终证明自己是个沉重的包袱。雷米把车停在骑兵校阅场时，提彬从后面爬了出来，走到供乘客出入的车门，然后坐到前排靠近雷米的座位。几分钟后，提彬从车里钻出来，又重新爬到车子后面。他清除掉所有可疑的痕迹，然后着手完成最后的计划。

威斯敏斯特教堂并不远，当提彬拿出一张表明自己是王国骑士的印有浮凸印章的身份卡，门卫便手忙脚乱地将他放了进去。

“朋友们，”提彬用极纯正的法语大声说，“不是你们去找圣杯，而是圣杯自动找你们来了。”他微笑了一下，“现在我们只有通力合作，这是再清楚没有的了。圣杯已经找上我们的门来了。”

没有人搭他的话，只有沉默。

他转而低声地说：“听着，你们听到我说话吗？圣杯穿越了数个世纪，正在跟我们说话哩。它要求摆脱郇山隐修会的愚弄。我恳求你们抓住这个机会。现在，是不可能找得到三个比我们更能干的人聚在一起，破译最后的密码，来打开这个密码盒了。”他停下来，双目低垂。“我们得一起发誓。彼此之间信守诺言。我将以骑士的拳拳之心，努力揭开历史的真相，告知于世人。”

索菲深深地望了提彬一眼，斩钉截铁地说：“我决不会和杀害我祖父的凶手一起宣誓。我只希望他日能在监狱里看到你。”

提彬神情顿时变得凝重，然后又果断起来：“女士，我对你的想法深感抱歉。”他转过身，拿枪对准了兰登：“罗伯特，你怎么样？你到底是跟我呢，还是不跟我？”

曼努阿尔·阿林加洛沙主教经受过各种各样肉体上的苦难，然而子弹射入胸膛冒出来的灼人热气，却使他产生一种非常异样的感觉。

他睁开双眼，努力想看看面前有些什么，然而雨水落在他的脸上，模糊了他的视线。我在哪里呢？他觉得有双强壮有力的胳膊托住了他，那人抱住他虚弱的身体，就像抱着一个破旧的布娃娃。他的黑色长袍，被风“呼啦啦”地吹了起来。

他抬起虚弱的胳膊，抹去脸上的雨水，终于看清了那人是塞拉斯。这位块头硕大的白化病患者，正沿着雨雾缭绕的人行道，踉踉跄跄地走着，他大声呼喊，希望有医院闻声前来搭救。声音撼人心魄，仿佛是痛苦的哀鸣。他通红的眼睛，坚定地望着远方；止不住的泪水，从他苍白的、血迹斑斑的脸上流了下来。

“孩子，”阿林加洛沙主教轻轻地说道：“你受伤了。”

塞拉斯低头看看，脸上的表情由于极度痛苦而扭曲。“神父，我真的很抱歉。”他似乎快要痛苦得说不出话来。

“塞拉斯，你快别这么说，”阿林加洛沙主教赶忙回答：“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这都是我的错。教主答应过我，说不会有人死的；而我也叫你完全听命于他。我太急于求成，也太担惊受怕。结果我们两人都被人骗了。教主根本就未曾打算把圣杯交给我们啊。”

阿林加洛沙主教躺在这位多年前他收留的男人的怀里，觉得自己纷飞的思绪立刻又回到了从前。

五个月前，阿林加洛沙主教得到了颇令他气馁的消息。他终生的事业由此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他至今还能想起那次在岗道尔夫堡会面的每一个细节，他的人生由于那次会面而彻底被改变了……

梵蒂冈罗马教廷的秘书开口了：“主教，我这人不太善于唠叨家常，所以，还是让我直接挑明叫你来的原因吧。”

“那你就直说吧。”阿林加洛沙主教瞥了瞥两位红衣主教，他们似乎正在掂量着他，表情很是自持，却又满怀期待。

“你应该非常清楚，”秘书说道：“最近教皇陛下以及罗马教廷的其他人，一直很关注天主事工会颇有争议的做法所带来的政治影响。”

阿林加洛沙主教顿时气得连毛发都竖了起来。这件事，他已经不知在多少次的场合里跟这位新任的教皇交代过了，然而，令他沮丧的是，他原来还以为这位新教皇是在教会中实行民主改革的热烈拥护者呢。

秘书说：“主教，我不知道怎样说才能说得得体，所以我不妨直说了吧。两天前，我们秘书处进行无记名投票，否决了梵蒂冈颁布的针对天主事工会的法令。”

阿林加洛沙主教怀疑是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说白了，就是从今天起以后六个月，罗马教廷将不再将天主事工会视为它麾下的一员。你的教会是你自己的教会，圣座也将与你脱离干系。教皇业已同意，我们也已经在起草相关的法律文件。”

“但——但那是不可能的！”

“恰恰相反，这很有可能，也是很有必要的。教皇陛下已对你咄咄逼人的招收教徒的政策以及肉体苦修的做法深感不安。”他停顿了一下。“还有，他对你们的妇女政策也非常的不满。坦率地说，天主事工会已经成了罗马教廷的负担，也使它感到难堪！”

阿林加洛沙主教呆住了："使它难堪？你去问教皇陛下，1982年天主事工会协助梵蒂冈银行摆脱困境时，有没有使他难堪？"

"对那件事，罗马教廷会永远感激你们的。"秘书语气平静地说："不过还是有人相信，你之所以被优先封为主教，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1982年你的那次慷慨的馈赠。"

"这不是真的。"阿林加洛沙主教觉得自己被深深地伤害了。

他是在几个星期之后，才接到那个改变了一切的电话的。打电话的人说话听起来很像是法国人，并自称是教主——这是高级教士之职中极为普通的头衔，他说他知道罗马教廷不打算再给予天主事工会任何的支持。

他怎么知道的？阿林加洛沙主教大惑不解。

"我在各处都有耳目。"教主低声地说："通过这些耳目我总能得到某些信息。如果你愿意帮忙，我就能找到藏有神圣遗迹的地方，它将给你带来巨大的影响，你将获得足够的力量，使罗马教廷对你俯首称臣；你也将获得足够的力量，来拯救我们的信仰。"他略微停了停："这不仅对天主事工会有利，也是为我们大家着想。"

那名来帮塞拉斯将昏迷不醒的主教抬上轮床的大夫，在给阿林加洛沙把脉时，脸上的神情很是令人沮丧。"他失血过多，我看没有多少生还的希望。"

懊悔与愤怒，如闪电般将塞拉斯淹没。"神父，我就是花上一辈子的时间，也要找到那个欺骗我们的人，亲手宰了他。"阿林加洛沙主教摇了摇头，神情很是悲伤，这时医院的人过来准备把他推走。

罗伯特·兰登立在冷冷清清的牧师会礼堂庄严肃穆的圆屋顶下，眼睛定定地看着提彬握在手中的枪。他知道，他绝不可能给出什么行得通的答案。如果他答应提彬，那无异于出卖了索菲。而如果他严辞拒绝，那提彬除了将他们杀死，将别无选择。

他盯着手中的密码盒，只是选择了走开。

在大厅的对面，雷·提彬爵士踌躇满志地望着仿佛被魔法镇住了的兰登凝视窗外。

一段时间以来，提彬一直怀疑兰登可能找到了开启圣杯的钥匙。就在他准备开始行动的当天晚上，兰登也安排了与雅克·索尼埃见面，

这决不是什么巧合。提彬窃听这位博物馆的馆长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确信，这位馆长急于与兰登私下会面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即兰登的神秘文稿触动了郇山隐修会敏感的神经，他误打误撞地触及到其中的真相，而索尼埃又害怕它被泄露出去。提彬确信这位大师把兰登叫去，就是要堵他的嘴。

真相已经隐藏得太久了！

提彬知道，他必须赶快采取行动。塞拉斯的袭击将有助于完成两个目标：一方面，它可以阻止索尼埃说服兰登保持缄默；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确保如果拱心石落入提彬的手中，一旦他需要兰登，他就会跑到巴黎随时待命。

安排索尼埃与塞拉斯的那次带来致命性灾难的会面实在是太容易了。我掌握了索尼埃最为之恐惧的内幕消息。昨天下午，塞拉斯打电话给这位馆长，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心烦意乱的牧师。他说："索尼埃先生，请你宽恕我，有些事我必须马上跟你说。我本不应该破坏忏悔室的圣洁，然而眼下这种状况，我也只好这样做了。我刚才听到有个男人在忏悔，说是他谋害了你的家人。"

索尼埃惊讶万分，但还是警惕地说："我的家人死于车祸。这是警方经过调查做出的结论。"

"是的，他们是死于车祸。"塞拉斯抛下了诱饵："可那人跟我说，他是故意将他们的车子撞到河里去的。"

索尼埃在电话的另一端没有作声。

"索尼埃先生，要不是那人说了一句让我担心你安全的话，我是不会打电话找你的。"他停了片刻，说，"那人还提到你的孙女索菲。"

索菲名字的提及，无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位馆长立即采取行动。他让塞拉斯立刻赶到他所知道的最安全的地方——即他在卢浮宫的办公室——见他。然后又打电话给索菲，警告她可能会有危险。他原先打算与兰登喝几盅的计划也很快被取消了。

此刻，在大厅的另一头，兰登与索菲隔得远远的。

"即使他能够找到密码，也不会帮你。"索菲冷冷地说。

提彬瞥了一眼兰登，却仍没忘记将枪对准索菲。他终于明白，他必须动用手中的武器。

就在这时，兰登从窗户边转过身来。“那坟墓———”他突然面对他们说，眼中有淡淡的希望之光在闪烁。“我知道该站在哪个角度看牛顿爵士的坟墓。是的，我想我能找到密码。”

提彬的心立即提到了喉咙口：“罗伯特，在哪里？你快告诉我！”

索菲似乎被吓坏了：“罗伯特，不要！你不会帮他是不是？”

兰登迈着坚定的步子，大步流星地走过来，将密码盒举到面前。“不，”他说，转身面对着雷·提彬，目光变得强硬起来。“他如果不放你走，我是不会说的。”

“我哪儿也不去，”索菲大声宣布，她愤怒地眯上眼睛。“密码盒是我祖父给我的，你们没资格把它打开。”

“索菲，”兰登恳求道，“我求你了——你必须走！”

“罗伯特，我祖父宁愿看到秘密永远消失，也不愿看到它落入凶手之手。”索菲的双眼看似充盈了泪水，其实却没有。她径直转过身，瞪着提彬，说，“你想杀我就开枪吧。我是不会让我祖父的遗物落入你手中的。”

“很好。”提彬用枪对准了她。

“别开枪！”兰登大声喊道，他像一位顺从的臣民，在雷·提彬前面几码之外的地方弯下腰，将密码盒放到离石头地面只有几英寸的上方。

“是的，罗伯特，”提彬轻声地说，用枪对准了他。“把它放下。”

兰登眼望天空，注视着牧师会礼堂圆顶上的许多空洞。他将身子蹲得更低了，盯着提彬手中笔直对准了他的枪。

“雷，对不起了。”

他利索地跳起来，胳膊往天空一挥，将手中的密码盒径直朝头上的圆顶上掷去。

雷·提彬觉得自己并没有扣动扳机，但“美杜莎”手枪还是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子弹落在兰登脚下附近的地面上。

我的拱心石！时间仿佛顿时凝固了，变成了一个缓慢移动的梦。此时此刻，提彬整个的身心，都转移到空中的拱心石上去了。他注视着在空中飞行的拱心石的顶部……它在空中盘旋了一会……然后迅即跌落，翻着跟头，朝石头地板上砸了下来。

提彬本能地作出了反应。他放下枪，飞身上前。他扔下拐杖，在空中一把将拱心石抓在了手里。

提彬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紧紧地把拱心石攥在手中，向前倒了下去。但他觉得似乎倒下得太快了。由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倒下，他张开的胳膊首先碰到了地面，密码盒猛地撞到地板上，里面的玻璃瓶立刻发出令人难受的“嘎吱嘎吱”支离破碎的声音。紧接着，一股刺鼻的醋的气味弥漫在空气里。提彬感到那冰凉的液体，正经过刻度盘流到他的手心里。

极度的恐惧攫住了他。他看到了拱心石。奇怪的是，刻度盘已不再如方才那样杂乱了，它们组成了一个由五个字母组成的单词：APPLE。

“当年夏娃吃下苹果，”兰登冷静地说，“触犯了上帝的圣怒，因此犯下了原罪。于是苹果就成了神圣女性堕落的象征。”

提彬觉得真相突然以一种质朴得让人难受的方式朝他劈头盖脸地袭来。那个本来应该放在牛顿坟墓上的圆球竟然是从天而降，砸在牛顿头上并给他终生事业带来灵感的红艳艳的苹果，是他辛勤劳作的果实！是怀有身孕的玫瑰般肌肤。

“罗伯特，”提彬结结巴巴地说，他已被震惊的情绪所淹没了。“原来你把拱心石打开过了。地图在——在哪里？”

兰登眼皮不眨一下，将手伸进斜纹软呢大衣靠近胸部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卷起来的似乎一碰即碎的莎草纸。

屋里的门“砰”地推开了，贝祖·法希像只闯进竞技场的公牛一样闯了进来，他凶狠的目光飞快地扫视了一周，这才发现所要寻找的目标——正无助地躺在地上的雷·提彬爵士。

英国警察紧跟在法希后面进来，他们一把捉住这只沮丧的瓮中之鳖，给他戴上了手铐。

提彬像疯子一样大喊起来：“寻找圣杯的地图，就在兰登的口袋里！”

警察们将提彬举起来，架了出去。他掉转头，像狼一样吼道：“罗伯特，你快告诉我圣杯藏在哪里！”

兰登在他经过身边时，直盯着他的眼睛："雷爵士，只有配得上的人才能找到圣杯。这还是你教我的呢。"

贝祖·法希感到筋疲力尽，他从审讯室里出来，招了一辆的士。雷·提彬爵士一再咆哮着声称自己是清白的，然而从他关于圣杯、秘密文献，以及神秘团体的夸张性的描述看来，法希怀疑这位诡计多端的历史学家很可能正准备让他的律师以精神错乱为由为他进行辩护。

这是肯定无疑的，好一个精神错乱！法希心想。每逢紧要关头，提彬总能想一些很巧妙的办法来开脱他的罪名。法希心想，人如果要干坏事，真是什么办法也想得出来。

科莱从维莱特庄园搜来的情报表明，提彬狡猾的程度甚至法希也前所未闻。被提彬盯上的一些人，都会收到他慷慨赠与的艺术品，其他人则会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某些经提彬做过手脚的拍卖会的竞拍活动。就拿索尼埃来说吧，这位卢浮宫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就收到过提彬邀他到维莱特庄园赴宴的请柬，说是要跟他讨论为在卢浮宫开辟新的达·芬奇展览厅筹措资金的可行性。索尼埃收到的请柬里还加了一则无伤大雅的附言，表达了他对据传是索尼埃造的骑士机器人的浓厚兴趣。提彬要索尼埃赴宴时将它带来，其用意再清楚不过。显然索尼埃也依此照办了，并把那骑士机器人放在一边，这就使得雷米·莱格鲁德有足够的时间趁人不注意时偷偷做一些手脚。

圣玛丽医院的诊所里一屋温暖的阳光。

"你太让人敬佩了。"护士低头微笑着说。"这简直是奇迹。"

阿林加洛沙主教勉强地笑了笑："我有上帝一直在保佑我啊。"

护士停止了唠叨，抛下主教，一个人走了。

他有些垂头丧气地想起了塞拉斯，他的尸体是在公园里找到的。

孩子，请你原谅我吧。

阿林加洛沙主教本想让塞拉斯参与到他的辉煌计划当中来。然而昨天，阿林加洛沙主教接到贝祖·法希的电话，他向主教询问塞拉斯与一位被杀死在圣叙尔皮斯修道院里的修女之间明显存在的关系等事宜。阿林加洛沙主教意识到，那天晚上的形势已发生了可怕的转折。

阿林加洛沙主教感到骨头都快散架了，他闭上眼，聆听电视上正在报道的著名的英国骑士，雷·提彬爵士被逮捕的消息。这位教主的真

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了。提彬早就得到罗马教廷要与天主事功会断绝关系的风声，所以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他选择了阿林加洛沙主教作为最佳赌注。

雷·提彬狡猾地隐藏了他的真实身份——他操着足以以假乱真的法国口音，假装有颗虔诚的心灵，并勒索金钱——这其实是他根本不需要的东西。阿林加洛沙一向过于心急，竟没有丝毫怀疑。一旦找到了圣杯，那由此得到的奖赏，再加上罗马教廷分期还给天主事功会的款项，那么资金周转起来就灵便多了，所以两千万欧元的要价根本不值一提。盲人能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当然，最让人感到侮辱的是，提彬竟然要求以梵蒂冈银行的无记名债券支付，这样，一旦某个环节出事，调查人员就会顺藤摸瓜追到罗马。

上尉走到床前，将一个熟悉的沉重的黑色公文包放到椅子上。“我想这肯定是你的吧。”

“塞拉斯在巴黎杀害的那些死者家庭——”阿林加洛沙主教停顿了一下，以便能抑制住内心激动的心情，“我知道，无论多少钱也不能安抚他们受伤的心灵，然而，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把公文包里的钱分发给他们——分发给那些死者的家庭。”

法希黑色的眼睛打量了他好一阵子：“我的上帝，你真是个善良的人。我会负责帮你了却心愿的。”

屋内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法希用手摸了摸前额。他一边将光溜溜的头发理到脑后，一边低头注视着阿林加洛沙主教。“我的上帝，在回巴黎之前，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呢。我要跟你谈你突然改道伦敦的那次飞行。你贿赂了驾驶员，让他改变航线。你这样做触犯了好几条国际法律呢。”

阿林加洛沙顿时有气无力地瘫倒在床上：“我也是被逼急了啊。”

“我知道。我手下的人审问那个驾驶员时，他也是这么说的。”法希将手伸进口袋，摸出一枚紫石英戒指。戒指上手工雕制的教士冠，以及牧师杖嵌花，是那样的熟悉。

阿林加洛沙主教热泪盈眶，他接过戒指，戴到手指上，由衷地说：“谢谢你。”

罗伯特·兰登与索菲·奈芙开着租来的轿车，驶入悬崖绝壁下面杂草丛生的停车区域。罗斯林教堂就屹立在悬崖绝壁上。它那饱经风雨的塔尖，正投下悠长的背影。兰登抬头凝望着那座荒凉的建筑物，它高高耸立在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

圣杯在古老的罗斯林教堂下面等待。

兰登和索菲沿着长长的砾石路向山上走去，他们经过教堂有名的西墙。

教堂马上要关门了。然而兰登推开门，一股热气迎面扑来，仿佛是这座古老建筑在漫长的白天行将结束时，发出的一声疲惫的叹息。教堂的拱形门上，满眼都是梅花形的雕饰。它们是玫瑰，是女神怀孕子宫的标志。

兰登与索菲走进去，望向那间赫赫有名的礼拜堂的尽头，将它尽收眼底。

教堂各处都雕刻了各种各样的象征物，其中有基督教的十字、犹太人的星状物、同济会的印章、圣殿骑士的十字架、哺乳过宙斯的羊、金字塔、星相符号、各种植物、蔬菜瓜果、五角星形以及玫瑰等等。一代又一代的游客，从这些将六个建筑区域连起来的直线上走过，而他们留下的数不清的足迹，在地面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六角星形。

这是大卫之星，兰登心想。这里面绝不是什么巧合。这个六角星形，又被称作所罗门之印，它曾经是耽于幻想的牧师们秘密的象征物，只是后来又被以色列的国王———大卫与所罗门相继采用过。

索菲打量着教堂外面："我想……我曾经到过这里。"

其他的参观者现在都要走了，年轻的导游一脸灿烂的微笑，从教堂对面向他们走来。他是个相貌英俊、大约二十八九岁年纪的年轻人，操一口苏格兰口音，长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教堂马上要关门了。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密码。"索菲脱口而出，突然发现什么了，"这里有个密码。"

导游似乎被她的热情劲儿逗乐了："是密码呀，女士。"

"它在天花板上。"她转身面对右边的墙，说，"在那边的……某个地方呢。"

导游笑了：“我看得出来，你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的吧。”

那是我平生接触的第一个密码，索菲心想。她恍恍惚惚独自朝藏着密码的拱门走去。她把紫檀木盒子递给兰登，来到那块镶嵌着密码的天花板下面，注视着头上各种各样的符号，记忆如潮水一般涌上心来。

那时她还小——大约就是在她家人死后的一两年，祖父带着她到苏格兰去短期度假。在回巴黎之前，他们去了罗斯林教堂。当时天色已晚，教堂都已关门，但他们还是进去了。

祖父领着她来到先前带她看过的精雕细刻的拱门前。他弯下腰，吻了她的前额，然后朝附近的侧门走去。“我就在外面，我把门开着，有事就叫我。”随即，他走进了柔和的夜色里。

索菲躺在地上，抬头凝视着密码。很快，睡意上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头上的符号逐渐变得模糊，然后消失了。

索菲醒过来时，觉得地面很是冰凉。

“祖父！”

然而没有回音。她站起来，拂去身上的灰尘。侧门仍然开着。夜色更暗了。她走出去，看到祖父正站在附近一栋房子的走廊上，这栋房子就在教堂的后面。祖父正跟一个站在纱门里几乎看不清楚的人悄悄地说话。

祖父跟站在门里的人缓缓地说完最后几句话，并朝纱门给了一个飞吻，这才眼泪汪汪地走了过来。

“祖父，你怎么哭了？”

他把她举起来，紧紧抱住了她。“哦，索菲，今年，我和你要跟这么多人告别。我很难受啊。”

索菲想到了那次车祸，想到了跟她爸爸妈妈、奶奶还有尚在襁褓中的弟弟告别的情景。“你是说又要跟另外一个人告别是吗？”

“是跟我一位挚爱的朋友。”他充满感情地回答说，“我恐怕要很长时间见不到她了。”

兰登站在导游身边，眼睛一直在教堂的墙上扫视着，他越来越担心又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索菲已走开去，留下兰登端着紫檀木盒子，里面的地图，现在看来是没啥用处了。虽然索尼埃的诗里明显提到了

罗斯林教堂，并且他们也已经来到了这里，兰登还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诗里提到的“剑刃和圣杯”，兰登却没在哪里看到。

“我并不喜欢打探别人的事情，”导游看着兰登手中的紫檀木盒子，说：“但这个盒子……我可以问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吗？”

兰登疲倦地笑了：“这个嘛，说来可就话长了。”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他的眼睛又盯着盒子看。“这就怪了。我奶奶有个珠宝盒跟你的一模一样。同样光亮的紫檀木，镶嵌着同样的玫瑰，甚至连铰链都是一样。”

兰登心想，这位年轻人想必是弄错了。他说：“两个盒子也许相似，可是———”

突然，侧门重重地被关上了，他们两人不由自主地望过去。索菲一言不发，走了。她正沿着悬崖峭壁，朝附近的一幢大卵石砌就的房子走去。

导游点点头，看着索菲朝那边走去，心里很是疑惑。“那是教堂主持的住宅。教堂的主持就住在那里。她恰好也是罗斯林监管会的会长。”他停下来又说：“也是我的奶奶。”

“你奶奶是罗斯林监管会的会长？”

年轻人点了点头。“我跟她一起住在那栋房子里，帮她管理教堂，顺便给游客们做导游。”他耸耸肩，又说：“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我是奶奶一手养大的。”

兰登转身面对着那位年轻人，问道：“你刚才说，你奶奶也有一个同样的盒子？”

“是我祖父给她做的。他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可我奶奶至今仍经常谈到他，说他有双天才般的巧手。他经常给她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兰登仿佛看到一张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的大网在眼前出现了。“你说你是奶奶抚养长大的。那你介不介意告诉我，你父母怎么啦？”

年轻人看来很惊讶。“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走了。”他停了停又补充说：“是与我祖父同一天去世的。”

兰登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是死于车祸吗？”

年轻的导游退缩了一下，他那橄榄色的眼睛闪过一丝茫然：“是的，他们是死于车祸。我全家人都死于那一天，我祖父、父母，还有

———”他迟疑了片刻，低着头望着脚下的地面。

“还有你姐姐。”兰登接口说。

在外面的悬崖上，那幢大卵石房子跟索菲记忆中的毫无二致。深夜正在降临，而烤熟的面包，正从那栋房子里散发出一股温暖而又诱人的香气，正透过那开着的纱门，弥漫在无尽的夜色里。一盏金黄色的灯，将窗户都照亮了。索菲走近那幢房子，这时，她听到里面传出低低的饮泣声。

透过纱门，她看到走廊里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她背对着门，但索菲还是看到她哭了。那女人长着一头长而茂密的银发，这使她猛然想起了什么。索菲觉得自己受了什么力量的牵引，因而走得越发近了，她跨上了走廊台阶。女人将一张镶入镜框的男人相片紧紧抓在手上，不时用手指充满爱怜地触摸着他的脸，神情十分悲伤。这是一张索菲十分熟悉的脸，是祖父。这女人，显然已听说他昨晚被谋杀的噩耗了。

索菲脚下的木地板“吱吱呀呀”地响起来，那女人这才慢慢转过身。她悲伤的眼神，终于注意到了索菲。索菲想跑开，但脚下似乎被什么东西钉住了，终究没有动。女人放下照片，朝纱门走来，她炽烈的眼神一刻也没移开。当两个女人隔着薄薄的纱门网眼盯着对方互相看时，那一刻似乎定格成了永远。接着，那女人的表情犹如蓄势待发冲向浪尖的海浪，她先是半信半疑……然后又难以置信……接着又充满希望……最后又惊喜异常。

她一把推开门，走了出来，伸出柔软的双手，抱住索菲被惊呆了的脸。“哦，宝贝，你看你！”

索菲虽然没有立刻认出她，但却知道这女人是谁。她竭力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快要停止了呼吸。

“索菲。”女人吻着她的前额，抽泣起来。

女人张开双臂抱住索菲，眼泪流得更快了。“你祖父好想把一切都告诉你。可你们两人的积怨太深。他努力想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要跟你解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她再次吻了吻索菲的前额，然后在她耳边轻声地说：“公主，再没有什么秘密了。现在，是该让你知道我们家中情况的时候了。”

索菲和她的奶奶，就这样你抱着我，我抱着你，泪流满面地坐在走廊的台阶上。这时，那位年轻的导游从草坪对面急奔过来，眼睛里闪烁着希望，还有怀疑的光芒。

“你是索菲？”

索菲透过泪光，点点头，随即站起来。她并不认识这位年轻人，但在他们拥抱时，她分明感到血液在他血管里汹涌地扩张……她终于明白，一样的血液，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流淌。

兰登站在索菲的身边，不发一言，却惊讶万分地倾听玛丽讲述索菲已故父母的故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俩都来自墨洛温家族——即抹大拉的玛利亚与耶稣基督的嫡亲后裔。索菲的父母与他们的祖辈，出于安全的考虑，将他们家族的姓普兰塔得和圣·卡莱尔给改了。他们的子女是皇家血统至今仍然健在的最嫡亲的家属，因此得到了郁山隐修会的严密保护。当索菲的父母死于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车祸时，郁山隐修会开始担心他们皇家血统的身份是不是被发现了。

“我和你祖父，”玛丽解释说，她痛苦到几乎要哽咽的地步：“一接到电话，就不得不做出重要决定。我们是在河里找到你父母的车的。”她抹去眼中的泪水，继续说：“我们六人——包括你们孙子孙女两个——原打算一块坐车出去旅行。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在最后时刻改变了计划，结果就你们父母两人去了。雅克和我听说出了车祸，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真的车祸。”玛丽注视着索菲说，“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保护好孙子孙女，于是采取了自认为最可靠的办法。你祖父打电话报了警，说你弟弟和我都在车上……我们两人的尸体显然是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了。然后我和你弟弟与郁山隐修会一道隐蔽起来。雅克是很有名望的人，所以就难得有隐姓埋名的幸运了。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索菲你作为家里的老大，要留在巴黎接受教育，由雅克抚养长大，这样就更靠近郁山隐修会，以便能得到他们的保护。”她转而低声地说：“将一家人分开是我们做出的最艰难的选择。雅克和我很少会面，即使见面，也是在最隐蔽的场合……在郁山隐修会的保护下。这个组织的规章制度，其成员总是能严格遵守的。”

兰登手里正拿着索尼埃留下的莎草纸。他把它递给玛丽。

“莫非是天主教会胁迫你的丈夫，叫他不要在‘世界末日’来临时将《圣杯文献》泄露出去？”他问。

“我的上帝，当然不是。所谓‘世界末日’，不过是一些偏执狂臆想出来的东西罢了。在郇山隐修会的文献里，根本没有确定将圣杯公之于众的明确日期。实际上，郇山隐修会从不赞同将圣杯予以公开。”

“从不？”兰登目瞪口呆。

“为我们灵魂服务的不在于圣杯本身，而是它身上藏着的谜，以及令人惊叹的东西。圣杯美就美在它虚无飘渺的本质。”玛丽·肖维尔这时抬起头，凝望着罗斯林教堂，继续说道：“对某些人来说，圣杯将使他们永生；而对其他人来说，它是寻找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但却已经散失的文献的旅程。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我怀疑圣杯只是寄托了一种伟大的思想……”

“不过，如果继续让《圣杯文献》秘而不宣的话，那么，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历史不就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吗？”兰登说。

“是吗？还是看看你身边吧。你会看到，人们正通过艺术、音乐以及著书的形式讲述她的历史。而且天天这样，日日如此。时钟的钟摆在摇摆，我们开始感到历史所面临的危险……感到我们已走上了毁灭性的道路。我们开始觉得有必要恢复神圣女性的原来面貌。”

兰登指了指她手里的莎草纸，说：“你丈夫在诗里清楚地提到了罗斯林教堂，此外他也提到守护着圣杯的剑刃与圣杯。可我在这里却没有看到什么剑刃与圣杯的标志。”

玛丽笑起来：“圣杯只存在于我们的灵魂里。郇山隐修会肩负了一项最古老的使命，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将圣杯送回到它的故土法国，并希望它能够在那里永远得到安息。几百年来，我们为了保护它的安全，不得不带着它在乡间辗转，这样做实在有损它的尊严。雅克自担任大师以来，就一心想将它带回法国，并为它建造一处女王规格的安息之所。”

“那他成功了没有？”

玛丽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兰登先生，圣杯已经不在这里了。让我们来看看这首神秘的诗吧。”她展开莎草纸，并装腔作势地大声读了起来：

“圣杯在古老的罗斯林教堂下面等待。剑刃和圣杯一道看护着她的门外。

她躺在大师们令人钟爱的杰作的怀抱里，在繁星闪烁的天底下终于得到了安息。”

这时传来有人走到门口的声音。“我说你们俩跑哪里去了哩。”索菲走了进来说。“我正想走呢。”她奶奶回答说，一边向站在门口的索菲走了过去。“晚安，我的公主。”她吻了索菲的额头，嘱咐着说：“别让兰登先生在外面耽搁到很晚。”

兰登叹了口气，他已无所求了。“索菲，你需要花一点时间陪你的家人。早上我就回巴黎去。”

索菲伸出手，放在他的脸上，然后俯过身，温柔地吻了他的脸庞。“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呢？”

“下个月我要去佛罗伦萨参加一次会议。在那里有一个星期我将无所事事。”

索菲俯身向前，又吻了他，她的眼里充满了憧憬。

“好啦。”兰登故作轻松地说道：“我们的约会就这么定了。”

罗伯特突然惊醒过来，他方才一直在做梦。床边放着一件浴衣，上面标有“巴黎丽兹酒店”的字样。他看到一束微弱的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射进来。“是早晨还是晚上？”他疑惑地想。

二十分钟后，兰登走出了丽兹酒店，来到旺多姆广场。夜色降临了。几天来过多的睡眠使他迷失了方向感——然而他的头脑却异常的清晰。

兰登向东行走在碎田街上，心情越发激动起来。他掉转方向，往南面的黎塞留大道走去，正在盛开的茉莉花，从庄严肃穆的皇宫花园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使一路上的空气也弥漫着无比的芬芳。

他继续朝南走去，直到看见他要寻找的那座有名的皇家拱廊。

他匆匆地经过里沃利大道，他感到自己所要寻找的目标唾手可得，它就在还不到一个街区开外的前方。

圣杯在古老的罗斯林教堂下面等待。

这时，各种各样的启示，如索尼埃沿用Roslin这一古老的拼法……剑刃与圣杯……装饰了能工巧匠们的艺术结晶的坟墓，恰如潮

水一般向他涌来。

那就是索尼埃之所以找我谈话的原因吗？我无意中触及到了历史的真相吗？他突然小跑起来，觉得那条神圣的“玫瑰线”就在他的脚下，指引着他，推动他向前方的目标奔去。

兰登使尽最后的力量，从过道上冲进那个熟悉的庭院，然后停了下来。他气喘吁吁，慢慢抬起双眼，有点不相信地看着竖立在他面前并闪烁着光芒的建筑物。

那是卢浮宫的金字塔。在黑暗中闪着微弱的光。

兰登走过灌木丛林，来到那片被萋萋芳草围起来的圆形地带，他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块圣地，如今已被这座城市最不同寻常的一座纪念碑打上了鲜明的标记。在这块圣地的中央，一座巨大的倒立杯形金字塔，张着大口，像是在地上挖了一个水晶玻璃的深坑。在几天前的晚上，这个倒立的金字塔，他在进入卢浮宫的地下阁楼时就已经看过了。

倒立的金字塔。

兰登颤颤巍巍地走到金字塔的边缘，低头看着卢浮宫内向外延伸开去的地下建筑，它发出琥珀色的光芒。他的视线并没停留在庞大的倒立金字塔上，而是直接锁定在正处于金字塔下方的那些物体上。在它之下宫殿的地面上，矗立着一幢很小的建筑物——这是他曾在书稿里提到的一幢建筑物。

兰登觉得自己此时已完全清醒过来，一想到那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他就激动得几乎要发抖。他再次抬头望着卢浮宫，觉得自己仿佛被博物馆巨大的双翼包围起来了……被两侧装饰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作品的走廊包围起来了。

在这些著名的艺术家中，有达·芬奇……波提切利……

她躺在大师们令人钟爱的杰作的怀抱里。

他走出那个圆形草地，匆匆地穿过庭院，往后撤回到卢浮宫那高耸入云的金字塔形入口。当天的最后一批游客，正稀稀拉拉地从这家博物馆里走了出来。

兰登推开旋转的门，沿着弯弯曲曲的阶梯走进了金字塔。他感到空气更加凉爽起来了。他来到金字塔的底部，进入向卢浮宫博物馆院

子下面延伸的长长的地下通道，往回向倒立的金字塔走去。

他来到通道的尽头，走进一间巨大的地下室。就在他的面前，倒立的金字塔闪着光芒，从上面垂下来———那是一个呈V字形的大得惊人的玻璃杯的轮廓。

圣杯！

兰登从上而下，顺着逐渐变小的圣杯望过去，直到它的底部。圣杯离地面只有6英尺高。就在它的下方，矗立着小型的建筑。

那是一个微型金字塔。只有3英尺高。这座庞大的地下室里唯一的建筑物，是以很小的规模建造起来的。

兰登的书稿，在谈到卢浮宫里有关女神艺术的精致收藏品时，就顺带浮光掠影地提到了这个小小的金字塔。“这座小小的建筑物从地底下凸出来，仿佛是冰山上的一角——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形拱顶的顶部，其绝大部分淹没在它的下面，就像是一个隐秘的房间。”

在已废弃的阁楼里微弱光线的照耀下，两个金字塔彼此相对，它们的塔身组成一条完美的直线，两者的顶部也几乎靠在了一起。

圣杯在上，剑刃在下。剑刃和圣杯一道看护着她的门外。

这时，兰登听到了玛丽·肖维尔说过的话。“有朝一日你终会明白的。”

现在，他终于明白这位大师留下来的诗歌的确切含义。他抬头望着天空，透过那些玻璃，凝视着壮观的、星光满天的夜空。

那些曾被遗忘的诗句，犹如黑暗中幽灵的喃喃自语，此刻在兰登的脑海里回响着。“寻找圣杯之旅，就是希望能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坟墓前跪拜的探索之旅，是想在这位被放逐者脚下祈祷的探索之旅。”

罗伯特陡然升起了一股敬意，他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

他仿佛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它饱含了经年的智慧……轻轻地，从地面的裂口处冉冉升起……

(完)

九月论坛 地球来客整理